《燈靈》

作者: 八運當令

Powered by 紙言

序幕

深夜時分。

幽靜的街道上陰風陣陣。

酒吧的大門甫打開，立即傳出喧鬧的人聲和吵耳的舞曲聲。

此時，一名身穿黑色連身短裙，腳踢紅色高跟鞋的妙齡少女步出了酒吧。

大門一關上，狂歡的氛圍立即被淹沒，街道回復一片寧靜。

那名打扮得非常性感的女郎看似略帶醉意，其腳步漂浮不穩，走不夠兩步便整個人挨了到路邊的燈柱，想要吐卻又吐不出來。

這時，站在不遠處的兩名男人捻熄了手上的煙，然後各自戴上了口罩，手套和鴨舌帽，並尾隨著他們經已守候多時的獵物。

當性感女郎走進某條巷子的時候，其中一名身穿藍色風衣，個子較高的男人上前摀住了女人的嘴：「唔好亂叫啊！如果唔係我即刻殺左你！」他亮起手上那把銀光閃閃的鋒利軍刀。

她不敢妄動，但原先的醉意已然全消。

另一名身穿黑色風衣的矮漢則一直在巷口把風，確定沒有被任何途人發現後，便立即竄進巷子，準備享用他的晚餐。

「唔！唔！唔！」被摀住嘴的女人不斷掙扎，想要大叫。

矮漢朝她的腹部猛力一蹴：「唔好嘈啊！」

她雙眼一瞪，痛得弓起了身子，然後軟弱無力的跪了下來。

高個子一臉憐惜地道：「你做咩咁大力踢人啊！？我地要對人溫柔啲！溫柔啲...」說罷，他用舌頭舔著她的臉和頸。

她再次試圖尖叫，卻立即被矮漢往其臉上用力地甩了兩巴掌。

「快啲拖佢入去啦！俾人見到就麻煩喇！」矮漢用強力膠布封住了女人的嘴。從她的眼眸裡，可看得到無比的絕望和恐懼。

二人合力將她抬到了後巷的盡頭，該處的環境幽暗非常，滿地污水，四周佈滿了垃圾和廚餘的酸臭味。

「跪低！」矮漢粗暴地壓下她嬌小的身軀。

「我而家會幫你除左個膠紙佢...」高個子一邊說，一邊用刀輕輕劃著她那的臉：「但你要應承我，唔

可以出聲，好唔好？」

一臉驚惶的她點了點頭，那張原本雪白無瑕的臉上無故多了幾道新鮮的血痕。

「殊！靜啲啊。」高個子作了個噤聲的手勢，然後緩緩地將膠紙撕下。

「求吓你地放過我...」她說話時聲音不斷在顫抖：「我有錢架！我可以俾哂你地！」驚懼的她苦苦哀求著。

「嘿...」高個子獰笑著說：「我地當然唔係要錢啦，而係要你啊！」雙手不斷搓揉著女人那雙豐滿的乳房。

這時，矮漢已經把褲子脫了下來，下身完全赤裸的他給女人脫下了高跟鞋，然後一臉猥瑣地把玩著她那對白滑的小腿和吸啜著她的腳趾。

縱然她害怕得很，卻不敢作任何反抗，因為這兩名變態或許真會隨時一刀將自己捅死，當下這一刻，保住性命才是最重要！

「忍吓，好快就無事架喇。」

說罷，高個子掏出了他那根發黃發臭的老二，並塞進了女人的嘴裡，而矮漢則粗魯地將她的大腿拉開，騎在上方，猛力推進...

.....

往後的情形，我不忍再看下去...

沒錯，我目睹了剛才所發生的一切，而我卻只能默然地站在巷口處。

這不是袖手旁觀，而是愛莫能助。

我表現得如此冷靜，不是因為冷血，而是我已經見慣了社會的醜惡和類似的場面。

我並不是他們的同黨，也不是路過的途人，我只是個前來履行自己職務，一個不相干的人

.....

過了良久，高個子和矮漢一臉滿足地從巷子裡步行出來，並與我擦身而過。

二人之所以對我的存在一直表現得無動於衷，是因為他們根本看不見我。

我來到了巷子的盡頭，發現衣衫不整的女人倒了在地上，身體不斷在抽搐，沾滿了血的內褲被隨便扔到一旁，頸上更有一道致命的刀傷，鮮血如泉湧般流出。

她一臉痛苦的望向我，露出了哀求的眼神，氣若游絲地說：「救我啊...救我啊...」

我沒有作聲，只是緩緩地蹲了下來，凝視著她頭頂上那團逐漸變得微弱的火焰。

為了讓她減輕痛苦和早一點得到解脫，我輕輕往她的頭上一吹。

「嗖！」的一聲，生命之火焰被吹熄了後，我執行了自己的「工作」。

完成後，我輕嘆了一聲，然後抬頭仰望向清澈的夜空...

到底...生命有何意義？

1.1

九月裡的某個早上。

晨光初現，樹上的鳥兒一直在吱喳吱喳的叫著，和煦的陽光映到了我的臉上，暖熱的感覺逐漸把我從睡夢中喚醒。

鬧鐘還未響，多睡一會吧...我心想。

朦朧間，我察覺到了些微的異樣...

好像跟往常賴床時的感覺有點不一樣。

怎麼會聽到人們說話的聲音...是誰睡覺前忘了關電視機？

還有那些吵耳的汽車引擎聲....有什麼理由，我家的鋁窗可是用了能夠隔音的中空玻璃。

我緩緩地睜開了雙眼，發現眼前的一切都在天旋地轉，且頭痛得很，腦袋像是快要裂開一樣，情況就跟醉酒狂歡過後的斷片有點相似。

輕輕按摩了一下自己的太陽穴後，頭腦終於變得清醒了點，張開眼的時候，竟發現身穿牛仔褲和恤衫的自己正身處於街上。現場是個完全陌生的公園，而我正躺了在公園裡的某張長椅上...

昨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怎麼完全記不起...

喝醉酒嗎？

應該沒有，因為我嗅不到自己的身上留有任何殘餘的酒味。再者，於飲酒方面，我從來都是一個有節制的人，故從不會喝醉。

那...為何昨晚我竟沒有回家，而是走到公園裡睡覺呢？

百思不得其解。

「弊！」我搜了搜褲袋，發現自己的錢包和手機均不翼而飛。

難道是被打劫！？

這時，一班晨運中的公公婆婆碰巧路過，於是我上前向其中一位伯伯問道：「唔好意思，借問聲呢度係邊度黎？」

伯伯沒有回應，只是與他身邊的老人繼續講話，心想或許他老人家耳朵不太靈光，所以才聽不到我正在喚他吧...

然而這班晨運客也真夠奇怪，晨運便晨運吧，為何全部人的頭頂上都頂著了一個灰銀色且呈獎盃狀的銅器，銅器上還點昔了火，在表現雜技麼！？

我再喚了那位伯伯幾次，他依然是對我不瞅不睬，於是我便走到另一位婆婆的身旁：「喂！阿婆！聽唔聽到我講野啊你！？」

怎料，在場的一班耆英像是全都聾了一樣，不單對我的話充耳不聞，而且還對我視而不見！

如此目中無人的長者，我可是第一次遇見。

原本是相當美好的一個早上，我卻莫名奇妙的躺了到街上，而且身上的財物更被洗劫一空，現在還遭到別人的無視，於是無名火起，向著他們舉起中指並大罵了一聲：「屌！」

「哈！真係搞笑。」後方傳來了一把男聲。

我回頭一看，發現一名黑眼圈極深的小白臉正坐了在身後的一棵大樹上。

「有乜咁好笑啊？你邊位啊？」心情欠佳的我語氣不太友善。

他聳聳肩，沒有再講話，而我也不打算再加以理會，於是轉身便走。

「喂！」該名男子喚道。

「又點啊？」我回身應道，發現他竟已經坐了到大樹下的那張長椅上。

雖然樹的高度並不是很高，但離地至少有三米，能夠於如此短的時間內便從樹上攀下來，可見其身手相當不錯。

「你唔覺得奇怪架咩？」他蹺起二郎腿，手托著腮。

「有咩咁奇怪啊？」我說。

事實上，自醒來後，一切也有種說不出的怪異。

「啲人聽唔到你講野囉。」他的神色和語氣十分囂張，樣子有點欠揍。

「咁又點？」

「佢地仲好似睇唔到你咁。」他再說。

「你想講乜啊？」我開始感到有點不耐煩，對於講話有一句沒一句的人，我最為討厭。

這些我當然察覺得到，但最奇怪的，是剛才那班公公婆婆的頭上都頂著了一座莫名奇妙的東西，還燃著了一團團詭異的火焰。

「你咪聽到我講野同睇到我囉！」我說。可是他頭上並沒有那個「東西」。

「咁係因為我同佢地唔同。」他回應。

「……」我默然站著。

他站了起來，雙手插褲袋，說：「你有無發現，佢地每個人既頭頂上都有一盞類似油燈既物體，而我係無？」他掃了掃自己的頭頂。

如他所言，的確是。

「……」我沒有答話，雙拳卻不自覺地握緊，焦慮的感覺正在不斷澎漲。

說穿了，剛才我動怒的原因，是由於內心那份莫名的不安。

「不如我直接啲講啦，其實你已經死左…」

胡扯！

但我的內心卻猛地抽了一下，更閃過了一絲恐懼。

他繼續說：「仲有，我同你一樣，都係鬼。」

「你都痴撚線！」我退後，想要離開。

「你唔信啊？」

對於鬼神之說，我從來不相信。

「發神經！」然後，我奔出了公園，隨意向街上其中一名師奶揚手：「唔該，可唔可以借個電話黎打下啊？」

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彷彿，我根本並不存在。

於是，我再上前詢問了另一個站在巴士站等車的男人：「唔好意思，我…」我還未說完，正在吸煙的他便往我臉上吐霧，我連忙摀著口和鼻…

奇怪…我竟然嗅不到半點煙的味道。

「先生，借部電話黎打吓得唔得？」

「小姐，你可唔可以應吓我啊！？」

沿途上，我不斷向迎面走來的人招手和講話，但是全部人均是無動於衷，而且，整條街上的人都頂著了一盞那名陌生男子口中所謂的「油燈」！

我攔於一位正在跑步中的女士前面：「喂，你可唔可以…」怎料，她竟沒有停下來，而是繼續衝向我，於是我立即伸手去擋。

原以為大家的身體會互相撞上，可是卻沒有…

她...竟然直接穿過了我的身體！

沒可能的...是發夢！我一定是在發夢！

「啪！啪！啪！」我用力地拍打了自己的臉幾下。

「哈，你以為自己發緊夢啊？」又是他：「無用架，你點打都唔會醒，因為呢個根本就唔係夢。」

我繼續拍打著自己的臉，還加重了力道：「無理由，你嚇我唔到既...你嚇我唔到既...」思緒異常混亂，竟然在自言自語。

「喂，你望吓我。」他說。

我撫著那張完全感受不到痛楚的臉，回頭望向他...

「你...」我心中一慄。

雙手環抱於胸前的他突然雙腳離地，雙腿更以不可能的角度繞到身後，並踩到了自己的肩膀上，再以滾輪的姿態於半空中向我這邊旋衝過來...

「哇！我...」連那個單字粗口都還未說出口，我便暈倒了...

被嚇至昏倒。

1.2

醒來後，該名神秘男子和我一起回到了公園的長椅。

「請坐！」他示意我坐下。

驚魂未定的我只好乖乖坐下，說：「頭先你話我地都係咩...咩靈話？」

「燈靈。」他也坐了下來。

是什麼也不重要，目前最大的問題，是為何自己會無緣無故變做了一隻鬼...

我已經死了嗎！？怎麼我的腦海會一片空白，完全回想不起之前的事...

「點解會咁架...」雙手緊抱著頭的我不停在亂抓自己的頭髮，眼前這個現實，完全無法接受。

「唔使咁苦惱喎，你啱啱先醒翻，記唔翻之前既事係正常。」他輕輕拍了我的肩膀一下，這種「能夠被接觸」的感覺，竟是前所未有般實在。

他又繼續說：「自我介紹一下先，我叫袁逸飛，你可以叫我做阿飛。」

「哦...」我隨便應了一聲，心裡只是期盼著惡夢快一點醒來。

「點稱呼？」阿飛問。

「我叫鄭皓男...」

「銅鑼灣揸FIT人！？」他露出了誇張的仰慕神情：「好高興認識你。」

幹！有什麼值得高興，現在我可是混亂和惆悵得很。

「其實你又唔使咁迷茫既...」他又神不知鬼不覺地坐回了到大樹上。「某程度上，你都仲未係一隻正式既鬼，你只係靈魂出竅者。」

「咩話！？」他的話真的很難懂。

「講多無謂，我俾啲證明你睇。」只是一瞬間，他又再閃到了我面前。

「一陣可能會有種暈船浪既感覺。」他兩邊手均作了個劍指的姿勢，一手按在自己額側，另一手則按了於我的額前。

「你做咩？」我問。

「帶你去你所在既地方。」說罷，他從容地闔上了眼。

總覺得他所擺出的姿勢似曾相識，就像是龍珠裡孫悟空的...

「搵到你既肉身喇！」他突然睜開雙眼，然後大喝了一聲：「瞬間轉移！」

一股令人頭昏欲裂的耳鳴突然於我耳邊出現，眼前一片天旋地轉，彷彿跌進了一條白色的時光隧道...

「哇啊！！！」我拼命地叫，這樣子才能紓緩體內那種難以言喻的不適。

印象中，眼前一黑之後，我好像又昏倒了。

.....

「醒吓啊！喂！醒吓啊！」阿飛猛地將我搖醒。

「呢度又係邊度啊？」我睜開眼，有少許暈眩的感覺。

「你起身睇吓咪知。」他將我扶了起來。

房間內，放滿了各種醫療儀器，床邊的心電監護器一直在發出規律的「嗶嗶」聲響，此處像極了電視劇中的那些深切治療部。

床上躺著了一個人，呼吸看似有點微弱的他戴上了氧氣罩，頭綁滿了厚厚的繃帶，臉和手均佈滿了一道道傷痕，看似傷得不輕...

我認得...這個人是自己。

「呢個咪係我黎？點會咁架！？」我大驚，雙眼泛起淚光，那是激動的淚水。

這時，我瞥見房間的大玻璃外站著了兩個人，是我的哥哥和媽媽，他們正凝望著躺在病床上的我。

「老母！阿哥！」我上前向他們揮手，當然是徒勞，他們把我當作是透明一樣，我甚至沒法從眼前那塊大玻璃上看到自己的倒影...

當然啦，因為現在的我只是一團不屬於這個世界的空氣，於他們眼中，我並不存在。

正欲將門打開之際，握向門柄的手卻摸了個空。於是，我嘗試以自己的身軀直接穿透大門...

果然湊效！而且沒有任何特殊感覺。

「阿男都唔知幾時先醒得翻...」媽嗚咽著說。

「放心啦，醫生都話佢過左危險期，但始終個腦受到嚴重震盪...再等下啦，應該好快就會醒翻架喇，無事既...」哥安慰著媽，而哭紅了眼的她一直用紙巾擦拭著眼淚。

從小到大，心目中的老媽子都是個非常堅強的女人，不曾見她流過一滴眼淚，如今卻竟然為我哭成如此模樣，心中不禁感到了一陣酸。

雙眼又再泛起淚光，今次是自責和內疚的眼淚。

「點啊，見翻自己既軀殼，有無對之前發生過既事產生翻少少回憶啊？」阿飛突然出現於我身後。

我搖頭示意沒有。

「阿彩呢...佢而家點？」媽問。

「佢既傷勢無阿男咁嚴重，但仍然昏迷緊。」

媽口中的阿彩，是我的女朋友...

但是，她也出了狀況嗎？為何我對我們受傷的事仍是全無印象...

「如果唔係發生呢次意外，阿男同阿彩本應好開心咁喺日本度玩緊...都唔知點解會咁黑仔...」媽說。

日本！？

腦海突然靈光一閃...

我開始回想起了，旅行和受傷的事。

1.3

一星期前。

電話中，阿彩問我：「點啊，下星期就去日本喇喎，你諗好我地到時個行程未？」語氣像是在盤問我。

「哎...我...」我沒有作任何準備，資料搜集的進度仍然是零。「仲未有時間啊...聽日啦，聽日我個同事會借本旅遊書俾我架喇。」

「我都預左你會咁講，旅遊書我幫你問人借左喇...」她說話時有點晦氣。

「哦...」我自知理虧，故不便多言。「咁...聽晚食飯嗰時順便俾埋本...」

她打斷了我：「其實抽少少時間出黎係咪真係咁難？我地咁難得先去一次旅行，但你就好似對成件事一啲都唔在意咁！」

我和阿彩拍拖已超過了十年，大學畢業後，初出茅廬的頭幾年，為了節省金錢，讓大家能盡快還清大學學費的借貸，彼此都有暫時不要花錢去旅行的共識，所以當年的畢業旅行也只是選了到澳門和珠海玩三日兩夜。待大家的工作穩定了點後，卻又開始忙得透不過氣，二人常常湊不出合適的時間來。

再者，我自身對出外旅遊並沒有太大興趣，所以...好了吧，我承認由始至終對今趟的旅行都是無心裝載。

「我唔係唔在意...只係覺得去個日本者，出發之前上網參考吓人地啲行程咪得囉...」我嘗試為自己的慵懶作辨解。「同埋我地又唔係第一次出門，幾年前先去完泰國黎...旅行既野，去到摸吓摸吓就知有咩玩同埋有咩食架啦！」

「你咁都得啊！？」

有何不可？是她過分緊張而已，根本就是她快要月經的關係，荷爾蒙開始失調，想對我借題發揮。

阿彩又繼續說：「咁去到外地...人生路不熟，我地都要有個基本概念架！？」她一向都是個有計劃的人，至少她比我更懂得計劃的人生。

「得啦，我有時間會睇下架喇。」我開始感到有點不耐煩。

「仲要等你有時間啊！？指意你就死得啦！」她的語氣和態度充滿了不屑和諷刺。「你份人就係咁，做野一啲都唔上心！」

我做事不上心！？假如我真的不上心，便不會主動提議這次旅行，更不會特地去挑選求婚戒指，不會花時間和心神給她營造驚喜！

「喂你咩態度啊而家！？」佛都有火。

「.....」她掛線了。

有時候，錯的事往往會發生於對的時候。

這趟日本之旅本應是充滿期待和濃情蜜意的，可是我們卻因為一些小事而於出發前鬧不和。

之後兩天，無論我給阿彩傳多少個短訊，她都一概不回覆，我望著手機螢幕上那兩個藍色剔號和不斷更新的上線時間，感到了無奈,，和慚愧。

那為什麼不直接打電話給她？

現今是什麼年代，是智能年代，還怎會有人直接通電...

說穿了，是因為自己懶惰而已，拍拖拍得久了，都不想花時間和心神來哄女友了。加上，以往的日子裡，拗撬和爭執經常有，只要不找對方幾天，冷靜過後，問題便自然會解決。

不和...和好...再不和...再和好，都習慣了，這必然的節奏。

.....

出發前一晚。

「喂！？ＢＢ！？」電話中，我刻意裝出了一把輕鬆又鬼馬的聲音。

對，最後我還是打了通電話給她，並準備認錯。

「咩事。」雖然是隔著了電話，但我仍能看見她現時那木然又不屑的表情，單是聽她的語氣便能聯想得到。

「仲未訓既？聽朝搭早機喎。」

「乜你仲記得架咩？」

「點會唔記得啊...行程個方面其實我已經...」

她打斷了我：「得架喇，我已經諗好哂喇，你顧掂自己啲野就得架喇。」

我就是欣賞她這種倔強的個性。

「仲嬲緊啊？」

「無啊。」

氣氛陷入了幾秒的沉默，期間我忽然想起，自己竟忘了向友伴取回之前借出的即影即有相機，這是阿彩千叮萬囑我要攜帶的東西...

真是糟糕，結束了這趟電話後立即想辦法把它搞定。

正當我想開口講話之際，阿彩比我更搶先一步說：「我知你一定唔記得左部相機架喇，我已經問親戚借左部翻黎喇。」

「哎...又會咁都俾你估到既，所以我幾時都話，揀女朋友一定要揀你呢啲，又善解人意，又識得為人著想...」我乾笑了幾聲：「哈哈...哈哈...」

電話的另一邊沒有任何反應，靜謐得有點可怕。

說實話，此刻我真感到非常不好意思，鄭皓男啊，你真是很窩囊...

過了半晌，她才開口：「識左你咁多年，仲估唔到你啲野咩...」

「咁即係...你唔再嬲架喇喎？」

「我唔想連去個旅行都要唔開心囉。」

「咁...聽朝邊到等？」

「樓下巴士站啦。」

「一於咁話！你訓未？」

「而家訓，你呢？」

「我都訓喇。」

「咁早訓？唔似你喎！？」

「係啊，因為我想同你一齊訓，然後一齊進入夢鄉。」我說。

「妖...我想嘔。」

「嘿！早抖。」

「嗯...聽日見。」

然而，這晚我一直無法進睡，失眠了一整夜，原因不明。

即將出發旅行，所以過度興奮？應該不是，因為我清楚感覺到，內心的擔憂多於興奮。

放不下工作？夢中也習慣有壓力要我得志？也許是吧，因為公司最近出現了裁員潮，一班與自己共事多年的同事和上司雖沒有被牽涉在內，卻相繼自行離職，各自另謀高就，還慫恿我一同跳槽。剛升職加薪不久的我則面臨留下抑或離開的兩難局面，畢竟一切只不過是一場數字遊戲，那裡能給我更高的薪金數字，我便屬於那裡。

加上，這陣子一直感到莫名的躊躇消沉，人生彷彿來到了一個樽頸位似的，很多事也一直提不起勁去完成，也許是雄心壯志早已被年月磨蝕得一乾二淨的緣故吧。

無論如何，放假便應該放鬆一下，不要想太多了...

最後，太陽升起之前，我有幸睡了一個多小時。

＃＃＃＃＃＃

早上七時。

在巴士站等了大約十分鐘後，阿彩還未出現，於是我撥了個電話給她。

「你喺邊？」語氣有點差，可能是由於昨夜整晚失眠，導致有點心煩氣躁。

「我喺樓下個巴士站囉。」

「吓！？我都係喺樓下個巴士站，但唔見你喎。」

「無理由架...」過了一會，阿彩又說：「你喺我樓下個巴士站，定係你自己樓下個巴士站啊？」

「我樓下囉。」我說。

「唉...你去錯站喇，你行過黎我呢邊得唔得？我個行李有啲重。」

大家身在的位置其實只是一個巴士站距離的相隔，步行也只需大約五分鐘。

煩躁感倍增，昨晚又不說清楚相約等候的確實位置，害我現在既要白等，又多走了路，汗流浹背的。

步行途中，一輛機場巴士經過，這代表我們錯失了原來的巴士班次，又要多等至少二十分鐘。

.....

來到下一個站，終於看到阿彩了，於是我跟她打招呼：「嗨！」

「.....」她不語，還一臉臭屁，定是因為錯過了剛才那架巴士而在埋怨我。

本已躁底，再望見這張比老闆還要刻薄的嘴臉，頓時無名火起：「點鳩樣啊你又？又有乜野唔滿意啊？」

「啱啱走左架車喇，而家又要等。」換了是以前的我，望見她現時那生氣的模樣，定不會感到厭惡，反而覺得她很可愛，是一種情趣，卡娃伊呢！

「喂我都唔想架！？尋晚你又唔講清楚喺邊個巴士站等！」我加重了語氣。

「不嬲都係喺我屋企樓下呢個巴士站到等架啦！」阿彩別過了臉，她生氣的時候總是這樣子，不望向別人，將目光停留到別處。

「咩不嬲者！？我地有幾可一齊搭機場巴士啊？幾年都無一次啦！」

「係囉，你都知我地幾年都搭唔到一次機場巴士啊可！」她言下之意，是抱怨我經常不能陪她去旅行。

「你而家咩意思先！？埋怨我咁話啊？你而家同個朋友開畫廊教人畫畫，啲時間當然自由啦...」腦子想到什麼便說什麼：「我唔同你啊，我打工架咋！要do架！」怒火中燒，我一拳轟向了旁邊的廣告牌，「砰」的一聲，骨頭都痛了。

阿彩被我的異常舉動嚇了一跳，其臉上閃過了一絲驚恐，和失望。

她沒有再講話，只是再次別過了臉，身體在微微的顫動著...

她正使出女人最強的武器，眼淚。

手很痛，心更痛，這麼多年來，我從未試過向她發如此大的脾氣。

最錯的事情，果真發生於最對的時候，本應是興奮期待的心情，現在卻變成吃了狗屎般難堪。

「轟...」天空傳來了一聲悶雷。

烏雲早已密怖，山雨欲來。

為何偏偏會在這種時候下雨？老天爺到底是應景還是贈慶？難道連天都想要嘲笑我？

我撐起了黃色雨傘為她擋雨。

回想起前陣子，我們也曾經在佔領區一同撐著這把黃色的雨傘...

當時的我們，同仇敵愾，有些人因為這件事而鬧翻，我們卻因此而慶幸能牽著對方的手。

後來，所有感覺又變得不一樣了...

原因到底何在？

突然，媽打了通電話給我，說什麼出外旅遊萬事要小心，記緊把証件錢包收好和鎖好門窗之類的廢話...

我只是晦氣地回應了一句：「屌，得啦長氣，童子軍出城咩而家！？」然後便掛了線。

「你啲態度真係好有問題，嗰個你阿媽黎架！」阿彩教訓我說。

「你就無問題？」我立即反駁：「你老母啲態度最有問題啊！」我一向不喜歡未來伯母，因為她為人勢利，而且口沒遮攔，一直以來，我都為當年見家長時她瞧不起我媽一事而耿耿於懷。

「成日以為自己搵到幾個錢就可以睇唔起人，我老母係小學都未畢業啊，係做家庭主婦同埋無搵錢能力啊，咁有咩問題啊？」

「又講翻呢件事...我咪同你解釋過，我媽咪當時只係一時心直口快，加上我事後都已經話過佢，而家都已經無野啦。」阿彩。

「狗改不了吃屎...」我喃喃道：「你老母啊，幾廿歲人，電到個頭成隻鬆獅狗咁，仆你個街見到都覺得炆...」

她動怒：「鄭皓男你好過份呀吓！」

「唉還掂而家都搞到咁喇，個旅行不如取消啦。」我提著行李，欲轉身離去。

「你咪唔好去囉！我自己去！」她的情緒又回復平靜，這令我感到有點沒趣。

縱使我們年紀已不小，對罵的時候仍是那麼無道理和不智，也許這是另類的情趣...
能惹怒一個情緒智商一向很高的人，是頗有成功感的，明顯地，跟阿彩相比，我的情緒智商並不是一般的爛。

車來了。

最後，我還是提著行李上了車，雖然失去理智，身體卻往往是最誠實的，因為身上所有肢體此刻都表示，就這樣丟下一個女生，它們放心不下...

很抽象吧這個狀態？

不明白也不要緊，最重要是我說得通。

加上，一股強烈的感應突然萌生，假如就此離阿彩而去的話，或許會帶來意想不到的遺憾...

為何會有如此的想法，無法解釋，這是直覺。

一向很靈驗，並值得我信賴的直覺。

阿彩仍然一語不發，望著身手笨拙的她想將行李放到架上，卻又力有不逮，我便上前幫了她一把。

「唔使你幫啊人渣...」她撥開了我的手。

嘖，不幫便不幫，力氣也省回。

將行李安置妥後，二人便坐到座位上，她坐左邊，我坐右邊，中間隔著了行人通道，卻彷彿堵了一道很厚很厚，卻無形的牆。

阿彩現在一定很惱我，因為她全程也沒回頭望我一眼，只是將目光停留於窗外那轉瞬即逝的街景。

冷戰期間並不適宜直接對話，於是我掏出手機，打算給她發一個短訊...

「我們分手」當我輸入至此，連餘下來的「過多少次？」還未鍵入的時候，巴士突然急剎，並發出了警示的鳴響。「砵！砵！砵！砵！砵！」

我被嚇得立時將手機收回到袋中並抓緊扶手。

這時，我留意到當巴士拐出了彎後，前方一位老伯正在橫過馬路，巴士司機已奮力把車急剎，行動不便的老伯的動作卻非常緩慢，一直在馬路上原地踏步。

「呢個阿伯有無搞錯啊，好心紅燈就唔好過馬路啦，明知自己行得慢...都唔知啲老人家搞乜！會死人架嘛！」司機抱怨道。

司機顯得極不耐煩，不願再等，於是扭軑把車切入了另一條行車線，打算就此繞過去。

濕滑的司機，加一條粗心大意的道路，為釀成意外造就了充分的條件...

後方一輛高速行走中的紅色跑車剛好駛至，並攔腰撞向我們所乘坐的那架巴士。

「砰！！！」

受到猛烈的一撞，車身猛地搖晃，一聲巨響後，耳邊出現了一股令人頭痛的耳鳴。幸好我早已抓緊了扶手，才不至於整個人被拋離座位。

巴士搖搖欲墜，離心力突然出現，且逐漸增強，我望向窗外，發現整架車正在慢慢靠外傾側....

此時，我瞥見坐在另一邊的阿彩已經不省人事，下一刻，車內的一切即將要經歷連番跌撞...

「阿彩！！！」我想也不想，便撲了過去阿彩那邊，並將她緊緊攬入自己的懷中。

「我們或許會死。」心裡突然浮現出這個想法。

但，無論如何，我首先要保護好自己的女人。

「砰...砰...砰...」」車身翻轉了數下，至於是多少下，數不清了，亦記不起。

只記得我以自己的身體緊緊包圍著阿彩，並承受了翻滾時附帶的所有撞擊。

眼前的一切猶如慢鏡重播，被擊碎了的玻璃碎片如滿天花雨般，在面前橫掃直掠。

最後，巴士再次重重地跌了一下，眼前一片天旋地轉...

意識開始變得模糊，環抱著阿彩的雙手卻一直沒有鬆開，還清楚感覺到她在我胸膛上所呼出的氣。

原來，當一個人意識到自己即將要死去的時候，腦海真會突然閃出很多珍貴而老舊的畫面...

橫躺於巴士內的我逐漸喪失知覺...

印象中，最後一幕所看到的畫面，是阿彩那張清澈的臉，臉上還有兩行明顯的淚痕，闔起了雙眼還滲著點淚...

我斜眼瞧了瞧一部跌落在旁邊的手機，那是自己的手機...

螢幕上，顯示著「我們分手」的字句，旁邊兩個藍色剔號...

糟了，阿彩剛才一定是閱了那個誤發的短訊，更誤以為我又再一次跟她提出分手...為什麼我會用個「又」字呢...

眼睛緩緩閉上。

今天到底是什麼日子啊，很倒霉啊...

「What the...」眼前一黑，昏倒。

Hell。

1.4

醫院裡。

「我記得翻哂所有野喇！」病房門外的我大聲喊。

「嗯！？」阿飛忽然閃到了我身旁。

「我地遇上一場好恐怖既交通意外...」回想起，此刻我仍然心有餘悸。「我要睇吓我女朋友而家點啊！」說罷，我衝出了病房，然後像發了狂般橫衝直撞...是橫穿直透才對，因為我的身體根本沒有碰上任何東西。

我活像一隻盲頭蒼蠅，不斷在醫院裡四周搜尋阿彩的縱影，找了一會，才發現原來是大海撈針。

「你喺度搵你女朋友？」阿飛問。

我點頭。

「醫院咁大咁多人點搵啊？你又唔知佢喺咩病房。」他說。

「咁點算啊...」我感到有點不知所措。

「等我幫你搵佢出黎啦。」

「點搵！？」

「用呢度。」他指著自己的腦袋。

「你女朋友叫咩名？」

「阿彩。」

「全名呢？」

「梁美彩。」

「可唔可以形容吓佢既外表？」

「咪眼大大，長頭髮咁囉...」

「好。」然後，阿飛閉上了眼，像是在思索著些什麼。

「想點啊你！？」我心存陰影，不想忽然又跌進某條時光隧道，然後又莫名奇妙地昏倒。

過了半晌，阿飛睜開眼說：「搵到！」他突然伸出了手並按在我的額側。

醫院的地板突然扭曲了起來，繼而形成了一個白色的大漩渦。

「哇！」又是那條白色的時光隧道。

「啊～！～！～！～」我大叫。

很討厭他口中的這種『暈船浪』。

身體彷彿一直由高處急速墮下，彷彿被大型漩渦中的無情浪不斷在攪拌著。

過了一會，旋轉的感覺終於停下，我於是睜開了眼，發現自己已來到了另一間病房，而躺在白色病床上的人正是阿彩。

「阿彩！」我上前想要握著她的手，落空，心情又是一下落空。

阿彩的手上佈有幾道傷痕，幸好只是皮外傷。不知道為何，望著正在酣睡中的她，我竟然情不自禁地哭了...

原來鬼是能夠流眼淚的，正宗的鬼哭神嚎。

望見她安然無恙，我高興得流下了安慰的淚水。

「唔使咁傷心喎。」阿飛安慰我說：「頭先你屋企人都話佢無咩大礙，一定可以醒得翻。」

突然，我想起了一個問題...

「咁我呢？而家我個靈魂咁樣出左竅，咁...點先可以醒得翻？」

「問得好！」他雙腳一騰，然後整個人倒轉，倒立了於天花板上：「你必須要完成任務。」

「任務？係點架？」我擦拭著眼淚。

「頭先我都同你解釋過，你同我一樣，而家都係一隻燈靈，所以會見到每一個人既頭上有盞銀色既燈，我地會稱呢嚟野為『靈燈』。」

阿飛頓了頓，望向神情有點呆滯的我。

「我聽緊架，你繼續講。」我說。

「如你所見，靈燈上面會有一團綠色既火焰，呢團火焰其實係代表住一個人既壽命，當呢團火焰唔再燃燒既時候，就代表呢個人既氣數已盡...」

我打斷了他：「其實你可唔可落翻黎先，你咁樣倒吊喺我面前，又要一邊聽你講野，我好辛苦，好頭暈啊。」

阿飛突然瞪大了雙眼，然後若有所思地搔著下巴，突然又大笑了幾聲：「哈哈哈！」

這個人...有神經病的嗎？

他慢慢將倒轉了身軀旋回到地上，然後站著，動作像極了一個處於無重力狀態的太空人，很神奇。

他又說：「如果你想醒翻既話，就要去收集一定數量既靈燈。」

「咩神燈話？」我聽不清楚，以為是阿拉丁中的神燈。

「你睇下自己身上有無一本黑色既簿仔？」

然後我搜了一下自己的褲袋，發現袋裡果真藏了一本全黑色，像是本迷你電話簿般的東西。

「真係有喎！」

「呢本野叫做靈冊...」阿飛頓了頓，說：「有無睇過死亡筆記？」

我點頭：「有啊。」

「只要我地喺上面寫上某人既名字，佢就會即刻死。」阿飛的神兔突然變得凝重了起來。

我心感驚訝，望著手上這傳說中的邪惡東西，不禁張口瞠目，一時不懂得如何反應。

「講下笑咋...」阿飛掏出了屬於自己那本死亡筆記，並將其打開：「第一步，將佢打開，然後睇下簿仔入面有總共有幾多個欄位。」

我跟著辦，發現頁內全都是空白的，與一本普通的單行簿無異，只是每一欄位旁邊都有一個數字，而數字的排列當然是順序。

我把靈冊翻到最後一頁，發現最後一欄的數目字是2000。

「二千個囉。」

阿飛瞄了瞄我手上的靈冊：「嘩...咁少咋，你真係好彩，唔使做咁多。」

「吓！？」我聽得一愣一愣，瞥見他手上那本簿載滿了密密麻麻的紅色字。

「呢個數目字，代表你要去收集既靈燈數量...換言之，只要你收集夠二千盞靈燈，你就可以醒翻，翻去現實世界同你既屋企人團聚。」

「咁而家即刻開始啦，行喇。」我已經整裝待發。

「請等一等！」阿飛突然高舉雙手，且聲若洪鐘，被嚇了一跳的我轉身望了望阿彩，生怕她會被他吵醒。

我確定，這個人是患有精神病。

他又說：「只有熄滅左既靈燈...即係當一個人已經死亡，我地先可以收集。」

「咁二千盞，好似要搞好耐咁喎！？」

「咁又唔會，每日都咁多人死，一日閒閒地收三，四十個，一個月多啲都做得完啦！」

「哦！」我半信半疑，因為他是瘋的，況且一個月也未免太長了吧。

「至於收集既方法係點，聽日先再講解你知啦...」

「吓！？點解啊，而家講埋啦！」

阿飛看了看手錶後說：「時候都唔早喇，我有啲緊要事要做，聽日先！」

「但係...我而家已經準備好，隨時行得。」我只感到無奈。

「放鬆啲啦香港人，你以前第一日翻新工，啲人都唔會即刻叫你埋位做野啦。」阿飛的雙腳開始離地，在半空中盤膝而坐：「唔使急喎，越急只會越慢，有啲野，你好快就會明白。」

說罷，他擺出了瞬間轉移的姿勢。

「喂！唔好走住！」我說。

「嗯！？」

「我點先可以搵到你！？」

「你唔需要搵我，因為我自然會黎搵你。」

「咁...」我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

「今日你就休息吓先啦，聽日見！」

「嗖」一聲，他憑空消失了，這是我看過最逼真的特技。

1.5

阿飛走了之後，病房內只剩下我和阿彩...嚴格一點來說，其實只剩下阿彩。

房間內寧靜得很，靜得只聽見空調機所發出的低沉運轉聲，和門外走廊那些零碎的腳步聲。

我坐在床沿，望著阿彩呼吸時所帶動的身體起伏...

時間一秒一秒地逝去。

成為了鬼魂後，不單沒有了嗅覺和痛覺，還好像不會感到疲累和饑餓，我呆坐了接近一個小時，眼皮竟然沒有跌下來，換了是平時，如此漫無目的地靜坐，早已昏昏欲睡。

我站了起來，於房間裡不斷踱步徘徊，走到窗前，正午的陽光刺眼得令我無法睜大雙眼...

這種耀眼的感覺非常實在，至少我仍然跟正常人一樣，還是會害怕直視陽光。

阿飛離開了，我該怎麼辦？

到外面走走，嘗試開始蒐集靈燈的任務？

可是，我幾乎什麼都不懂，加上初到貴境，人生路不熟，萬一在街上遇到了惡鬼，然後將我斬至魂飛魄散，永遠都醒不過來，那到時怎麼辦！？

還是不好了，乖乖的待在醫院裡比較安全。

我又坐回到了床沿，望見阿彩的手指微動了一下。

「阿彩...你聽唔聽到我講野啊？」我知道這只是自言自語。

想一想，原來我們在一起已經十三年了，時間過得真快，記得當初是我先喜歡阿彩的，當時二人還只是個初中生，人生各方面均是十分幼嫩，也相當青澀。當時的她比較成熟，而我則仍然一臉稚氣...

那些年，那些事，距離今天原來已相隔了那麼久，好像被淡忘了的往事，偶然回憶起的時候，卻如同歷歷在目...

想著想著，不知不覺便跌進了思憶的漩渦之中。

＃＃＃＃＃＃

十多年前。

當時我只是個中四生，大概於三個月前，班上來了一位叫梁美彩的插班生，她樣貌標緻，品學兼優，是班上不少毒男心目中的女神。

「曾經有一段志真既愛情擺喺我面前，但係我無去珍惜，到無左既時候先至後悔莫及，塵世間最苦莫

過於此，如果個天可以俾我翻轉頭既話，我會同個女仔講...我愛佢。如果係都要喺呢份愛加上一個期限，我希望係...一萬年。

美彩，我愛你，請你接受我。

青鬼 上」

已下課的課室裡。

「搞掂！寫完。」我放下手上的原子筆，伸了個懶腰。

「俾我睇下你寫左啲咩！」青鬼欲取去我剛剛寫好的那封信。

這人是我的好朋友，自小五開始，我們便是同班同學，直至現在，大家仍是置身於同一班。

我們之所以稱他為「青鬼」，是因為瘦弱和有點娘娘腔的他皮膚白得恐怖，手腳青筋盡現，所以即使他不化妝，也非常像一頭缺乏營養的吸血鬼。

我立即將信收進了褲袋：「唔得喎！你係咪唔信我先！？」

「唔係...咁封情信係落我名架嘛，係咪應該俾我過下目，然後先俾人呢？萬一...」

我打斷了他：「又萬咩一啊！？咪生人唔生膽啦你，成日船頭驚鬼，船尾驚賊，又想同人示愛，又唔敢表示，又要威，又要戴頭盔...」

哈...青鬼就是暗戀插班生的其中一位毒男，前幾天他決定要跟人家示愛，還請教我有何妙計，作為朋友，我當然要出手相助，於是便寫下了那封情書...說實話，我也不知道能否奏效，只是周星馳的經典對白無人不曉，故打算引用一下，為求博君一笑，給對方留下好印象。

「咪咁多廢話，拎黎睇下啦！」青鬼將手伸進了我的褲袋，想要強行奪去情信，而我當然不會就範，於是二人你推我撞，最後扭作了一團。

「你地喺度做咩！？」班房突然進來了一位身穿紫藍色紅十字會制服的女生，正是梁美彩。

我和青鬼均感到愕然，一起說：「無野啊。」

她皺了皺眉，神情訝然，這時我才察覺青鬼正坐了在我的大腿上，且臉貼著臉，姿勢彷似A片中的那些...

那都不是重點，最重要的，她定是以為我跟青鬼是斷背！

「妖！死開啦你！」我推開了青鬼。「我地唔係喺度搞基啊，你唔好誤會！」

奇怪...為什麼我會表現得如此緊張...

這時，青鬼猶如鵪春般站在一旁，那張青白的臉都變得紅卜卜了。

「喂青鬼！一齊落去踢波咯！？」我提起背包，大步走出班房。

離開時，美彩白眼了我一下，而我則昂首而行，擦身而過的時候，她頭上的髮香隨風飄進了我的鼻子裡...

雖不想承認，但身體的自然反應是最誠實的...

心跳加快，雙耳發熱...

其實...我好像也喜歡上了眼前這個女生。

但，我跟班上的那些男生並不一樣，因為我不是毒男...

至少我認為是。

＃＃＃＃＃＃

翌日早上，青鬼趁美彩離開了座位的時候，便躡手躡腳地將那封情信塞進了她的手冊裡。

「唔知佢睇完之後會點呢...」坐於鄰桌的青鬼喃喃地道：「會唔會覺得我太進取呢...」

「淆底啊？」我把原子筆夾了於嘴鼻之間。「咁無膽...怕既話咪去攞翻封信，然後翻屋企對住封信打飛機囉！」

「妖！」

「你而家咁既情況，死剩asshole，盡地一鋪啦，唔好諗咁多喇。」

他給了我兩隻中指。

「陳嘉麟同學。」說課中的老師突然喚起青鬼的名字：「請你回答我以下呢條問題...」

老師剛才定是看見了他豎起中指，認為他上課不專心，所以才叫他回答問題...

活該啊！

已經是第八次了，這節課裡，我望向坐在斜前方的美彩的次數已經來到了第八次了，每一次都是情不自禁，難以自控。

雖然我並不是戀愛初哥...如果不曾牽手和接吻的戀愛也算是一場愛戀的話。

但是，面對著美彩，我的兩邊耳朵會發燙。她站在面前，二人四目交投的時候，我總是不其然將目光移偏，不敢直視她的雙眼太久。

暗戀一個人，很苦，特別是身邊圍繞了不少競爭者的時候。

……

放學的時候，我發現自己的手冊裡夾了一張似曾相識的紙...

那正是我親手寫的那封情信！

我打開它，紙上多了一行粉紅色，整齊且非常漂亮的字...

「鄭皓男，你真係勁無聊！你啲字咁肉酸，一睇就知啲字係你寫！同埋你寫錯字囉唔該，係『摯」真，唔係『志』真。」

看著看著，兩邊嘴角不自覺地揚起，看到女生寫給自己的東西而會心微笑，很久都沒有試過了。

這些字體也太美了吧，高材生寫的字果然是與眾不同...

等一等！紙上還散發著淡淡的香味，我把紙放到鼻子前嗅了嗅，竟有種難以形容的甜。

到底那是原子筆的墨香，還是戀愛的味道？

我不知道，總之...就是甜。

青鬼的自殺式示愛，終告失敗，而我，卻好像因此而得到了些什麼。

1.6

自此之後，我跟阿彩的關係出現了微妙的變化，於走廊上碰面的時候，我們多了跟彼此打招呼，慢慢地，談話的次數都逐漸變多了，而且話題也開始由淺入深。

最重要的是，青鬼放棄了對阿彩的暗戀...

美彩對我太冷淡了，我還是放棄好了。他跟我這樣說。

「喂，鄭皓男，跟我一齊上去圖書館搬啲書落黎。」小息的時候，身為中文科科長的她想要我幫她的忙。

「唔該都無聲，命令我啊而家！？」我以食指反手挖著自己的兩邊鼻孔：「你話去就去，咁我咪好無面！？」雙指作勢一彈，阿彩立即連忙彈後數步。

「你唔好咁核突得唔得啊？」她看似是責罵，又像是教訓，又像是...什麼也好，總之我挺喜歡這樣子的她。

「好好好！助人為快樂之本。」

我伸了個懶腰，然後便跟阿彩來到了位於學校頂層的圖書館。

「你睇唔睇小說架？」正在點算圖書的阿彩問道。

「少睇...比較多睇漫畫。」事實上，我從未看過小說。

阿彩彎著身子，正於桌上填寫著一張類似表格的東西。

她又問：「咁你有咩興趣？」

「打下...」兩個不宜在女生面前提起的字，差一點便衝口而出，幸好我立時收口。

「打下波，玩下電腦咁囉...咁你呢，你又有咩興趣？」說話的時候，我的目光一直停留於阿彩那婀娜的身形上...

微微挺起的臂部，令人充滿暇想的姿態；白滑的腿，還有肩上那若隱若現的吊帶，再多看一秒的話，恐怕會不能自拔。

「睇書同埋寫下小說咁。」她說。

「咩話！？你寫小說！？」我感到驚訝，因為我覺得懂得寫小說的人很酷。

「係啊，唔得架咩？」阿彩站直了身子，我終止了對她的窺視。

她又說：「得閒就睇多啲書啦，見你msn成日都打錯字。」

「哦，好啊。」顯然是敷衍。「咁你鍾意睇邊類型既小說？」

「睇既話，我會睇科幻，愛情，偵探，咩都有...但寫既話，主要係寫愛情。」

「睇咁多書...咁咪要用好多錢黎買書？」

「唔會啊，因為我多數喺公共圖書館借。」

「吓...點解唔買啊？圖書館啲書咁污糟。」我拿起了其中一本圖書，用指甲挑挖著封面上那些不知道是誰遺留下來的污垢。

「乜你係咁乾淨既人黎咩？」她撐著腰，歪著頭說。

我摸摸頭，尷尬地說：「哈...咁圖書館啲書，人人都摸過哂呀嘛...」我忘記了自己才剛剛在她面前挖彈和搓揉鼻屎...

唔...其實衛生這兩字不應該與我扯上關係。

「我都知，所以我都唔係本本借，我會揀啲好樣少少既書黎借。」她低下頭，再次埋首於核對圖書資料。

「點先叫做好樣？」我問。

「唔...」她圓滾著眼珠子，說：「睇下個包皮會唔會好污糟同有無爛咁囉。」

包皮！？我差點便笑了出來。

「估唔到你都幾重口味架喎，包皮都要咁講究...」我望向自己的下體，強忍著笑。

她望了望我那副偎鎖模樣，頓了頓，然後展現出一臉尷尬：「你講左去邊啊！？」她別過了臉，扮作整理圖書：「我係指包住圖書嗰塊簿皮啊！死變態！」

「哈哈哈...」我捧著腹大笑。

二人之間的互動，變得越來越有趣了，而我亦越來越喜歡眼前這個女生。

＃＃＃＃＃＃

每逢小息和午飯時間，一班男同學都會來到學校小食部旁邊的一塊空地上踢足球...不，是西瓜波才對。一些我們不認識的同學偶爾會要求加入，而我們每次都無任歡迎，畢竟多些人一起玩會變得熱鬧一點。

這天，卻因此而發生了些小插曲。

「哎啊！」青鬼防守的時候，不小心與運球中的人迎面而撞，於是整個人往後跌倒。

「無野嘛你？」我將他扶起，拍了拍他那毫無韌度的屁股。球場上發生碰撞乃家常便飯。

過了一會，青鬼又再次被撞倒。今次，一切都看進了我的眼裡，他是被一個新加入的低年級生給故意推跌。

我喊了暫停，然後上前與那個掛著金絲眼鏡的臭小子理論：「喂！你打波定打人啊！？」

他竟然裝傻扮懵：「咩啊？佢自己跌低咋喎，關我咩事啊？」

「我明明睇住你有心推跌佢！」我指著他的鼻頭說。

朋友被欺負，對方還要是比自己更低年級的，這口氣，叫我如何能啃下？

他撥開了我的手：「你姓屈架？唔好屈得就屈啊仆街！」

「四眼龜你唔好咁串啊吓！」

氣勢完全將他比了下去，他心有不忿，於是出手猛力推了我一下。

正合我意。

我屹立不倒，更還了他一記回馬鎗，出盡十成的力反推了他一下，四眼龜立時變了車輪龜，往後滾了一圈，狀甚狼狽。

青鬼拉著我的手臂，想要將我制止：「算啦皓男，一陣俾老師見到就麻煩喇。」

「佢擺明恰你啊！俾人踩到上心口，點可以算啊！？同埋人人都睇到係佢郁手打我先，而家係佢自己理虧。」

那個倒地的男生當眾出醜，像是感到相當氣憤，於是心有不甘地爬了起來，並衝過來向我揮拳。

我握緊了雙拳，手護在胸前，擺起戰鬥的架式，心想現時的低年級生怎麼搞的，態度囂張和品格低劣之餘，還那麼不知死活...

最後，倒在地上的人當然是他。

不幸地，我的一邊嘴角也受了點傷，傷口微微發燙，更滲著一絲絲青春熱血。

打架事件固然驚動了老師，由於先撩者賤，最後我只是被記了個缺點和被罰留堂，而那個四眼男生則被記了個小過及須要召見家長。

被罰站於訓導處門外的我，透過玻璃窗瞧見他那副有如喪家犬般的嘴臉，心中湧現出一股莫以名狀的痛快。

呵...惹怒我皓男哥，實在是不理智。

啊幹！嘴角怎會這麼痛...

……

被罰留堂後，正當我準備踏出校門的時候，突然有人喚起我的名字：「鄭皓男！」

我回首，發現是身穿紅十字會制服的阿彩。身穿制服的她十分好看，修身的剪裁突顯了她纖瘦玲瓏的曲線；頭上的深色貝雷帽，為她添了一份成熟，同時亦散發著不經意的可愛。

「你仲未走既？」她問。

「係啊...啱啱俾人罰完留堂。」我回應，用自以為最迷人的七分面與她對峙。

「哎啊...唔好走住得唔得啊！？」她除下了帽子，撥弄了一下額前那撮瀏海：「原本我有個急救堂要上，但應承左同我一齊上堂個partner突然話有事要走先...」

「乜上堂都要partner架咩？」

「係啊，因為我地今堂要學習基礎包紮，所以要兩個人一組先進行到啊。」

呵呵...原來是想找我來當她的partner嗎？

「我臨急臨忙搵唔到人，不如你幫幫手，替住佢先得唔得！？」她雙手合著十，像是在懇求我。

「但係急救既野，我唔識架喎...」我雙眼一轉，還是不能直視她的雙眼太久。

「咁咪啱囉！」她雙眼散發光芒：「就係唔識先要學嘛！」

「哎...好啦好啦！要搞到幾點架？」表面上，我勉為其難；實際上，卻是滿心歡喜。

「好快架咋！一個鐘頭就完架喇！」阿彩的露齒笑容，充滿了陽光氣色。

「唉...又無得翻屋企睇數碼暴龍喇...」我嘆了口氣，裝了個很失望的樣子。

「數碼暴龍？」她擦了擦自己的鼻子：「咩黎架？」

這個紅十字會女生...實在太可愛了。

……

學校禮堂。

急救班剛開始不久，導師一邊講解著，我一邊在打瞌睡，旁邊的阿彩猛地將我搖醒：「留心聽人講野啦！」

「好喇，我地而家開始練習包紮。」導師說。

我如夢初醒：「終於都紮得喇！？」

然後，我們跟隨導師進行了各式各樣的包紮，最令我難忘和回味的，是腳部的包紮。

「乜要包埋腳架？」我驚訝。

「係啊！你快啲除鞋啦，我幫你包。」跪於軟墊上的她說。

不是吧！？我今天所穿的那對襪子可是破了個洞的，兩邊腳都露出了腳趾呢！

「唔係掛！？唔好啦！」我只好腦筋急轉彎：「頭先你幫我包完手，不如而家等我幫你包翻腳啦，咁樣好似啱數啲喎？」

「都好！」然後，阿彩脫下了皮鞋，坐到了椅上。

手握一卷繃帶的我則蹲了在一旁，開始為她的腳踝進行螺旋形包紮。

我輕托著她的小腿，一邊粗心大意地包紮，一邊幻想著白襪底下每一寸猶如雞蛋般滑溜的肌膚。嗅著從她身上所發出的淡淡女兒香，心跳變得越來越快，越快便越緊張，越緊張，手便越抖...

從沒想過竟能與阿彩有如此親密的接觸。

今天果然沒來錯，就算以十集的數碼暴龍來交換也是值得的！

「鄭皓男...」阿彩突然叫我。

「吓！？」我沒有抬起頭，絕不能讓她看見我面紅耳熱的模樣。

「你...好熱啊？」她問。

「唔係啊。」我繼續扮作專注包紮。

她不語，但我卻瞄到她正在掩嘴偷笑。

皓男哥，往你英明一世啊...

然而，是次臨時被拉攏的急救課，並沒有為我的急救知識帶來任何增進。

提升的，反而是我對阿彩的情意。

＃＃＃＃＃＃

幾天後。

再過兩星期，便是校際歌唱比賽的舉行日子。

「你哼緊咩歌？」操場集會期間，站在身旁的阿彩問。

「陳奕迅，《大開眼戒》。」

阿彩亦隨即哼起歌來，我聽出那是光良的《童話》。

「童話？」我問。

「係啊。」她微笑說，喜悅彷彿是因為找到了我這個知音人：「你鍾意唱歌嗎？」

「無話鐘唔鍾意既...」

「你只需答鍾意定唔鍾意，成日講野都咁模稜兩可...」她一副沒我那麼好氣的樣子。

「咁鍾意囉。」

「有無諗過參加校際歌唱比賽？」

「無！」斬釘截鐵。

「淆底！？唔夠膽上台對住咁多人唱歌啊？」她的語氣極為挑釁。

「咩淆底啊！？我鄭皓男無野驚既！」在此承認，激將法對我非常管用，尤其使計的人是自己喜歡的女生。

「你以為自己係古惑仔，好有型啊！？」她撇了撇嘴：「超...扮哂野。」

「如果到嗰日我真係上台唱，咁點先？」以身相許給我吧。

「慳啲啦...」從未見過如此囂張又貌美的女生。

佛都有火。

「頂你個肺...我一陣就去報名。」我揪緊了褲頭：「賭啊！」

「賭咩？」

什麼也要賭一頓，是青蔥的一種象徵。

「賭功課，我上台唱歌既話，你就要日日借功課俾我抄。」

「咁咋...不如加碼？」

「好啊！」

「假如你入到三甲既話，我答應你任何一個要求。」

「殺你！」

「不過仲有一個條件。」

「咩條件，即管講！」

「你要唱我指定既歌。」

「咩歌咁把炮啊？」

「《童話》」

「頭先你哼嗰首？」

「嗯。」

「國語歌我好少唱喎…」

「唔敢唱？唔敢唱就唔好學人哂冷啦…皓男哥！」

這個女生，令我又愛又恨。

「Deal！」我的雙拳互擊了一下：「就咁話，我贏硬你！」

「鄭皓男，你做咩講粗口！？」這時，班主任剛好在我身邊經過。

我大惑不解：「吓！？我無講粗口喎，Miss！」瞥見旁邊的阿彩兀自偷笑。

「我頭先明明聽到你講左個粗口單字。」她義正詞嚴地說。

冤枉啊，剛才我那有說粗言穢語！？

想了想後，我大概理解了，他一定是誤將我所說的「Deal！」當作成她心中所想的那個單字粗口。

於是，我試圖解釋：「老師，我諗你誤會左喇，頭先我係講Deal，而唔係…」我向她作了個口形。

「混帳！」她被我氣得蹬了一下地：「集會期間可以傾計架咩？同我出去罰企！」

由於我經常在她的課堂中呼呼大睡，故她一直看我不順眼，無論怎樣解釋，今次是水洗也難清，於是我只好乖乖的站了到外面，成為眾人的笑柄。

途中，我回頭向阿彩作了個口形…

屌！

她立即回敬了兩個字的口形，想了想，我才意識到那兩個字竟然是…

柒頭。

混你的帳…歌唱比賽三甲之內嗎！？

我赢定了。

1.7

歌唱比賽當日。

「有請許家安同謝秀文同學...」司儀介紹著下一位參賽者：「佢地既參賽歌曲係《唯獨你是不可取替》」。

二人手牽著手上台，台下的人發出了一陣笑，我抬頭一看，也立昕噗嗤的一笑，那個「許志安」的外表蠻正常，但「鄭秀文」卻是個大胖妞...

愛情果然是盲目。

不妙...開始有點緊張，因為我即將要上台獻唱。

最後，當司儀喚起我名字的時候，我硬著頭皮上了台，並施盡渾身解數，將最真摯的情感融入歌曲之中，表現尚算滿意，絕對可稱得上為高音甜，中音準，低音勁。

縱使以前從未唱過《童話》這首歌，但我好歹是朋輩圈子裡被公認的K歌之王，只要是K歌，我便有信心能將它唱好。

呵！皇天不負有心人，頒獎的時候，裁判宣讀了我的名字...是實至名歸的季軍！

事後聽說，原來自己所得的分數與殿軍只是僅僅相差兩分。

呼...雖然是險勝，但總算贏了，我跟阿彩的輸賭。

＃＃＃＃＃＃

翌日早上，我特地提早回到了課室，然後將歌唱比賽季軍的獎狀放了到阿彩的抽屜裡。

我坐在空無一人的班房中，心想自己竟會有遺一貫作風，老早便起床然後回到學校...

到底是那來的衝勁！？

同學們陸續回到課室，當中包括阿彩。

「咦！？咩黎架？」阿彩發現抽屜內有乾坤。

「我擺落去架...」我雙手抱著後頭，一臉從容地道：「歌唱比賽，季軍！」

「你話係就係啊？上面都無寫你個名...」

「唔信咪去問下其他同學同老師，或者去查下囉，我真材實料光明正大，會怕你？」我昂首回應，一副老氣橫秋模樣。

阿彩不語，將手上的獎狀端詳了一番後，便半信半疑地將其還給了我。

下課鐘聲響起，她走過來跟我說：「輸賭嗰到，你有咩要求啊，即管講。」

我笑說：「暫時未諗到，放學前話你知。」

她兩邊嘴角雖是微微揚起，我看得出，那是心有不甘的笑容。

放學的時候，我輕輕拍了她的背包一下：「我屋企今晚無煮飯。」

她睥睨著我：「咁又點？」

「請我食個車(居)仔麵算啦。」

「哦，好啊。」她不經意地撥弄了一下自己的頭髮，立時又傳來了一陣叫我神魂癲倒的少女髮香。

就是這樣，我和阿彩便展開了第一次的單獨約會。

吃晚飯途中，我們一直聊不停，彷彿什麼話題也敵不過彼此的默契。

「點解屋企無飯食既？」阿彩問。

「老母無煮咪無飯食囉，你問啲問題咁好笑既。」我攪拌著面前那杯凍鴛鴦裡的冰塊。

點鴛鴦，並不是因為我喜歡它的味道，而是因為會飲鴛鴦的人看似比較有性格和不羈。

在自己心儀的女孩面前，當然要展現浪子的一面。

「點解你講野成日都係咁樣樣既！？」她說。

「點樣樣！？」

「譬如...」她咬著飲管：「我問你一個問題，你只需要答Yes或者No，但你就偏偏轉彎抹角，講野唔得直接，有時又講埋哂啲廢話...總之感覺就好扮型啦。」

「型呢啲野天生架喎，我都唔想。」我聳聳肩。

「不過你比起班上既其他男同學，都算係咁架喇。」她若有所思。

這算是對我的讚美嗎？

「係呢...」我嚥了嚥乾涸的喉嚨，準備提問一個比較深入的問題：「你以前讀嗰間學校，係咪都係咁多人鍾意你？」

她先是怔住，然後嫣然一笑：「你問黎做咩？」

「無...我見你喺呢度咁受歡迎，想睇下你之前係咪都係一樣係咁咋嘛...」四目交投太久了，我望出了窗外，想要分散一下注意力。

「係啊。」

多一個情敵，便添一分壓力，其實我也會感到自卑...

氣氛陷入了沉默，為免表現得不自然，於是我哼起歌來。

「大開眼戒？」她問。

「犀利喎，一聽就聽得出。」驚破壞氣氛，誰都不知我心底有多暗。

「其實...你係咪鍾意我？」她突然這樣問。

對方突然採取快攻，我一時來不及反應，故一直在支支吾吾，說不出話來。

「Yes or No 既問題黎咋喎。」她直視我雙眼，彷彿下一秒便要從我眼中看穿些什麼一樣。

我吸了一口氣，說：「係。」答案大概似剃刀鋒利。

她沒有再講話，只是歪頭笑了笑...

女性真的很難捉摸。

腎上腺素急速提升至頂點，我只好隨便找些話說：「不如去食糖水咯？」

「啱啱先食飽飯咋喎，咁快又食糖水？」她說。

「係啊...我同你地啲女人一樣，有兩個胃，一個係專用黎食甜品。」開始有點語無倫次。

「哦。」她掏出了錢包，想要結帳。

「呢餐都係等係我俾啦，一陣糖水先你請。」

「咁即係點？輸賭嗰度唔計數？」

「唔係，一陣糖水先你請啦，呢餐貴啲啊，所以等我俾。」要chok，便要chok到底。

「你真係一個怪人黎。」

對，我也覺得自己很怪，特別是今晚，面對著你的時候。

若你喜歡怪人，其實我很美。

.....

吃過晚飯和甜品後，我和阿彩一起來到了海旁散步。

二人並肩踱著步，迎著海風，卻沒有慣常那悠然放鬆的感覺，此刻只有拘謹。

沿途上，一對對年輕的戀人出現於眼前，有的坐在石壆上互相依偎看海，有的正在牽手漫步，卿卿我我...

海旁果真是一個談情聖地。

「啊！」阿彩突然驚叫。

「咩事！？」我被她嚇了一跳。

「雀啊～！」她躲了到我身後，指著站立於前方地上的一隻可愛小麻雀。

「隻雀...」我看不出那隻麻雀有何令人生駭之處：「有咩問題？」

「我好驚麻雀架...」

不是吧！？女生害怕蟑螂，壁虎，蛇蟲鼠蟻也屬正常，可是，我從未聽過有人會怕麻雀耶...

「麻雀咁得意，有咩好怕？」簡直是笑料一則。

「我...唔知啊。」她看似是真的很害怕。

「其實佢仲驚過你啦，你未行到過去，佢都已經飛走左，咁點解仲要驚？」

「我都話唔知咯...」

「通街都係麻雀喎，咁你咪...」

她不斷輕拍著我的背：「你講咁多做咩者！快啲幫我趕走佢啦！」

我感到無奈，唯有上前將那隻可憐的麻雀嚇退...

腳只是輕輕一踏，它便一下子振翅飛走了。

害怕麻雀嘛...？那身上的那些雀...她又會害怕嗎？

嘿...這麼浪漫的氛圍，還是別心邪了。

沿途上，我偶爾抬頭仰望高懸於夜空中的銀月，偶爾眺望彼岸的景色，還有...窺視那張令我朝思暮想的側臉。

「你有咩理想？」阿彩打破了沉默。

「唔...」我拼命地想，卻想不出：「無乜喎。」

「點會無，每個人都一定有自己鍾意做既事。」

「咁啊...唱歌囉，我都幾鍾意唱歌既。」

「咁有無幻想過第時自己會做歌星？」

「無啊，我咁平凡，邊夠班！？」

「嗯...」阿彩點了點頭，其視線一直沒有離開過地上。

「咁你又鍾意做啲咩？」我問。反客為主，是為了避免氣氛陷入死寂。

「我鍾意畫畫。」多麼有氣派的興趣，完全將我比下去。

「即係第時諗住做畫家喇喎？」打蛇隨棍上，令話題得以延伸，書是這樣教的。

「咁又唔係喎，我想做幼稚園老師。」幼稚園老師！？想不到她比我更chok。

她又說：「如果有機會既，第時我想開間畫廊教吓啲小朋友畫畫。」

不行了...我快不行了，她到底是不是一個誤墮凡間的天使！？

這時，
一位於海旁緩步跑的大叔正迎面奔來，我清楚望見，他被自己那條鬆脫了的鞋帶絆倒，更差點往前扒下...

「啊！」阿彩的身體他被猛撞了一下，令失足的她整個人撲向了我...

以前我並不相信天意這回事，現在卻信了...

一切一切，不是偶然的事，而是命中註定。

她註定要成為轉校生，註定要插入我就讀的那一班。

註定我們是這麼投契，性格互相牽引。

註定我贏得歌唱比賽的季軍，和她的歡心。

註定我們今晚會出現在這裡，並遇上了這個身手笨拙的跑者。

註定於今晚，那條心懷不軌的鞋帶，間接令兩片毫無防備的唇相互接上。

連形容詞都好像用錯了，可能是情緒太激昂，恩緒太繚亂了...

戀愛火花擦出的瞬間，我察見跑者那條鬆脫了的鞋帶，與月老的姻緣線一樣，都是紅色的。

我和阿彩的戀愛故事，便是這樣開始。

2.1

成為燈靈後的第一天，我沒有離開過醫院半步，一整天都是徘徊於自己和阿彩的病房之間。

從來只有照鏡時才會看到自己的模樣，現在卻以第三視角來觀察自己，感覺相當奇怪。仔細觀察一下，才發現原來自己那張沒有笑容的臉是那麼欠揍，難怪以前阿彩總是說我板著口臉時的樣子非常難看，叫我多一點微笑。

哥和媽早已回家，黃昏的時候，阿彩的雙親也到來了醫院探望我倆。

那頭信奉佛教的鬆獅狗原來也挺有我心，竟為我拜神求籤，還站在病房外唸唸有詞，說什麼保祐自己的女婿快一點醒來。

時間過得很慢，太陽終於下山了，往常的這個時候，才是加班的正式開始。

人真是矛盾，工作忙得透不過氣的時候，會希望能脫離現實一下，現在脫離現實世界，成為鬼魂了，卻又很想快一點回到那個如煉獄般的殘酷人間...

或者，人生本來就是充滿諷刺。

整天待在醫院，發現到來這裡的人大多都是哭哭啼啼的，除了醫生和護士，基本上我沒見過其他人開懷地笑過...

也對，出現在這種地方，不是自己病了，便是自己認識的人生了病，而生病絕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待在阿彩身旁的時候，我憶起了我倆之間的一些往事，想著想著，有時候會像打瞌睡般，意識逐漸變得模糊，然後闖進了回憶的最深處，將一些凌亂的片段重組並進行播放，感覺非常真實，如同真人上演...

待清醒過來的時候，才發覺原來時候已經不早。

就是這樣，我記起了很多往事....

醒來...在醫院裡散散步...然後又回到病房，腦海中播起一段段青澀的小電影。

漫漫長夜，就是以此來打發破曉前的混沌時光。

很快，太陽再次升起。

.....

我睜開雙眼，發現窗簾縫間滲著一絲絲的日光，第二天終於來到了。

我伸了個懶腰，正打算站起來鬆鬆筋骨的時候，忽然感到室內有股教人不戰而慄的陰寒，我窺伺了一下身後，竟瞧到角落處有個龐大的黑影，黑影更如同蝙蝠般倒立了於天花板...

「哇！」我被嚇得整個人彈起。

「哇！」黑影也驚叫了一聲，然後摔倒了在地上。

黑影的主人正是阿飛。

「你無啦啦做咩大叫！？」阿飛狼狽地爬了起來。

「咁你無啦啦做乜匿喺我後面？」

「我見你好似沉思緊咁，唔想打擾你，咪諗住喺一二邊等囉！」

「咁你可以坐喺啲當眼既地方，同埋...都唔使一定要倒吊架！？」

「我驚你一打開眼就見到我會嚇親呀嘛...」

「我而家咪一樣俾你嚇親！？」

「算...我地唔好再作無謂既爭論。」阿飛以橫臥的姿勢在房間裡飄來飄去：「今日我會示範俾你睇點樣收集靈燈，不過開始之前，我要先教識你如何使用法力。」

「法力！？」怎麼感覺有點像打電玩遊戲，現在是新手操作教學嗎？

「無錯，我地係鬼黎架嘛，鬼當然有法力，啲鬼片都係咁架。」

「.....」也對。

「唔識運用法力既話，你既靈燈收集任務係絕對無法完成。」阿飛終於站回到地上。「跟我上黎天台。」

到達天台後，阿飛說：「你試吓飛黎睇下。」

「飛！？點飛啊！？」

「咪就咁飛囉，好似超人咁飛，有無睇過超人啊？」

「有...」假如不是親眼看過他所表現的各種特技，此刻我定會滿口髒言。

「咁你試吓。」他雙手環抱胸前。

我隨便在原地跳了幾下，說：「咁啊？」

「記住，你而家已經唔係一個人，而係一隻鬼，一定要改變以往既思維方式。」阿飛不斷使出瞬間轉移，肉眼完全無法跟上，只見天台上彷彿多了數十個他的殘影：「一切無可能發生既事，喺我地呢個世界都有可能發生。首先，如果你想飛，就一定要相信你自己係可以飛！」

怎麼我總覺得有點像某齣電影的對白...回魂夜！？

「你講野咁虛無既...」面對著有點神經質的他，我有點無奈。

「哎...簡單啲講，其實係念力，當你個腦諗住嗰樣野，你就自自然然做到嗰樣野架喇。」

「哦。」我點頭，其實還是不明白。

「咁你再試吓。」

我不斷在原地跳躍，心想這樣子便能夠躍上半空，但始終不行。

「得個跳字係無用既，用你既念力！」阿飛雙腳離地，身體開始飄浮：「合埋眼，集中精神，幻想自己頭頂上有個竹蜻蜓啦，我第一次學飛嗰陣都係用呢個方法。」

於是我幻想自己是大雄，身旁的多啦A夢從百寶袋中給了我一個竹蜻蜓，我將它放在頭上，然後飛了起來....

我緩緩張開眼睛，發現自己的雙腳果然逐漸離地...

「真係得喎！」我既驚又喜。

「好！然後再用念力控制飛行。」

感覺就像初次學習踏單車和蹓冰時，練習平衡力一樣，這沒難度，自身平衡力一向很好，加上我開始體會到他口中的念力，只要加以控制便可。

很快，我便學懂了如何在半空中自由飛行，雖然飄浮中的身軀經常搖擺不定。

回到地面後，阿飛又說：「學識飛之後，第二步就係收集靈燈。」他掏出了靈冊，並將其翻轉：「介紹一下先，靈冊既背面有個類似指南針既物體，我地稱呢樣野為『測靈儀』...」

我也從褲袋拿出了自己的那本靈冊，發現那個什麼指靈針的外觀並無什麼特別，只有一根搖搖晃晃的綠針，與一個普通的羅盤無異。

「嘩...個指南針係內置架喎，乜鬼既世界都咁先進架咩！？」我端詳著這手上的新科技。

阿飛睥睨著我，露出了厭惡的神情：「佢既用途，係話俾我地知下一盞可被收集既靈燈既所在地。」

「只要跟足佢既指示去做就得？」

「咁又唔一定要跟足，佢只不過係一個指引黎者，只要係有人死既地方，就代表有靈燈可以收集...」

「哦。」

「跟我黎啦。」

接著，我跟隨他在烈日下的城市上空飛翔，從幾百呎高空望向地面時，產生了強烈的離心力，更有種難以言喻的恐怖。

「咦！有發現！」騰空的阿飛突然加速，我只好跟隨。

然後，我們來到了某大廈的天台上。

「咦！？」我發現有一位身穿校服的男生，看上去大概只有十五左右。

他在幹什麼？我心想，這種時候，他應該在學校裡上課吧。

「睇實喇，呢個細路準備要跳樓喇。」阿飛摩拳擦掌，興奮得像是發現了寶藏一樣。

自殺！？不是吧！？

「佢頭上嗰盞，就係你今日要收集既第一盞靈燈。」他突然又變得嚴肅了起來。

「哦...」我傻兮兮的點了點頭。心中閃過了一絲興奮，因為我即將可以開始執行任務，同時，亦有種說不出的忐忑和難過...

男孩從背包裡取出了一張寫滿了字的草紙，他一邊看，一邊流淚...

我猜，那應該是一封遺書。

他把遺書看了一遍後，便將其收回到放了在地上的背包內，然後動身爬到了天台的石牆上...

只要再走前一步，他便會由三十幾樓的天台直墮向地面，最後粉身碎骨而死...

「我地都準備喇。」阿飛將我拉到了石牆上。

我沒有考究他此舉的用意，因為思緒漸漸變得凌亂，望著眼前這位尋死的小男孩，我快要哭出來了...

為何要自尋短見！？想一下你的爸媽將會是何等傷心！

真的很想勸止這位男孩，但，在他的眼中，我只是一團無聲的空氣。

「你睇清楚喇，收集靈燈既方法。」阿飛。

男孩右腳踏前了一步...

落空...

身體傾斜，繼而急速墮下...

我流淚了，根本沒有誰可以拯救這位小男孩...

「GO！」阿飛拉著我的手臂，與那位男孩同一時間衝了下去...不，是跳了下去。

「哇啊～！」我一邊哭，一邊在驚叫...

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跳樓。

視線一直離不開身旁那位男孩，急墮中的他害怕得一直緊閉著眼。

男孩頭上的綠色火焰不斷在晃，且逐漸變小，看似快要燒完的時候，火光變成了與一般燭光無異的鵝黃色...

「留心睇住！」說罷，阿飛往男孩的頭上輕輕吹了一下...

呼！

火焰被吹熄，生命之火消失，男孩的生命正式結束。

接著，阿飛抓著了我的手，引導我握向男孩頭上那盞灰銀色的靈燈，然後輕輕旋扭了一下...

「咔嚓！」靈燈頓時化作了點點只會在童話故事裡出現的銀色碎光。

閃爍的銀光，連同我的淚光，飛舞於半空中...

「瞬間轉移！」阿飛大喊了一聲。

我再次墮進了那條白色的時光隧道，依稀，我清楚聽見了一聲龐然巨響..．

「砰！！！」男孩墮地的聲音。

整個過程，只是電光火石的一剎那。

.....

「嗄...嗄...嗄...」我跪了在天台的地上，邊哭邊急喘著氣。剛才所發生的一切，一時間未能消化，也完全無法接受。

「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死亡，係咁架喇...」阿飛拍了拍我的手臂說：「係需要啲時間去適應。」

難道每收集一盞靈燈，便要親眼看著一個人死去嗎？

太難受了...這簡直就是折磨。

「你要做既野，主要就係好似頭先咁樣，喺靈火處於完全熄滅既狀態既時候，用手輕輕將靈燈一擰，非常簡單既動作。」

阿飛若無其事，我卻仍然哭個不停。

「你可以睇下自己本靈冊...」阿飛將我的靈冊從褲袋中掏出，然後翻開了第一頁，並放到了我面前：

「第一欄嗰到，就係啱啱個男仔既名字，同埋死亡日期...」

我看了看，原來那位男孩的名字叫李旭健。

阿飛說，靈燈只是靈魂的載體，當一個人離世，靈火燃盡，其靈魂會傳遞至所屬的地方，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獄，視乎命運的安排。當靈魂離開了軀殼，即肉身，便再沒有任何意義，在世的人會將屍體埋葬或者火化，而作為燈靈的我們則須要收回死者頭上的靈燈，它化作銀光後，便將會再次出現於下一個新生命的頭上，一直以此作為循環。

某程度上，靈燈就等於一只USB，靈魂只是一堆資料，舊的資料被刪除掉後，便會有新的資料被存放進去。換言之，每一盞靈燈均有機會被前人使用過，所謂的前世今生，什麼回憶起上一世的畫面，可能就是因為靈燈這個重置方法的緣故。

「.....」我一邊聆聽著，一邊調整自己的情緒。

「其實呢本的確係一本死亡筆記，因為出現喺裡面既名字，都一定係同死亡有關...其實今次係一個好好既示範，頭先我地跟埋個男仔一齊跳落去，係有原因...」

「！？」我的情緒開始穩定了點。

「如果剛才我唔喺佢墮樓既過程中吹熜佢頭上既靈火，佢會直接衝落地面，體驗粉身碎骨既滋味...」阿飛仰望天空，若有所思：「我咁樣做，係希望減輕死亡為佢所帶來既痛苦同恐懼...」

「.....」我大概明白他的意思。

「不過咁做係有條件，我地作為燈靈，係無能力左右一個人既生死，只有即將死亡既人，靈火變成最虛弱，即火焰變為黃色既時候，我地先有權決定佢既死亡時間...」阿飛頓了頓：「我講左咁多野，其實你明嗎？」

「嗯...」我點頭，擦拭了一下眼淚。

「哈...其實我已經喺佢臨落地既前一刻，用瞬間轉移將你送翻黎天台架喇，如果俾你見到個佢啲腦漿爆出黎同埋啲手腳斷哂嗰一幕，我諗你暈低都似。」

「親眼睇住一個人死，太殘忍喇，加上死狀咁恐怖...」我有點想吐，卻吐不出。

「其實你可以揀一啲安詳去世既公公婆婆作為收集對象既...」阿飛搔著頭說：「不過咁揀擇既話，過程會變得慢啲囉，你唔係想快啲醒翻咩？」

「想啊。」我大力點頭。

「咁咪係囉...香港地成日都有人跳樓自殺架，你敢去面對既話，對你完成任務會有好大幫助，所以無論場面有幾核突都好，你都要照去。」

「嗨！阿飛！」這時，天空中來傳來了另一把男聲：「教緊新人啊？」

那個男人滿臉鬍鬚，一把及肩的飄逸長髮，他頭上並沒有頂著靈燈，而且身體是飄浮著的...跟我們一

樣，都是鬼嗎！？

「係啊。」阿飛回應。

「等陣再講，去收埋盞燈先！」那個陌生男人說完後，便瞬間憑空消失。

「佢....佢係咩人？」我心感愕然。

「佢同我地一樣，都係燈靈。」

「原來燈靈唔剩止我地兩個！？」

「唔止架，所以我地其實係有競爭，因為大家既最終目標都係一樣，就係完成任務然後去投胎...不過你可以放心，話就話有競爭，但我地係行先到先得制度，邊個發現死者先，盞靈燈就係屬於邊個，基本上係唔會出現爭奪既情況，亦唔會有人夠膽搶，因為靈界一直都有個傳說，就係邊個去搶靈燈既話，投胎之後會變左做一枝電燈柱架！」阿飛說得七情上面，我總是覺得他是在吹牛。

「等等先...你頭先係咪話...投胎！？」我問。

「啊！係，可能你唔知，其實你既情況係有啲特殊，我同頭先你見到個人一樣，都係一隻鬼，但你其實只係半人半鬼，因為我見到你頭頂上面仲有團綠色既火焰喺度。」

「吓！？」我伸手到頭上摸了摸，除了頭髮，沒有摸到其他東西。

「其實我喺五年前就已經死左架喇，下一步就只有投胎，但你就唔同，你仲有機會醒得翻，繼續做人...」

我聽得一愣一愣，而阿飛則繼續娓娓道來：「一個人死後成為燈靈，其實係有原因...」

另一把聲音忽然出現，是剛才那個陌生男人：「我地之所以成為燈靈，係因為我地生前都係用自殺既形式黎結束自己既生命。」

「嗯。」阿飛點頭。

陌生男人又說：「因為我地唔珍惜生命，所以死左之後就要服刑，成為燈靈，喺收集靈燈既過程中見盡世間上既生生死死，等我地反省，慚愧...呢個應該係上天對我地既懲罰。」

阿飛撫著下巴說：「無錯，一切都係神既旨意，如果燈靈係一個職業既話，某程度上，你而家只係Part time...」

「咁...我又唔係自殺，點解要懲罰我啊？」聽完後，我感到很不甘。

陌生男人：「既然你出現得喺呢度，背後實有原因既。」

「哈！東哥，你嗰五萬盞靈燈收集成點啊？」阿飛問，原來他叫東哥。

什麼！？五萬盞！？

「都係咁啦，長命功夫長命做。」他搔搔頭，表現得異常淡然和輕鬆。難道他不想早一點投胎做人嗎？

「慢慢跟阿飛學野啦，再見喇新仔！」說罷，東哥再次憑空消失。

「今日都差唔多喇，就教住咁多先，你繼續自己一個練習啦吓，我有野做要走先喇。」

「等陣！」

「嗖！」的一聲，阿飛也消失了。他總是這樣子，來無影去無蹤。

當下的心情有點複雜，沒有了阿飛的相伴，孤單感一直縈繞於心。

繼續自己一個執行任務嗎？

心裡的不安卻令我一直在躊躇，可能是剛才近距離見證別人慘死而留下了陰影，導致情緒崩潰的關係吧。

最後，我還是選擇回到醫院，來到了阿彩的病房，唯獨待在她身旁，我才重拾一點安全感。

或者，我仍未能接受眼前所發生的一切，包括自己的處境，什麼靈燈靈火投胎之類的科幻情節...

若然這只是個夢，能否快一點讓我醒來？

靈燈數量：1盞

2.2

晚上。

這一整天，我沒有離開過阿彩的病房半步，只有呆坐，聽著時鐘的刻動聲，和阿彩那微弱的呼吸聲。有時會莫名奇妙地哭起上來，有時又會因為想起某些甜蜜往事而會心微笑，像是個患有思覺失調的瘋者。

直至天色開始入黑，心情才開始慢慢平伏過來。

距離交通意外發生當日，數數手指，我和阿彩已昏迷了接近三天。今天有不少舊時的中學和大學同學前來探望阿彩，更買來了多束鮮花和寫下了祝福語句慰問卡，希望她能夠快一點醒來。

過了今晚十二時，我們在一起的日子便正式踏入第十四個年頭。假如沒有遇上這場交通意外，或許我已於日本的某個角落當眾跪下，向她獻上了求婚戒指...

不知道害怕群眾壓力的她會有何反應呢？一定預料不到自己那位慵懶得很的男友竟會使出殺手鐧吧，當場感動灑淚必定難免。

想深一層，我好像一直也沒送給過她什麼特別名貴的東西，什麼紀念日大時大節的，一向都是平平淡淡地過...

我閉上了眼，思憶再次如幻燈片般播起...

當時的我們，是大學二年級生...

＃＃＃＃＃＃

拍拖六周年紀念當日，下午五點正。

「我落左堂喇，一陣我地去邊度慶祝啊？」阿彩撥了電話給我。

「嘻嘻...秘密，陣間去到你咪知。」

「神神秘秘咁...咁我喺邊度等你啊？」

「喺中環地鐵站C出口等。」

「咁好啦，一陣見。」

.....

中環地鐵站。

阿彩比我更早到達，她今天一身淺藍色長裙打扮，洋溢著附有藝術味道的優雅氣質，配襯一對白色的休閒波鞋，立時徒添一份清純的陽光少女味...

在我眼裡，她幾近是完美。

「等左好耐？」我從後擁抱著她，輕吻了她的臉一下。

「原來係你啊...嚇死...」她被我突如其來的偷襲嚇了一跳。

「去食飯咯？」我說。

「嗯！」甜絲絲的微笑。

然後，我們來到了中環某間非常出名的日式料理餐廳，現場正在排隊的人很多，擠得水泄不通。

「唔該，兩位。」我跟餐廳門口負責接待客人的男職員說。

「請問先生有無訂台呢？」

「無。」

「咁麻煩先生到後面排一排隊。」

「吓！？唔係呀嘛？條隊咁長，要等幾耐先入得去？」

「兩位既話...」男職員翻了翻桌上的候位資料：「大概兩個鐘。」

我目瞪口呆，完全失了預算。

.....

「原來你咁神秘，就係想帶我黎食呢間？」離開了後，阿彩問。

「係啊...」我彷如一頭威武盡失的雄獅。「見你之前話想食日本野嘛。」

「你唔知呢間野好多人食架咩？」她取笑我說：「你唔係諗住walk in入去有位坐嘛？」

「我無諗過咁早都會有咁多人排隊...」

「唔緊要啦，食第二間囉！」她挽著我的手臂：「頭先嗰間咁貴，其實平平地食回轉壽司都得啦。」

「真係！？你唔介意？」

「點解會介意！？」

「今日紀念日喎，回轉壽司平時都成日食...」我搔著頭，感到有點不好意思：「特別日子諗住食特別啲既野嘛。」

「有咩所謂喎，其實之前情人節嗰時都同你講過，唔使特登帶我去食啲咩好野，亦都唔使買啲咩貴野

送俾我...普普通通咁過就得架喇。」她收起了笑臉。

一直害怕自己的付出不夠多，日後她或許會將我嫌棄。

「我唔想待薄你嘛，以前讀書嗰陣柴娃娃，未有搵錢能力就話者...但係而家我地都...」我說。

她打斷了我：「乜愛情係用物質既野去衡量架咩？」

「.....」很多人都是這樣認為。

「定係你覺得我係港女？有公主病？」

「當然唔係啦！」阿彩當然不是港女，她一向知慳識儉，衣食方面不特別講究，絕少無理取鬧，不追求名牌...等等，優點多不勝數。

「咁咪係囉。」

「咁...我見身邊朋友啲女朋友會介懷...」

「你點可以拎我黎其他人比較！？」她雙手撐著腰，鼓起腮子：「我就係我！人地就係人地！」

假如再頂上一個光環的話，她便是真正的天使。

「係喇係喇...」我用手指戳了她的臉一下，兩邊漲漲的臉頓時洩氣：「咁我地去食回轉壽司啦，我知道前面有一間。」

於是，我們又往前走了幾個街口，到達的時候，竟發現那間壽司店關上了大閘，我上前查看了一下貼於閘上的告示，原來這間店已於兩天前因租約期滿而結束了營業。

「唔係咁黑仔吓話？唔通真係連個天都唔鍾意我？」我開始感到有點沮喪。

「哈！我係咪要好似廣告咁，應翻你一句：天無絕人之路？」她笑說。

「哎...呢度附近好似無其他回轉壽司既鋪頭喇...」我感到苦惱。

「我知道仲有一間，帶你去啊！」她雀躍非常，彷彿因為相繼出現的不如意事而感到興奮。

接著，我們一同乘搭電車...題外話，我總覺得情侶們一起坐電車是挺甜蜜的。它雖行駛得慢，但為戀人們製造了一個獨特的相處空間；它雖沒有空調和有點擠迫，卻因此提醒了我，自己的女朋友並不是嬌生慣養。

電車，是港島區的恩物，為戀愛締造了浪漫。

到站了，我下車時竟忘了付車費，阿彩於是付了兩人份的錢。下車後，她領著我來到了一間我從未到過，而且是新開張的回轉壽司店，門口的廣告牌寫著：「全場八蚊碟！」

進了店，坐好後，阿彩為我擺放好了豉油碟和筷子，而我則負責泡綠茶，她愛喝濃一點，於是我為她

放了兩個茶包。

一切準備妥後，我們便開動了。

「嘩唔係啊！？八蚊碟仲有海膽食！？會唔會食死人架？」然後我從輸送帶上取了兩碟賣相挺不錯的海膽壽司。

「緊係唔會啦，呢間野喺台灣好出名架。」阿彩說。「我想食玉子壽司！」

三碟玉子壽司正於不遠處的輸送帶上，怎料，與我們相隔了一個座位的一名小胖子竟一次過將那三碟快要到手的玉子壽司全數拿下。

我一臉無奈，而阿彩則聳聳肩，笑了笑。

先忍一忍！

「係飛魚子壽司啊！」阿彩發現壽司師傅將剛弄好的飛魚子壽司放了到輸送帶上。

快來到我面前了，快來到面前了...

媽的！那個小胖子又給我搶了。

「我頂！又俾人截左糊！」我雙手抱頭，一臉懊喪。

「哈哈！我地再等下！」阿彩掩嘴笑說。

如是者，不知道是地獄燈神今天看中了我，還是那個小胖子有意與我們作對，所有阿彩喜歡吃的壽司，都被他一一先行取走。

阿彩嘟起了嘴，而我則雙眼冒火。

「都唔知條死肥仔係咪有心玩野！」我壓低了音量：「食咁多壽司...唔怪得佢肥到成隻豬咁，如果黎緊嗰碟蟹柳壽司都俾佢攞埋，我唔屌鑊佢我唔姓鄭....」

「唔緊要啦，叫侍應幫我地落單囉，一樣者。」

果然！蟹柳壽司也被他挾走了。

我放下筷子，大力地擊拍了桌子一下，並大聲說：「好喇喎，死肥仔！」目光並沒有對著任何人。

附近的人面面相覷，望望我，又望望在場的唯一一名胖子，而當事人則怔了怔，成了被罵的靶子也懵然不知。

「算啦算啦！好小事者。」阿彩輕扯著我的衣角，細聲地道：「佢又唔係特登既...」

洩了心中的不忿，心情頓時暢快了不少。

我們結帳的時候，那個仍然在吃個不停的小胖子回頭望望我，我立即向他作了個鬼臉，更豎起了中指。

最後，阿彩提議一起乘電車回家。如此簡單的要求，沒有拒絕的理由吧？

無論任何事，只要是她想要做的，我也定會相伴和給予支持。只要是能力範圍之內的，我定會盡量滿足。

當時的我，確是如此認為。

2.3

醫院，阿彩的病房裡。

已經很多個小時沒有進食和睡覺了，卻竟然一點感覺也沒有。

當腦海中的往事播放完畢，醒來過後，納悶的感覺再次湧現於心頭...

想起也覺好笑，以前總覺得廿四小時也不夠用，現在卻有種度日如年的感覺，很想時間能快一點過去。

已經來到凌晨時分了，今日只收集了一盞靈燈...

如此萎靡不振，到底所為何事？

不想快點醒來嗎？當然想，但...就是有種說不出的懊喪，也許是因為阿彩仍然昏迷不醒的緣故吧。

假如我甦醒過後，阿彩卻仍然昏迷不醒，那怎麼辦？假如阿彩醒不過來，那我的人生還有意義嗎？

原來，於我的心目中，她是佔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嗎...為何以前沒有察覺？

一直以來，她的存在和相伴彷彿都是理所當然...她跟了我已經十四年了，作為女朋友，絕對是無可挑剔，相反地，需要遷就和包容的人其實一直都是自己...

為何還喜歡我...我這種無賴，是話你蠢還是很偉大？

「呼啊...」我沮喪地嘆氣了一聲，然後走到位於醫院底層的急症室。

醫護人員從救護車中抬出病床，床上躺著了一位老伯，他雙眼反白，面容扭曲，口吐白沫，全身抽搐，狀甚辛苦，頭頂上的靈火漸漸由盛轉弱。醫生和護士們立即為他進行搶救，我只好站在白色的布簾外，生怕透明的自己會妨礙他們工作。

過了幾分鐘，護士打開了布簾，木無表情的醫生跟身旁的護士說：「通知佢家屬黎見佢最後一面啦。」這時，我看見伯伯的頭已被白布蓋上，頭上的靈燈已失卻了靈火。

靈火燃盡，意味著撒手人寰。

雖然老伯與我無親無故，可是人有惻隱之心，望見一個人在自己面前死去，難免會感到一點點傷感。我掏出了靈冊，並走到了病床旁邊，手輕輕握著老伯頭上的靈燈，然後旋扭了一下。

「咔嚓！」

靈燈頓時化作了點點星光，並飄揚於病房半空，籠罩著整個房間，最後如煙花的火屑般緩緩落下...

悲涼中帶點夢幻，作為對老伯最後的祝福，相信最好不過。

我打開了手中靈冊，老伯的名字叫陳振華，享年八十三歲。

安息吧，一路好走。

這是我所收集的第二盞靈燈。

這一晚，我照舊逗留於醫院內，漫漫長夜，獨個兒坐在急症室大堂的椅上，看著醫生護士一整晚忙個不停，看著神色哀傷的家屬前來見某人的最後一面，看著面無血色的病者半夜三更前來看症...

而我，則看著牆上大鐘的時間一分一秒地逝去，偶爾前去收集一下急症室內那些搶救失敗的人頭上的靈燈。

經過這一夜，靈冊上的名字，總共多了二十多個。

太陽升起，新的一天即將來臨，看著黎明逐漸將黑夜驅走，心中竟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安然。

假如陽光象徵著大地的希望，阿彩便是我生命的精神支柱。

返回阿彩病房的途中，身後突然出現了一把熟悉的男聲：「嗨！」是阿飛。

「今次無嚇親你啦！？」

「無...」我若有所思。

「有心事？」他照舊一副嘻皮笑臉的模樣。

「唔係啊...」我深呼吸了一下，抖擻精神。「我要上去睇睇我女朋友啊。」

「好啊。」

然後，阿飛跟隨我一起來到了阿彩的病房。

進門後，晴天霹靂的感覺...

阿彩...終於都醒過來了！

「你終於都醒喇！？」我開心得幾乎要流淚，而她當然是看不見和聽不到我。

阿彩輕搥著自己的額，眼睛如初生嬰兒般半張合，神智像是還未完全清醒。

「我女朋友醒翻喇！」我回頭跟阿飛說，現在他是唯一一個能夠跟自己分享喜悅的人。

「咁咪好囉。」阿飛笑了一下。

「我去叫醫生先...」

「點叫？佢地都睇你唔到。」

我高興得忘記了自己的身份。

阿飛繼續說：「等吓啦，護士應該就快巡房架喇。」

果然，過了一會，護士進來了，她發現阿彩的醒來後，便立即前去召醫生，醫生來到後，立即為她作了些基本的檢查。

平躺於床上的阿彩氣若遊絲地說：「呢度...係醫院？」

「係啊。」醫生舉起了單手，並伸出了三隻手指：「呢度有幾多指手指？」

倒吊著的阿飛插口：「五隻囉。」

阿彩：「三隻。」假如她答五隻便慘了，肯定被醫生判定為神經質。

醫生又問：「你記唔記得自己叫咩名？」

「我叫...梁美彩。」

「知唔知自己咩事入黎醫院？」

阿彩一臉惘然地搖了搖頭。

「咁你記唔記得自己失去知覺之前，係做緊啲咩？」

「唔記得...」阿彩苦思著。

「唔緊要，唔好勉強...」醫生跟護士打了一下眼色：「你休息吓先，等陣我會再同你做個詳細啲既檢查。」說罷，他們便離開了病房，於是我也跟著出去。

「病人個腦曾經受過輕微既震盪，雖然而家已經醒翻，思路方面睇落亦清晰，但就可能出現左短暫既失憶。」醫生一邊說一邊翻閱著阿彩的病歷報告。「通知佢屋企人，話俾佢地知梁小姐已經醒翻。」

「係！」護士唯唯諾諾的點了點頭。

一個多小時後，鬆獅...阿彩的媽媽來到了。

「阿女～你終於都醒喇？」未來岳母表現激動。

阿彩卻沒有太大反應，反而面露疑惑。

「你見點啊？」未來岳母握住了阿彩的手。

「你係...？」阿彩狐疑。

「吓！？」未來岳母顯得有點慌張：「阿女你唔好嚇我啊...我係媽咪啊！」

「我係你個女！？」阿彩緊皺著眉，像是感到十分頭痛：「點解我會入左醫院？」

「你同阿男坐巴士去機場既途中，遇到交通意外呀嘛...」

阿彩一臉困惑：「阿男...係邊個？」

我是誰！？我是你的男朋友啊！

這時，醫生和我媽也一同進來了病房。

媽高興道：「阿彩你醒翻喇，真係太好囉！」

阿彩又是一臉惘然：「你又係...？」

「佢係阿男既媽咪...」未來岳母憂心不已：「你無事啊嘛！？點解你好似唔記得哂啲野咁既！？」

醫生為阿彩作了進一步的檢查後，說：「兩位方唔方便出去傾兩句？」

然後，三人一起到了外面。

醫生解釋：「以目前既情況睇，梁小姐既身體並無大礙，但由於腦部曾經受創既關係，部分腦神經細胞可能遭受到破壞，導致記憶既整合功能暫時無法正常運作，所以出現左局部性失憶...簡單啲講，梁小姐而家可能失去某部分原有既記憶，如你地頭先所見，佢仍然知道自己係邊個，但就忘記左你地兩位...至於梁小姐失去邊部分既記憶，就要作為身邊人既你地去探究一下。」

「吓...咁我個女會唔會永遠都係咁架？」未來岳母。

「世事無絕對，過往有唔少病人都曾經患上過局部性失憶，但最後都能夠記得翻哂所有野...當然都有失敗既例子。」醫生一臉從容。。

「咁佢幾時先會恢復翻失去左既記憶？」媽問。

醫生說：「呢點我答你唔到，因人而異，有啲病人要過好多年先恢復翻小小記憶，但有啲病人喺醒翻後無幾耐就完全好翻哂...其實家屬係擔當住一個非常重要既角色，撇除藥物，就只有你地先可以幫助到病人。病人出院之後，可以嘗試俾佢接觸翻一啲佢以前接觸開既野，藉此刺激一下佢既大腦，等佢可以盡快恢復原有既記憶。」

「唉...點解會搞成咁架...阿男唔知幾時先醒，阿彩而家醒翻喇，但係就失左憶...」未來岳母痛心得哭起上來。。

這時，體內彷彿有股澎湃的力量運行於全身。

「阿飛，幫我！」我握緊了拳頭。

「嗯！？」

「我要盡快收集晒呢二千盞靈燈，令自己快啲醒翻，等佢地唔使日日替我擔心。同埋阿彩出事嗰刻，佢係同我起埋一齊，加上我地一齊左咁耐...話唔定我先係令佢恢復記憶既關鍵！」我激動地說。

「哈！好啊！有魄力係一件好事！」阿飛解除倒吊狀態，站著說：「咁你想我點幫你？」

「有關收集靈燈既事，一次過講晒俾我知！」

「好！」

然後，我們又來到了天台。

「點樣先可以用最快既速度收集靈燈？」我問。

「其實每日最多人死既地方就係醫院，喺醫院守株待兔其實係一個唔錯既方法。」

「我都知，但係...」醫院裡死的人還是不夠...這句話，看似有點冷血和不人道，很難開口。

阿飛閃到了我身後，笑說：「但係覺得唔夠呢？」

「係...」我感到慚愧，彷彿要以別人的死來換取自己的重生。

「哈！唔使內疚喎，你只係負責收集靈燈，每個人都有佢自身既命運，啲人死又唔關你事既。」

「嗯。」我微點頭，好像釋懷了一點。

「根據測靈儀既指示去做啦，不過...想提高效率既話，就一定學識『瞬間轉移』先。」

「咁請你而家教我。」我表現得異常認真。

「用念力。」他用雙指按著自己的額側：「諗住你想去既地方，但呢個地方一定要係你曾經到過既地方。」

我模仿著他的姿勢：「個姿勢係咪咁？」

他不語，只是掩著咀笑。

「係咪要加埋大叫口號？」

「其實兩樣都唔使，哈哈！」

「咁點解你次次都...」

「嘻...你唔覺擺Post加嗌埋出黎，成件事即刻變得有台型啲咩？」

「.....」我感到無奈。

「咪咁啦，做鬼悶呀嘛...苦中作樂既野，你唔會明架喇。」

「……」可能吧。

「講翻正經野先...你一定睇過龍珠啦？」

「有啊。」

「幻想自己係孫悟空，腦入面諗住自己想去既地方，然後運用念力...」

我閉上眼，幻想著自己一身橙色的戰鬥服，下一刻便要瞬間閃到...

自己的家裡。

嗖！

身體感覺到了一下輕微的震盪。

睜開眼的時候，發現眼前的地方正是自己家的房間，一下子便成功使出小時候那夢寐以求，且現實中無法做到的神奇技倆，此刻富有滿足和成功感。

「你間房都幾亂架喎...」阿飛突然出現於我身後：「仲成檯鹹碟添，唔怕屋企人見到架咩？」

「哇！」我被嚇了一跳：「你點解會喺度架？」

「點解我唔可以喺度？」

「呢度...係私人地方黎啊嘛，你點可以隨便入黎架！？」

「車！我鬼知你會閃去自己屋企架咩...不過睇唔出你學野都幾快架喎。」

「使乜講！但係...你唔係話『瞬間轉移』所去既地方要係自己曾經到過既地方咩？」

「係啊，無錯。」

「你都未黎過我屋企，點解你可以出現喺呢度？」

「我頭先用嗰招叫『眾裡尋他千百度』...」阿飛擺著手，晃著頭，語氣和動作像是個正在吟詩的詩人。

其實，有必要改一個這麼樣的名字嘛...

「順便教埋你喇，同樣都係用念力，諗住你想搵既人，然後配合埋『瞬間轉移』將自己傳送過去呢個人身邊。」

「咁複雜既...」

「用呢招都係有一個條件，就係呢個人一定要係自己親眼見過。」

我想著阿彩，然後運用念力...

神奇的事發生了，腦海中竟呈現了一個第三人稱畫面，當中有點模糊，但我認得，畫面中的人正是阿彩，位置是醫院的病房裡。

嗖！

感覺很爽！彷彿變成了科幻電影中那些能夠超越時空的男主角一樣！

鏡頭又轉回到了醫院。

「太神奇喇！」我不敢置信。

「果然係青出於藍，你真係好有做鬼既潛質。」阿飛又突然出現。

「我先至唔恨做啊！」

「哈！」

我望著阿彩：「阿彩，等我啊！我好快就可以醒翻架喇！」然後旋即閃到了醫院的天台上。

「我有個問題，你話燈靈唔止我地兩個，咁如果我唔小心跌左本靈冊，俾其他人執到咪大鑊？」

「好問題，孺子可教！哈哈哈！」阿飛發出了豪邁大笑，兩秒後，突然又回復正經：「首先，如果發生左一件咁既事，我建議你繼續留喺度做鬼。」

「.....？」什麼意思。

阿飛又說：「因為如果連咁重要既靈冊都可以整唔見，你真係唔死都無用。」

「.....」我擺出了一張狗屎臉。

「另外，靈冊係同我地既靈魂係互相綁定，只有靈冊本身既持有者先可以使用...換言之，就算其他人執到你本野都係無用...你打過機應該都知架？有啲裝備一著左上身，就永遠都只係會屬於自己，俾唔到人。」

有道理。

「不過有一個例外，但遲啲有機會先再解釋你知。」

「哦...」我點了點頭。

「加上，就算真係跌左都唔驚。」說罷，阿飛將自己的那本靈冊從天台拋了出去，靈冊直墮向地面。

「我吒！」阿飛手腕一轉，靈冊再次回到他手中，儼如變戲法。

「一切都係念力。」他雙手插進褲袋，正經八百地道：「只要念力夠強，無野做唔到啊真係。」他收起不正經的時候，竟流露出不經意的男子氣慨。

「當然，如果你話想將天空上面架飛機打落黎，我可以話俾你聽，咁係絕對無可能發生既事...哈哈！」他仰頭狂笑，頓了頓，又狂笑：「哈哈哈！」這種神經質立時令他霸氣全失。

「其實仲有招叫『攝魂術』，不過仲未可以教你住。」阿飛。

「個名咁Chok既，好似幾勁咁喎？」

「當然勁啦，我自創架，專喺危急關頭用架！」他輕掃了鼻頭一下，一臉自滿。

真不明白，為何阿飛能表現得如此輕鬆，做鬼真有那麼快樂嗎？

抑或是我的道行不夠高？

無所謂了，二千盞靈燈的搜集任務，正式開始。

靈燈數量： 26盞

3.1

短短一個早上，靈冊上的名字已增添至接近一百欄，總共見證了數十次死亡，有的在工場大火中被活活燒死，有的橫過馬路時被貨車輾過而死，有的被仇家追斬，身中十多刀而死...

全都是既恐怖又血腥的畫面。

「點啊你？慣唔慣？要唔要休息吓先？」於城市上空飛行中的時候，阿飛跟神情有點呆滯的我說。

「唔使...」我搖頭：「我要盡快搞掂呢鑊野。」

「係喇...點解咁耐以黎，都好似唔見其他燈靈咁既？同埋之前個東哥呢，佢去左邊？」我問。

「唔知喎...可能有自己野忙緊。」

「忙？忙啲咩？唔係應該無時無刻都留意住身邊有無人死架咩？」

「嘿...」阿飛笑而不語。過了一會，他又說：「東哥以前係個賭仔黎，賭到爭大耳窿成身債，最後走投無路，揀左跳樓自殺...其實東哥生前有個未婚妻架，呢件事唔單止連累左佢身邊人，仲為佢未婚妻帶來沉重打擊，最後搞到佢精神出現左問題...所以東哥一直都好內疚，成日都話自己雖然死左，但都要守護喺佢未婚妻身邊。」

「咁佢未婚妻又真係幾慘...」我能想像得到那種感受。

「件事發生喺好多年前架喇，佢未婚妻一早已經回復翻正常生活，後來仲識左個幾好既男人，而家已經係人妻，聽講最近好似懷緊第二胎添喇...」

「哦...」得到幸福，是值得高興的事。

「跟我黎啊，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然後，我跟隨阿飛來到了某屋苑的一個單位內，如此亂闖進別人的家，總覺得好像不太好...

「爸爸！你得未啊，快啲啦！我同媽咪搞掂喇！」屋內，一名小男孩在廳裡與奮地大叫大嚷著。

「得喇得喇...」廚房裡，正在將食物放進保鮮盒的男人回應：「你咩都唔使準備就當然快啦，去野餐好多野要帶架嘛。」他跟坐在沙發上的孕婦相視，然後一笑。

場面挺溫馨，全都看進了我們的眼裡，而微笑著的阿飛更是眼泛淚光。

「佢地係你屋企人？」我問。

「唔係...」他搖頭。

「咁點解你好似好感觸咁？」

「呢個男人姓許，以前係一個嫖賭飲吹樣樣齊既人...但因為一次命運既交錯而改變左佢一生...」

「哦...」

「仲記得東哥曾經講過，成為燈靈既人，都係因為生前自殺而死？」

「記得。」

「咁你想唔想知我係點死？」

接下來，阿飛跟我分享了他的故事...

＃＃＃＃＃＃

五年多前，聖誕節。

「寶兒，生日快樂啊！我到左你公司樓下喇。」電話裡的阿飛說。

寶兒是阿飛的女朋友，每逢生日佳節，阿飛也會手提一袋親手所製的禮物，到寶兒所任職的那間保險公司的樓下，守候著女友的倩影，然後一起晚飯慶祝。

「等多我多一陣啊，我搞埋啲手尾就落黎。」寶兒回應。

青梅竹馬的二人在一起已經十多年了，女方當時已二十七歲，男方知道女方一直渴望組織家庭和生兒育女，現在二人的工作漸趨穩定，加上踏入了適婚年齡，於是他決定於今年的慶生飯局中，將心愛的她預留在盟誓之下...

.....

中環某間西式餐廳裡。

「我去洗手間，順便叫侍應上埋個甜品先。」差不多用完晚飯的時候，阿飛說。

「好啊。」寶兒面露倦容，可能是工作實在太忙的關係。

阿飛離座了一會後，餐廳突然將燈光調暗，並以白色的射燈照往寶兒身在的位置，和站了在不遠處，手執一束鮮花的阿飛。

音樂響起，全場一陣歡呼，彷彿早有預謀，預先綵排過一樣...

「喜歡你 我最清楚這感覺 從前你是你 從前我是我 現在縱使 不清楚我最愛你甚麼 尋覓你 留住你 全憑直覺 」

歌曲是鄭伊健的《一生愛你一個》，獻唱的人，正是阿飛。

「其實我真的 相信愛情的直覺 從前尋遍這天邊海角 不經意等到 心中愛情主角 愛你一個 像是浪漫愛

歌」

阿飛一邊唱，一邊步向寶兒。

「想你一生也愛我一個 想你心意屬我 期望你跟我 長路也走過」

阿飛在寶兒跪了下來，一副深情的樣子，

「准我一生也愛你一個 准我相信直覺 請將一生的幸福也付托給我 常在你心裡 愛著我」

他掏出了銀光閃閃的求婚戒指...

「寶兒，嫁俾我，好嗎？」

寶兒沒有答話，只是雙眼泛著淚光。

「嫁俾我，好嗎？」阿飛鼓起勇氣再問。

怎料，寶兒竟提起了手袋：「Sorry！」遺下這一句後，她便奔出了餐廳。

阿飛呆住了，在場的人也愣住了...

相信誰也沒法料到，這場策劃已久的求婚竟會演變成這個地步。

那一晚，寶兒離開了餐廳後便不知所蹤，阿飛撥了很多次電話給她，卻一直未能接通。

留言留過了，訊息也發過了，但她就是不肯回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翌日，阿飛向公司告了病假，不把事情弄清楚，他無法將自己的生活調回到正軌...

因為，一直以來，她比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

「嘟嘟嘟....」寶兒的電話終於打通：「喂...」

寶兒的聲音已間接告訴了阿飛，事情的嚴重性已超出了他的想像。

「寶兒！？你而家喺邊啊？」阿飛激動地說。

「公司。」

「到底發生咩事！？」

「我而家做緊野，不如放工先講？」然後，她掛了線，再度關上了電話。

處於被動一方的阿飛，只能被牽著鼻子走，他此刻能做的，只有等。

瑟縮在床角，整晚沒有睡眠過的阿飛一直在想，為何寶兒不肯答應昨晚的求婚，還表現得那麼一反常態...

一定是有苦衷！

他為她想了一百個可能性：患上了不治之症？家人的反對？工作壓力過大所以情緒受影響等等...

卻不肯去想，一個導致愛情崩壞，最常見也是最殘酷的原因，那就是...變心。

.....

傍晚時分。

阿飛跟昨天一樣，老早便來到了寶兒的公司樓下。

坐立不安的阿飛等了接近兩個小時，這時終於望見了寶兒的身影，他立即衝上前，並攔了在她面前。

「寶兒！」掛著一雙熊貓眼的阿飛顯得相當憔悴。

「.....」寶兒不語，只是低下了頭，不敢正視阿飛，而剛才與寶兒一起並行的西裝男則瞥了阿飛一眼，然後走到了附近一架黃色跑車的旁邊，邊抽著煙邊玩著手機。

「到底...」阿飛流下了男兒淚：「係咩原因...」

「對唔住...」她冷冷地道：「我地分手啦。」

阿飛崩潰了：「唔好啊！」然後緊緊擁著即將會離自己而去的她：「我地唔係一直都好地地架咩？」

她一手將阿飛推開：「你唔好咁啦！」

阿飛淚流滿面，寶兒木無表情。

她繼續說：「其實...我前排已經想同你講分手。」

阿飛：「點解喎！？」

她別過了臉：「我識左第二個。」

「就係呢個人！？」阿飛指向那個挨站於黃色跑車旁的男人。

「係！」她堅決地點頭。

「佢有咩好啊！？」阿飛大吵大鬧著。

「佢樣樣都好！」

「佢有咩好過我啊！？」

「佢樣樣都好過你！」

如雷貫耳。

寶兒繼續說：「阿飛你醒吓啦...我跟左你十幾年喇，咩都夠喇...以前細個未識諗既時候，覺得愛就係一切，戀愛大過天，只要兩個人起埋一齊就咩都得，但係...個世界唔係咁簡單架...」

「我剩係知道我好愛你，就係咁簡單！」阿飛異常激動。

「愛又點啊？愛可以搵到食咩？愛可以買到樓咩？」寶兒大聲道。

「我一直都好俾心機工作，一直都好努力咁儲緊錢...」阿飛像是在苦苦哀求。

「但係做黎做去都係一個文員仔呢！你夠錢俾首期未啊？你有錢買車咩？」

「.....」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將你我分隔兩地，失去人情味。

「以前每逢生日情人節，你都會整好多DIY手作仔俾我，我知道你為我付出左好多，但係...我唔再需要呢啲野喇...」

「.....」原來她不夠我，原來相愛並非講求付出過有幾多。

「我要既係幸福啊，我想過啲幸福美滿既生活啊...」

「.....」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幾多人位於山之巔俯瞰我的疲倦。

「你俾唔到幸福我啊...你明唔明啊...？」

他當然明白，只是，他拒絕接受。

「對唔住...」說罷，寶兒便轉身走上了那架黃色的跑車裡。

跑車發出了幾下震耳欲聾的聲響，便瞬間飆走了。

現場所留下的引擎回音，像是世界對他的嘲笑。

「啊！！！」坐在馬路旁的阿飛，雙手抱著頭，一時在痛哭，一時在仰天長嘯。

叫聲當中包含了不甘，失望，憤世和悲痛。

二十多年的友誼，十多年的愛情，正式劃上句號。

……

「你愛我嗎？」寶兒。

「很愛。」阿飛。

「你覺得我們可以走到多遠？」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永遠愛你，不會變。」

……

阿飛又再想起了舊時的一些對話和無法兌現的承諾...

沒有終點，永沒有終點。

那永遠，極遠。

3.2

鏡頭回到許先生的家裡。

「然後呢？」我問。

「第二日...我買左包炭入長洲，然後租左間房燒炭自殺。」阿飛的聲音中充滿著稀薄的憂鬱。

「為左啲咁既拜金女，值得咩？」我替他感到有點不值。

「俾人拋棄既人又唔係你，你唔明架喇...」阿飛反駁：「如果阿彩有一日背叛你，可能你都會崩潰。」

「阿彩唔係咁既人，我對佢有信心。」我深信不疑。

「哈...信任一個人當然係好事，但係愛情係無保証，有啲野可以話變就變，又可能一直有啲野係累積緊而你自己係唔知，直至爆煲嗰一刻先知發生咩事。」

「咁我希望唔會有呢一日既來臨...講翻你嗰筆先，之後點？」

「當我再一次張開眼，就發現自己已經成為左燈靈，當時我既情況都係好似你咁，有另一位燈靈同我講解一切有關呢個世界既事。」

「咁嗰位人兄而家喺邊？」

「佢兩年前就完成哂收集，去左投胎喇。佢臨走前一晚，仲同我傾左成晚計，嗰一晚，到而家都仲係歷歷在目...」阿飛像是十分回味。

「哦...」

「做左燈靈之後，我間中都會去睇下寶兒，但竟然發現佢無同之前個男人一齊。」

「因為佢知道，你係為左佢而自殺？」

「嗯...佢覺得自己間接害死左我，所以感到內疚同自責，於是就寄情於工作，日做夜做，成年都唔放一日假，直頭好似變左另一個人咁。佢身體一向都唔係咁好，最後因為疲勞過度而捱到病左，患上左腦膜炎...喺佢患病既期間，我每一日都有去睇佢，雖然佢當初背叛我，但其實我對佢一啲恨意都無，反而仲好內疚，因為寶兒搞到咁，完全係我既死所致。」

「問世間情為何物...」我嘆氣了一聲。

「後來寶兒既病不斷惡化，每一日都要插住喉咁訓喺病床上面，望見佢咁樣，我內心一啲都唔好受。曾經有幾次，佢腦部出現抽筋既跡象，每次腦抽筋，智力都會出現衰退，基本上，當時既佢已經係半個植物人...」

「.....」聽到這，我眼角開始滲著淚，這種韓劇式的慘情，實在太催淚。

「寶次曾經試過醒翻，仲試圖自己拆喉，想了結自己生命，藉此得到解脫。但係佢每一次都失敗，而每拆一次喉，個腦又會再抽筋一次...」

「.....」我哭了，太慘了吧！？

「直至有一日朝早，當我翻去再睇寶兒既時候，發現佢頭上既靈火已經消失，嗰一刻，我既心情真係好複雜，自己既愛人死喺自己面前，感覺真係一啲都唔好受，但同時又感到釋懷，因為佢終於可以唔使再受苦...」

我彷彿理解阿飛當時的感受。

「寶兒頭上盞靈燈，係我親手幫佢收，總算陪佢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而最神奇既係，當我打開靈冊既時候，發現寶兒係我所收既第一千一百二十七盞靈燈，而我地當初正正就係於十一月二十七日起埋一齊...哈，世事真係奇妙，都唔知究竟係巧合定點，或者冥冥中自有主宰？註定寶兒會離開我，註定我會自殺，註定寶兒會因為我而死，同埋註定我會出現喺你面前。」

認同，有時候很多事情均是難以解釋。

「如果你註定只能夠成為阿彩既回憶，你當初仲會唔會選擇同佢一齊？」阿飛問。

「我會...因為呢段回憶一定會係最美好既回憶。」我滿有自信地回答。

「嗯...」阿飛滿意地點點頭。

這時，許先生一家三口樂也融融地出門了。

阿飛繼續說：「呢位許先生當時咁啱患上左急性肝衰竭，等住換肝，而寶兒咁啱又係器官捐贈者，佢地既血型咁啱又互相吻合，於是就順理成章，將寶兒既肝換左俾呢位許先生，而許先生死過翻生之後就成個人脫胎換骨，由以前一個爛賭爛滾既人渣，變成今時今日既廿四孝老豆。」

「哦...原來係咁。」我恍然大悟：「寶兒某程度上係許先生既救命恩人，感覺上佢地一家人現有既幸福，就好似係你同寶兒之間既故事既延續。」

「無錯。」阿飛微微點頭：「其實每一日我都會黎探佢地，睇見佢地生活得開心，我就會覺得好安慰。」

聽完了一個那麼戲劇性的故事後，內心彷彿有股巨浪正在奔騰，很滾動！

「好喇，休息完畢。」阿飛站了起來：「我地係時候要繼續。」

「好！」

沒有最不幸，只有更不幸。阿飛的故事雖是悲劇收場，但是，作為聆聽者的我卻彷彿因此而釋懷了心裡的某些什麼。

「等我一陣！」飛行途中，阿飛突然停下。

「做咩？」

他沒有回應，只是竄進了另一單位，而單位內的沙發上坐著了一個容顏秀麗，且身材挺豐滿的年輕女子。

我不語，只是耐心等著，心想阿飛定是想跟我分享另一個故事。

過了好一會兒，阿飛撫著下巴，眉頭緊皺，像是在思忖著些什麼。

「有發現？」我心存疑惑。

「平時呢條女好狂野架，今日唔知做咩，著咁鬼多衫...」

「你特登走入人地屋企，就係為左野！？」想不到阿飛竟是這種人。

「係啊！我地係隱形架嘛，有天賦當然係要好好運用，不過我係有專業操行，偷睇人沖涼既野，我係唔會做。」他義正詞嚴道。

拜託...現在跟偷窺有什麼分別？

「你呢個淫蟲...」我露出了鄙視的眼神。

很缺德的行為，但我喜歡。

.....

我們根據測靈儀的導引，來到了屯門公路的上空。

「唔...」阿飛瞇著雙眼：「根據我既經驗，一陣應該有大事發生。」

「點解咁講？」我問。

阿飛拿出了靈冊，指著背面那根一直在三百六十度旋轉的指針說：「枝野咁樣轉法，即係代表附近將會有好多人死。」

頃刻間，公路上的某處突然發生了大爆炸...

「砰！！！！」

只見一輛重型貨櫃車橫躺了在馬路上，後方駛至的車輛來不及剎車迴避，造成了多車連環相撞。

「砰！！！！」重型貨櫃車再次發生爆炸，現場火光熊熊，黑煙冉冉升起。

「落去睇下咩事。」說罷，阿飛和我便閃到了馬路上。

數輛車子擠成一團，多架四人車被撞至完全凹陷，裡面的乘客九死一生，看不見有燃著的生命之火。

這時，我感到了渾身不自在，像是有種被監視著的感覺...

眼角餘光望見了幾點詭異的紅光，就在繚繞於半空中的大團黑霧裡。

我抬頭望去，卻沒有任何特別發現，也許是剛才火花爆現時所引致的眼花繚亂吧。

阿飛站在一架翻側了並正在冒火的校巴旁邊，神色凝重地說：「呢架車入面起碼有三十個細路，如果再唔救佢地出去既話，全部都會活生生燒死。」

我發現校巴的正門和逃生門均被卡住，坐在車頭的司機一直大呼著救命，並試圖破窗而出，可是卻因為受了重傷而力有不逮，一直未能將生路打開。

「咁而家點算！？我地可唔可以用法力幫佢地！？」我問。

「唔得，我地只係一隻燈靈，法力只限於輔助任務既進行...你唔記得喇咩，我地係唔可以左右一個人既生死。」阿飛坐到了馬路的石壆上：「等吓啦，我地無野可以做到，好彩既，救援人員盡快趕到現場，減低死亡人數；唔好彩既，我同你就要收集哂呢度既所有靈燈。」

我們站到馬路的一旁，看著數十盞漸漸變得虛弱的靈燈，數十條徘徊於鬼門關的無辜性命...

縱使現在的我擁有特殊的能力，懂得漫畫中主角的經典招式，此刻卻愛莫能助，只能袖手旁觀。

心情非常矛盾，只要這些人死去，便能加快自身的任務進度...

但是...這樣子也太殘忍了，眼前只是一班天真無邪的小孩，他們是無辜的！

車內一名被困的小男孩望向了我們這邊，彷彿看到了我和阿飛，並正向著我們揮手求救。

「喂！佢好似睇到我地喎！？」我竟感到了莫名的心虛。

「正常架，一個人即將要死既時候，佢既靈魂係有機會同靈界互相接通，睇到佢地口中所謂既靈異野，即係我同你。」

「咁唔通我地繼續見死不救，眼白白睇住佢地一個一個咁死？」我拉扯著阿飛的衣服，激動說：「你唔係話過有神架咩？個神呢？點解個神唔出手幫佢地！？」

「稍安毋燥，靜觀其變啦，上天自有安排...」阿飛雙手橫抱胸前，抬頭仰望著天空：「唯有寄望有奇蹟發生。」

「我從來唔信奇蹟！」我憤然坐下，阿飛的淡然令我感到了心煩。

「但我信喎，因為我曾經見過天使下凡。」

誒！？

「幾年前，我親眼見過一個長有白翼既天使從天而降，將一個喺海中心遇溺既小女孩救翻上岸...至於

佢地喺咩情況之下先會出現，我就唔清楚喇。」

還以為這個靈異世界只有我們這些燈靈，想不到還有天使的存在...

我望向靜謐清澈的藍天，心中希冀著某位神仙快點前來打救。

可是，上天並沒有因此而對那些正在奮力求生的人類作出眷顧，現場一盞又一盞靈燈燃燒殆盡，一條又一條的生命於我眼前化為銀光，最後，救援人員雖是趕來了現場，但只有十數人能僥倖保住性命，大部分的孩童都因為吸入過多濃煙和逃不過大火的吞噬而賠上了性命。

經過今次事件，靈冊上又再多了幾十個陌生的名字，距離目標的達成彷彿又邁進了一大步，卻沒有半點興奮雀躍的感覺。

雖說天意總愛弄人，但這場玩笑，也未免開得太過火了吧。

靈燈數量：165盞。

3.3

晚上。

阿彩的病房裡。

我翻著手中的靈冊，看著裡面那堆新添上的名字，想著當這些人再次睜開眼，發現自己已成為了亡魂的時候，到底會有何反應...

然後又憶起了今晨那宗交通意外，想起一張張葬身於火海的幼嫩面孔，同時思忖著一個看似不會找得到答案的問題...

這時，病房的門打開了。

咔！

進來了一個人。

這人是雪盈，是阿彩的大學同學，也是目前唯一一個尚存在於阿彩記憶裡的人。二人情同姊妹，多年來一直感情深厚，幾年前，二人合資開建了一間小型畫室，專門開班教授小朋友畫畫和其他手工藝，而阿彩是一直深受學生愛戴的其中一位老師。

正在閉目養神的阿彩注意到了聲響，於是緩緩睜開了眼睛：「雪盈？」

「嘈醒你啊？」雪盈將果籃放下。

「唔係...我訓左幾日，咩都訓夠喇。」阿彩慢慢坐起身子。

「精神好似唔錯喎。」

我站到一旁，將椅子讓了給雪盈。

「嗯...」阿彩揉著額側，輕皺著眉：「只係間中有啲頭痛...」

「撞親個腦喎...我諗有少少頭痛係正常既。」

「但係...自從醒翻之後，我個腦就好似空白一片咁...」阿彩惘然道：「剩係記得自己係邊個同埋畫廊既事...」

「仲有我呢？」雪盈。

「嗯...同埋記得你。」阿彩莞爾。

可是，你忘記了最重要的我啊...

「慢慢黎啦，而家最緊要係你醒翻無事，恢復記憶既事，出左院之後再諗啦。」

「嗯...」阿彩想了想，說：「係呢...畫班而家點啊？」

「哎...少左你呢個生招牌喺度，我而家忙到一腳踢啊，好彩我媽咪間中有過黎幫吓我手埋數咋...」

「啲小朋友見唔到我，有無唔開心啊？」

「當然有啦，個個都話要搵彩姐姐啊。」

「咁我要快啲出院先得喇，因為我都有少少掛住佢地...」

那我呢...？

二人一直愉快地聊著，我的存在彷彿是多餘，加上心中壓著點鬱悶，於是便獨自一人走出了醫院。

.....

今天真有點累。

不是體力上那種，而是心理和精神上的疲憊。

無所事事的我坐到了電車的上層，吹著似有若無的涼風。

人來人往的街道上，全是急速的步伐。

看著看著，這下才發現，原來很多舊時熟悉的老店已變成了待租的空置單位，霓虹燈下的鬧市，盡是一些說不出名字的大型連鎖店鋪，格調是提高了，但人情味卻退減了。

這時，一對二十來歲的情侶沿著樓梯走上來，男方說：「好在有位！」

二人然後坐到了最後方，拿出了一盒外賣壽司，準備在電車上用餐...

久違了的浪漫。

「聽講電車服務即將要被取消喇。」女的細心地為男的磨掉木筷子上的倒刺。

「唔係嘛！？你聽邊個講架？」男的體貼地為女的打開了飲品的蓋子，並讓她先喝一口。

「新聞囉，個咩咩前規劃師話要申請取消電車服務。」

「我規佢老母！佢就真係虧喇，咩原因要咁做先？」

「好似話電車已經過時，同埋阻礙到中環金鐘一帶既交通喎。」

「阻條毛啊！？我日日都喺中環翻工，都唔覺阻，啲自由行咪仲阻街？」

「佢仲提出左好多原因架，又話行路都快過搭電車，又話電車效率太低。」

「行路快過搭電車！？佢行俾我睇啊！政府做野夠效率低啦，又唔見佢地cut左個政府佢！？電車不知幾好啊，我不知幾鍾意搭，價錢又平，又寫意，咁鍾意快去坐火箭啦仆街！」男的一邊吃一邊講。

「哈哈！你食到成口都飯喇。」女的為他抹走了黏在嘴角上的飯粒。

看著聽著，我不禁會心微笑...

男生那火爆和不修邊幅的個性，很像我，而女生的腼腆和溫柔則像極了阿彩。

電車服務當然不可以被取消，至少這個看似已經過時的細小車廂，能讓我們找回一點點失卻了的人情味。當心情欠佳的時候，我會坐上電車，幻想著自己是MV中的男主角，給予自己一程車時間來沉澱。下車後，又是重新的出發。

老人家愛坐，因為它便宜；小孩愛坐，因為它的叮叮聲很有趣；情侶們愛坐，因為它代表浪漫。

正是因為凡事都講求價值，社會是進步了，但人們卻一直在退步。

電車終於駛到總站，車上的乘客早已走光，車停頓後，男車長查看了一下車廂的上層，發現沒有任何異樣後，便返回到地面，挨著電燈柱旁，點起了一根提神煙，然後呼出了一層薄霧，唏噓中帶點不羈。

這時，我突然想起了阿飛，憶起他的故事，憶起他如何向寶兒求婚，然後又想了一下自己。

曾幾何時，我好像也做過類似的事情。

.....

幾年前。

某星期天的下午，我和阿彩原打算趁著假期一起到離島遊玩，卻於坐船出發前發生了一些小插曲而鬧不和。

事源，不久之前我們買下了一雙情侶項鍊，今早見面的時候，阿彩發現我頸上那條刻印著『天長』二字的項鍊竟然不見了，我猜應該是昨天與朋友打球時不小心弄丟的。

「你喺邊度整唔見架？」她一臉痛惜的摸著自己頸上那個刻有『地久』的吊飾。

「我諗係尋日踢波嗰時整唔見掛...好平者，再買過囉。」我說。

「買過！？都已經唔一樣啦，佢地原本係一對架嘛...」她看似有點不快。

「咁...」我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

「乜你咁唔小心架！」她氣呼呼，鼓起腮子：「啱啱新買你就整唔見！唔好意頭啊...」雙眼漸紅，像是快要哭的樣子。

「乜呢啲野都有意唔意頭架咩...」我滿不在乎。

「當然有啦！」

「唔通戴住佢就真係會天長地久咩...」我嗤之以鼻，認為那只是無關痛癢小孩子玩意，小事一樁！

才剛說出口，我便後悔了，因為阿彩最討厭別人踐踏她對愛情的認真。

從下車後，步向碼頭的一路上，她一直一言不發，來到中環大會堂的時候，她突然站住：「唔去喇！翻屋企啦！」態度很晦氣。

「又發咩脾氣啊？」我回身應道，感到非常不耐煩。

她一聲不發的坐到了附近的石椅上。

現場人山人海，相信是特地前來見證某對新人的結婚重要時刻。

「做咩啊？」我坐到了阿彩身旁。

她搖頭，一副委屈欲哭的樣子，女人真的很難捉摸，特別是月事期間。

我又說：「好小事咋喎...」

「你每一次都係咁！當發生左問題既時候就話好小事，唔肯認錯！」她連珠炮發。

「喂...咁的確係好小事呀嘛...」我感到無奈：「條鏈唔見左我都唔想架！？同埋我都無錯，認咩錯啊？」

她落下淚來，像個彆扭撒嬌的孩子：「而家係你唔啱啊！」彷彿我做了一件很對不起她的事情。

「嘖...」我別過了臉，心感不服。

又是眼淚攻勢，真是討厭。

假如對方每一次使出這招，我便立即將態度放軟的話，對於一段關係的經營上是不健康的，所以今次我絕不妥協...

沒錯沒錯，我承認有時自己也有做得不妥的地方，但阿彩鬧情緒的時候也不是省油的燈啊！

有時我會質疑，到底自己是否仍喜歡眼前這個人...

還是，與她相處，已經變成了一種懶得戒掉的日常習慣。

這時，現場一片歡呼聲和拍掌聲，一對新人剛完成了婚姻登記，並正沿著石梯步行下來，接受著在場所有人的祝福。

身穿黑色禮服的新郎牽著新娘子的手，並體貼地為她提著婚紗那長至貼地的尾端，以防自己的愛人不

小心絆倒。

那邊廂，一對大約十五，六歲的小情侶也坐到了附近的石椅上，男孩突然單膝跪地，向坐著的女孩獻上一個心形的紙盒，女孩將其打開，發現裡面的原來是一枚男孩親手所摺的紙製戒指。

男孩完全不理會任何人的目光，勇氣可嘉；女孩看見了戒指後，看似十分感動。

接著，男孩為女孩戴上了耳機， 女孩一邊聽，一邊感動得梯淚縱橫...

我猜，那應該是男孩預先為對方錄製好的一段情話。

現場每一個角落均載滿了幸福，而阿彩則正在抽噎，顯得有點格格不入。

男孩的真摯，令我記起了一些往事，一些曾於小時候憧憬過的幸福畫面...

「呼...」我輕嘆了一口氣，然後踏步離開。

阿彩仍然坐著，她心裡定是在想，這個男人終於無法再忍受，一聲不發的離自己而去。

而事實上，我只是走了到自動販賣機那邊，買下一罐汽水，然後便坐回到原位。

我拿出手機，為阿彩戴上了耳機，並播起了音樂...

一首間接將我們撮合成一起的音樂...

「你哭著對我說 童話裡都是騙人的 我不可能是妳的王子」

「也許你不會懂 從你說愛我以後 我的天空 星星都亮了 」

我蹲了在阿彩面前，然後一口氣將剛買回來的那罐汽水喝了個清光...

咔啦！

喝完後，我將汽水罐的銀色拉環扯下，並將其套了到她的手上。

她先是感到詫異，繼而是幸福的微笑。

「你做咩？」她明知故問。

我為她拭去了臉上的淚，說：「對唔住。」我絕少表現得這麼認真，也絕少認錯。

然後，我給了她一個充滿歉意和愛意的擁抱。

這時，肚子裡的氣突然倒抽，於是我在她耳邊打了個嗝。

嗝！

她笑了。

也許女生真的是很容易哄，或者，只是眼前這位比較與眾不同。

是次的離島一日遊，我倆玩得十分盡慶，沒有半點吵架後的芥蒂。

時間往往是一段關係的最大敵人，受到社會和歲月的洗禮，人們很容易便忘卻了自己的初衷，我也是。

當初牽起對方的手，原因是很喜歡很喜歡對方；追求她，是因為真的很想跟她在一起。

我不應懷疑自己的感覺，也不應吝嗇自己對她的愛...

因為她已經不是我的唯一，而是我的全部。

3.4

兩日後的早上。

阿彩終於可以出院了。

於家人的陪同之下，她來到了我的病房，探望仍然昏迷中的我，可是，她彷彿對躺於病床上的我全無印象，鄭皓男這個名字對她來說是全然陌生，一切有關我們的回憶彷彿被一下子沖掉了一樣。

「佢係我男朋友？」阿彩面露猶疑。

我並沒有因此而感到失望，阿彩的失憶，反而為我帶來了一點點的推動力。

……

「嗶嗶...嗶嗶...嗶嗶」醫院裡，心電監護器上的數字一直在急降。

「嗶——」最後化作了一聲長鳴，靈火亦隨之燃盡。

病床上的老伯去世了，來見他最後一面的家人紛紛落淚，說著一路好走和安息等的話句。

女兒緊握著老伯那雙冰冷的手，哭成了淚人；還未懂事的兩位孫女則愕然地站著，望著一動也不動的外公，離開的時候還細聲地跟他說了一聲再見，然而天真無邪的二人根本不知道，這一次道別過後，大家以後都不會再見。

最後，我上前做了自己該做的事。

鍾偉強，享年九十一歲。

＃＃＃＃＃＃

彌敦道。

「搶野啊！搶野啊！」一名大嬸大喊著。

搶劫的匪徒成功得手後，立即拔足而逃；一名正在附近巡邏的警員緝兇心切，聞聲後便一個箭步追了上去。

腳步踉蹌的匪徒逃離了大街，並竄進了幽靜的後巷；睿智的警員經過後巷時像是察覺到了些微異樣，於是便隻身上前查看一番。

匪徒匍匐在地，並以放滿了垃圾袋的手推車作掩護，其眼神閃過了一絲殺意；警員將腳步放輕，以手輕按著腰際上的配鎗，每一步的前進均是小心翼翼。

正與邪的距離逐漸拉近，警員打醒十二分精神，滿頭緊張的冷汗；匪徒將剛剛搶來的手袋輕輕放到地上，右手伸進了衣袋，將一把匕首慢慢掏出，看似隨時要撲出去。

「死差佬！」賊人撲出，手中短刀倏地刺出。

幸好警員訓練有素，來得及側身避開那一記突如其來的偷襲。

「放低把刀！」警員二話不說，立即拔鎗指向賊人。

賊人一時不敢妄動。

「雙手放喺頭上！然後慢慢跪低 ！」警員大聲喝斥。

賊人只好跟著辦。

警員謹慎地慢慢移近，然後將賊人的身體壓了在地上。

準備拿出手銬的時候，賊人突然奮力彈起，然後揮出了另一把不知道從那來的短刃；被猛地一撞的警員一時站不穩，喉嚨位置不幸被劃上了一刀...

四濺的鮮血穿透了我的身體，然後灑落到地上。

賊人一臉驚惶，眼見對方乏力倒地，轉身便逃，向著我迎面跑來...

我闔上眼，幻想著自己握著了如鋼鐵般沉重的拳頭，嘗試憑念力向賊人的臉上擊出...

可惜，正義的一拳最後還是落了空。

警員一臉痛楚地掩著喉，頭上的燈火逐漸轉弱...

傳說中的天使依然沒有下凡打救。

鄧志榮，英勇殉職，三十五歲。

＃＃＃＃＃＃

「頭先飲茶食咁少野，夠飽架喇？」街道上，老年但依然力壯的伯伯問道。

坐在輪椅上的婆婆回應：「夠哂囉，近排胃口差左，食唔得多。」她張口說話的時候，可見牙齒已幾乎掉光。

二人說著說著，很快便回到了婆婆所住的那間老人院。

從他們的對話裡得知，二人結婚將近六十年，是名副其實的白頭到老。每一天，伯伯都會跟婆婆到附近的酒樓喝下午茶，從不間斷。

老人院內，身穿白色制服的護理人員攙扶著婆婆，協助她躺回到床上。

「我好似有啲胃痛...可唔可以幫我叫姑娘俾啲胃藥我？」婆婆展露出一臉倦容。

「好。」伯伯於是動身前去詢問護理人員。

躺於床上的婆婆緩緩閉起眼睛，頭上的火焰也逐漸縮小。

伯伯回來了，他坐到了床邊：「拎左藥喇。」

婆婆沒有反應。

「頭先又話胃痛？」他為她拿出了藥丸，並倒了一杯清水。

她依然沒有反應，彷彿正在酣睡。

這時，伯伯彷彿意識到了些什麼，什麼話也沒有說，只是定眼地望著老伴的臉。

他知道，她這一睡，以後都不會再醒來。

他握著了她的手，輕撫著她那張滿佈皺紋的臉，含著微笑地落下了一滴淚。

馮旺金，享年九十三歲。

＃＃＃＃＃＃

學校的洗手間內，躺著了一個女生，其身旁放著了一塊刀片。

奄奄一息的她，挨坐著牆邊，其手腕上有一道深深的血痕，地上的血泊正在不斷蔓延。

「你係咪神啊...？」她說話的時候氣若遊絲。

我蹲了在她面前，想了想後，說：「我唔係神...我叫阿男。」

「男神...？你好啊...」她痛苦地擠出微笑。

我苦笑了一下，這是我遇過最黑色的幽默。

「點解要自殺？」我問。

「我男朋友識左第二個...」她很傷心。

原來是為情自殺。

「值得咩？」

她沒有回答，因為靈火已經燃盡。

銀光飛舞，作為了這個悲壯愛情故事的最後一幕。

誰人為愛情劃穿這對手，在劇痛之餘戒不掉哀愁。

賠了太好...？

期待更好。

劉家敏，十六歲。

＃＃＃＃＃＃

「嗶咔嗶咔...」樓下傳來了警笛聲，警員們終於到來了。

單位的客廳內滿地血漬，飯桌上放了一把沾滿了血的菜刀。

沙發上，坐了一個目光呆滯的女人；門口處，站著了一個身穿校服的男童；房間內，躺著了一個沒有了呼吸，渾身是血，頭顱被劈至搖搖欲墜的女嬰。

患有產後抑鬱症的媽媽，將還不到兩歲的女兒亂刀斬死；剛放學回到家，只有十歲的小男孩發現家中發生了淪常慘劇，於是報警求助...

失去了妹妹的他一直表現冷靜，甚至比更早到場的我更冷靜。

警員到場後，立即將現場封鎖，並將精神恍惚的母親拘捕。

整個過程中，男孩的情緒一直沒有太大起伏，也沒有流過一滴眼淚...

「小朋友，你爸爸呢？」警車上，一位正在為小男孩錄口供的警察叔叔問。

男孩搖頭：「好耐無見過爸爸...」

「你肚餓嘛？」

「我好肚餓，但係食唔落...」

坐在男孩旁邊的我，哭了。

「不如我上去幫你拎幾套替換既衫褲？」

「好...」男孩點點頭：「可唔可以幫我攞埋套運動衫...因為我聽日要上體育堂...」

這時候，那位警察叔叔也別過了臉，忍不住流下了男兒淚，相信他當了警察這麼多年，從沒有遇過如此令人痛心的案件吧。

丁曉敏，一歲零兩個月。

＃＃＃＃＃＃

黃昏。

今天，阿飛罕有地失蹤，竟然一整天也沒有出現過。

突然想找個人聊天，於是我運用念力，將自己傳送到了他身旁...

「唷呵～～」阿飛興奮大叫。

「哇～！～！」我驚惶失措地怪叫。

原來阿飛現正身處於海洋公園的海盜船上，我來到的時候，船剛好升至了最高點，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忽然的急速下墜和離心力幾乎令我嚇破膽...

「唷呵～～」

「哇～！～！」

刺激得很。

.....

海盜船終於停定了。

「你搵我啊？」阿飛沒有意慾下船，看來他想要再玩一次。

「你黎海洋公園做咩？」我問。

「玩囉。」他笑說，然後用雙指輕按著我的額，露出了不懷好意的獰笑：「帶你去玩啲刺激啲既！」

「！？」我還未來不及反應。

白色的時光隧道。

我忽然坐上了正在急速行駛中的越礦飛車。

「哈哈哈！」童真未泯的阿飛開懷大笑著，而我則被嚇得全身崩緊，無法放鬆。

假如鬼也會吐，此刻的我定會成為人肉歡樂噴泉。

越礦飛車停下來的時候，我立即跳了到外面，以防突然被阿飛帶到跳樓機去。

「喂...唔玩住！」我表示投降。「今日成日唔見你，仲以為你去左邊，原來就係黎呢度玩？」

「係啊！今日許先生個仔生日，所以成家黎左海洋公園玩，我見無咩做，於是咪跟埋黎。」

「哦...」

「睇你滿懷心事咁既樣，想搵我傾計呢？」

「係...」

「呢度人多啊，太嘈喇，我地去第二度講。」阿飛欲再次指向我的額。

「唔好！」我連忙彈開：「你講我知想去邊度，我自己飛過去得喇。」我怕了那條白色的時光隧道。

「摩天輪。」他說。

然後，我們來到了摩天輪的骨架頂部，從高處欣賞著幽美如畫的晚霞，下方密密麻麻的人蟻，一點點移動中的綠光，像極了翩翩起舞中的螢火蟲。

眼前的美景，教人看得如癡如醉；當下感覺，彷如走進了人間仙境。

「呢度好靚啊...」我說。原本壞透了的心情，此刻頓覺舒緩了不少。

「係啊，我平時間唔中都會黎呢度睇下日落架。」阿飛晃著懸吊於半空中的雙腿。

「唔知係我錯覺定點呢...我總覺得你好似唔係太熱衷於收集靈燈...」

「絕對唔係錯覺，我對於收集靈燈既事，的確一啲興趣都無。」

「吓...你唔想快啲投胎咩？」

阿飛搖了搖頭。

「點解？」我問。

「因為我唔捨得。」

「唔捨得屋企人？」

阿飛想了想後說：「都係既...但主要黎講，我係唔捨得呢個世界。」

「.....」我默然不語，好讓阿飛繼續發表。

「假如我去投胎既話，現有既感覺同埋記憶都會被刪除，我將會變成另一個全新既個體，而再唔係而家既阿飛...有得俾我揀既話，我當然想繼續做而家既我。」他指向天際：「你睇，眼前呢個景色幾咁靚？如果走去投胎既話，就以後都唔會有機會睇到架喇...」

可是，以目前的狀態活下去，有什麼意義...

阿飛又繼續說：「其實而家咁樣幾好啊，想去邊就可以去邊，想做乜就做乜，一啲束縛都無，只係全部人都見唔到你，無人同自己傾計，成個世界就好似得翻自己一個咁，間中會感到無聊同埋悶咁者...」

對我們而言，眼前的一切並不是真實。

「哎...夠鐘走人。」阿飛站起，伸了個懶腰。

「你又去邊！？」

「去玩埋過山車同埋跳樓機，然後去迪士尼睇煙花。」

「咁再之後呢？」

「可能去搵套戲睇下掛...最近《速度與激情》好似上左畫。」

「速度與激情...？」

「即係狂野時速啊懵柄！」

說罷，他便一溜煙的閃走了。

這架七彩繽紛和佈滿歡樂的摩天輪上，就只剩下困惑不已的我。

阿飛的生活看似十分寫意，若回到現實世界，這只會被視為頹廢...

時候也不早了，休息完畢，是時候動身去蒐集更多的靈燈。

靈燈數量：461盞

3.5

阿彩出院後第二天。

盈彩畫室。

「叮鈴叮鈴...」繫於畫室大門的風鈴清脆響起，一眾原本正在專注畫畫的小朋友朝門口那邊望去。

「彩姐姐！」幾名小女孩向剛進門的阿彩撲了過去。

「大家好！」身穿白色長裙的阿彩，笑的時候美得像個天使。

「彩姐姐，你無事喇？」一向比較含蓄的小男孩們望見了自己朝思暮盼的美麗老師，也難掩心中興奮。

「係啊，大家有無聽雪盈姐姐話啊？」阿彩。

「有！」一眾孩子們紛紛點頭。

「彩姐姐翻黎就好喇...我可以功成身退咯。」雪盈笑說。

出院後，阿彩在家中休養了一整天，身體狀況一切良好，除了局部性失憶，是次意外似乎並沒有為她帶來什麼後遺症。

這天一整個上午，我都待在畫室中，陪伴著阿彩，看著她處理畫廊的事務，看著她耐心地教導每一位小朋友畫畫，看著她寫最喜歡的小說...

以前，每一次當她想到了新的小說題材時，總會第一時間跟我分享故事的構思，並希望能獲得些寶貴意見，而我每一次總是建議她加插一些無關痛癢的熱血環節，與原來的愛情背景完全不搭調。除此，恕我不懂得欣賞藝術，恕我膚淺，我總覺得畫畫寫作等之類的事吃力不討好，換了是我，情願將同樣的時間花於一些有實際回報的事情上。

下午，我在醫院裡蒐集了數十盞靈燈，對象大部分是一些長期躺於病床上，老病交加的老人。其餘的都是一些被送進院的老年露宿者。這陣子天氣像是開始轉涼了，年事已高的老人們弱不禁風，一不小心便著了涼，只是幾下呼吸之間，頭上靈火便突然殆盡...

人生真是兒戲。

天色開始入黑，目送了阿彩平安返回到家後，我繼續麻木地四處搜刮死亡的氣息，有時根據測靈儀的導引，有時透過不斷徘徊於各大醫院，看看是否有意外收穫。

.....

東區醫院。

經過某病房的時候，突然有人喊：「後生仔！」

我環顧了一下四周，注意到一位身穿米黃色外套，頭戴灰色帽子，坐於輪椅上，失去了雙腿，且頭上沒有頂著靈燈的老伯...

「你叫我？」我問。

「係啊！呢度係得我見到你咋嘛。」老伯笑的時候，雙眼瞇成了一條線。

「你...都係燈靈？」我狐疑。

「係啊。」他表現和藹。

「你黎呢度係為左...？」我摸摸頭頂，即收集靈燈的意思。

「唔係。」

「哦...」心裡鬆了一口氣，應該不是競爭對手。

「我見你成日都喺呢間醫院度出出入入，行色匆匆咁，趕住收野啊？」

我不語，只是難為情的搔著頭。

「唔使驚喎...我係唔會同你爭既。」說罷，他將輪椅移到了某張病床的旁邊，床上躺著了一位瘦骨嶙峋的婆婆。

「我都一把年紀，無謂同啲後生既爭啦...」

竟然被看穿了。

「總共要收幾多盞啊？」他問。

「二千。」

「哦...咁而家手上有幾多？」

「五百幾。」

「哈...咁好快者。」

「嗯...」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呢位係我太太。」老伯指著床上的那位婆婆。「佢應該係呢幾日走架喇。」

他表現得淡然，我卻感到有點唏噓。

「你有無女朋友啊？」他突然這樣問。

「有啊。」我傻兮兮的點頭。

「拍左拖幾耐？」

「十四年...」

「呵呵...都一段幾長既時間喎」

「係...」

然後，我和老伯均沒有再講話，氣氛頓時變得有點尷尬，於是我隨便找些話來說：「係呢...你點死架？」

說完後，才頓覺自己的問題有點突兀和無禮。

「我係食過量安眠藥自殺死既。」

正當我想說不好意思之際，老伯繼續娓娓道來...

十多年前，老伯証實患上了糖尿病，一直依靠藥物來控制病情，可是糖尿病是一種代謝性疾病，不是一時三刻便能醫治好，一旦不妥善處理，更隨時會引發併發症。不幸地，老伯遇上了足病變併發症，為保住性命，最後只好於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動截肢手術，失去了雙腿後的他頓覺自己變成了廢人，人生彷彿失卻了意義，加上目睹身邊的家人因為照料自己而奔波勞碌，為他們帶來了不少麻煩，委靡不振的他為免繼續成為別人的負累，於是服下了一整樽安眠藥，從此一睡不醒。

「你呢，你又因咩事自殺？」老伯問。

「其實我唔係自殺架...我只係暫時昏迷左，靈魂出左竅，只要收集夠二千盞靈燈，我就可以醒翻架喇...」

「哦...原來係咁...」老伯恍然大悟：「唔怪得你頭頂上面仲有團綠色火喺度啦...」

「嗯嗯...」我不斷點頭。

氣氛再次陷入死寂。

「後生仔，你醒翻之後，有咩未來大計？」老伯問。

「醒翻之後咪...」

心想他的問題真有趣，醒來過後當然是繼續如常地生活啊...

「咪繼續努力搵錢...繼續生活落去囉。」我說。

「哈哈...萬般帶不走啊。」老伯笑說。

「.....」我無言，只知道下一句便是唯有孽隨身，但自問今生應該沒有種下過什麼孽。

「想唔想知我本靈冊入面有幾多個位？」老伯突然這樣問。

我愕然地點頭。

「係四萬個啊。」

我心裡哇了一聲。

「有無諗過點解自己只係收二千盞靈燈咁少啊？」

可能是因為....是因為...

我不知道，於是搖了搖頭。

老伯又說：「哈...咁基本既問題都唔諗吓既？如果天上面真係有個神，到最後佢要你答到呢條問題先俾你醒翻既話，咁你點算？」

「.....」我依然不語，雖然他說的有點道理，心裡卻因為被嘲而感到有點不爽。

老伯看似察覺到了我的沒趣，於是打圓場說：「好喇，唔阻你喇後生仔，你繼續去做你既野啦。」

「哦...好啊，咁我走先喇！」求之不得。

跟老伯道別過後，我又再到了另一間醫院，但是，這一晚風平浪靜，醫院裡並沒有太多人離世。

掏出靈冊，發現測靈儀上的綠針並沒有指向特定的方向，這代表暫時不會再有任何人死亡。

於是，我趁著這些空檔時間，躺到了天空中一團薄薄的雲層上，仰望眼前那如銀鉤般的彎月，想起了阿飛，又想起了剛才老伯的問題...

二千盞靈燈，我始終覺得一點也不少。

4.1

每時每刻，我都會手執靈冊，低頭查看測靈儀是否有新的指示。

想不到做了鬼後也脫離不了成為低頭一族...

城市人自顧自地玩著自己的手機，跟身邊的友伴完全沒有交流。走在這班同是低著頭的人群當中，我彷彿找回了對這個世界的一點點歸屬感。

我用念力搜了搜阿飛的所在位置，發現他竟然身處於赤柱泳灘...

嗖！

「嗨！」我跟正在沙灘上踱步的阿飛說：「沙灘漫步咁浪漫啊？」

「咦！？黎左啊？」阿飛微笑。

「你喺度拍MV？」我取笑他說。

「哈...諗住黎睇吓啲三點式，點知無野好睇...」阿飛一邊踢著無形的沙一邊說：「東哥都係啱啱走咋嘛，我地喺沙灘度吹左成晚水。」

「真係寫意...」今天天氣很好，一片風和日麗。

「下次預埋你囉。」阿飛坐了下來。

「咪搞，我唔慣同麻甩佬喺沙灘傾心事。」我繼續站著。

「咁得閒既？你唔係應該好忙至係架咩？」他躺下，雙手抱著後頭，享受著日光浴。

我指著靈冊背面的測靈儀，聳了聳肩：「無訊號。」

阿飛瞄了一下：「哦...好多時都係咁架，始終唔係時時刻刻都有人死，大型意外又唔係成日發生。」

「我想問...其他燈靈係咪都好似你地咁？」

「好似我地點樣？」

「好似你地咁休哉悠哉...」

「一啲啲啦...點解咁問？」

「因為除左你地之外，我好似未見過有其他人收集靈燈。」

「哦...你咁啱撞唔到者，不過佢地其實好少出沒，因為做鬼咁爽皮，乜壓力都無，正常人都會想繼續打呢份工啦，所以見唔到佢地做野係正常...不過總有例外既，因為呢個世界真係會有人趕住去投胎...

哈！」

「但係...生存喺呢個咁虛擬既世界入面，有咩意思？」

「當然係有意思啦！我地雖然係鬼，但我地仍然係生存緊，只係以另一種比較特別既方式去逗留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我地仍然有屋企人，朋友同埋愛人，雖然大家係無法見到面同埋溝通，但係睇住佢地健健康康咁生活，只要佢地過得快樂，我地同樣可以感到快樂；佢地失意，我地就一齊陪佢地失意，精神上支持佢地。」

「但係...我地做鬼就話可以停留喺某個歲數者，佢地唔同喎，佢地係會經歷生老病死，終有一日都會離開呢個世界，我地到時咪要親眼睇住自己既朋友或者屋企人離世，甚至親手收集佢地頭上既靈燈，咁咪仲痛苦？」

「咁人一出世就註定要死架啦，避免唔到架喎，除非自己係最早死嗰個，咁就可以唔使面對喪失親人既痛苦...」阿飛頓了頓：「啊！我咪就係因為早死，所以要面對呢種痛苦囉！？我到底喺度講緊乜！？哈！」

我苦笑了一下。

阿飛深呼吸了一下後說：「如果有啲事情，註定左係要咁樣發生，而我地又無能力去改變佢既話，咪唯有接受...既然結果唔能夠改變，唯有嘗試著手於改變過程。」

「嘩...乜你講野成個釋迦牟尼咁既！？呢啲咁正面既說話，出自喺一個自殺死既人把口度，都幾無說服力喎。」我睥睨著他。

「哈！我都覺...」阿飛閉上了眼，打了個呵欠：「你去忙你架啦，我諗住喺度訓翻幾粒鐘先。」

「哼...真係識嘆。」

然後，我走到了海上較淺水的位置，置身於水中，只聽到潺潺水聲，卻感受不到水流的力量和嗅不到海水的腥臭，這狀態奇妙得令人起疙瘩...

想一下，對上一次前來泳灘是在何時呢？

仍然是中學生的時候吧，那時候，大家最喜歡三五成群一起到沙灘進行燒烤，與陌生的女孩一起打排球，與友伴一口氣游泳到遠邊的浮台上...

但，已經是咸豐年的事了。

有機會的話，我希望能再來，將皮膚曬黑一點，在海中暢遊一番...

單是想起便覺得爽。

.....

今天心情有點困頓，可能是因為測靈儀時常沒有反應的關係吧...我曾經懷疑，這種高科技是否也會出現失靈的時候。

受到阿飛的影響，我竟然來到了電影院，打算看齣早場電影來打發一下時間。

上映中的電影並不太合自己的口味，最後我勉強選了一套節奏比較輕快的動畫片。

工作天的中午時分，逛商場和看電影的人比較少，全院的觀眾就只有坐在前方的一對母子和沒有買票進場的我。電影播放的過程中，小男孩不斷發問，為何男主角會這樣，為何女主角又會那樣...

換了是平時，我定會因遭受打擾而感到煩躁，可是，此刻卻沒有半點燥動的感覺，反而覺得親子倆一邊看電影一邊互動的場面很溫馨...

小時候，媽也曾帶我到來過電影院嗎？

好像沒有，反倒是長大後的我邀請她來看過一次電影，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記得當時的我，還只是個自以為懂事的大學生...

＃＃＃＃＃＃

母親節前席。

各大媒體的宣傳，群眾的盲目歌頌，和泛濫於街上的粗製膠花，令我不得不察覺一年一度的母親節即將要來臨，而適逢母親節，心裡希望自己能做些什麼來盡一點孝義。

「老母，今晚無煮飯咩？」剛進家門，我問。

「無啊，你阿哥翻夜班，你老豆又過左大海，得翻我同你食，廢事煮。」媽正坐在沙發上看電視。

「哦...」

「肚餓既話，我煮個麵你食囉。」

「又食麵啊...我今日早午兩餐都係食公仔麵...」我說。

「一係叫外賣囉？」媽遞給了我樓下茶餐廳的外賣紙。

「唔啦，啲味精咁重...」

「咁你自己搞掂。」媽沒我那麼好氣。

「我陣間可能自己一個去睇戲。」

「自己一個？阿彩呢？」

「佢有啲唔舒服，翻左屋企啦...」

無謂的開場白說完了，於是我厚著臉皮講出了正題：「你話想睇個套殭屍片剛剛上左畫喎，不如一齊

出去睇戲，順便食埋飯啦？」主動跟媽提出約會，感覺怪怪的。

老實說，面對著雙親，我並不是一個善於表達自己的人，可能是因為代溝的問題吧，所以我跟媽的交流一直只是流於表面，談話間絕少掏心剖腹。

為了偉大的她，我決定豁出去，做一件曾經跟自己發過誓，絕不會做的事情...

那就是進電影院看鬼片。

想深一層，很多子女都會被刻意營造出來的母親節氛圍所影響，而特地請自己的母親喝餐茶，送一枝花以表示心意等等...

就連我也不例外。

但，假如是孝順的話，每一天都可以是母親節，何必等到節日的到來才忽然想起原來自己是別人的兒女，然後隨波逐流的表現出假惺惺的孝義？

假如真心愛著自己的伴侶，每天都可以是情人節...這個道理，是阿彩教我的，我一直都懂，只是一直沒有付諸實行。

「吓...」她支吾以對了一番，像是正在考慮。

「你坐喺屋企都係戇鳩鳩架啦，黎啦，一齊出去啦...」唯獨粗獷這一面，我是一直表露無遺。

我看看手錶後，說：「而家五點架喇，六點鐘好似有一場，係去就快喇。」

然後，媽終於動身前去更衣了...

嘿，她終究還是被我打動了。

.....

買好戲票，進了場後，我問：「你幾耐未入過黎戲院？」

「你同你阿哥出左世幾耐，我咪幾耐無入過黎。」她回應。其言下之意，像是為了照料我們而沒有進場看電影的閒情逸志。

院內的燈光開始調暗，電影即將播放，我細聲問道：「係喎，電話要熄聲架喎，你熄左未？」

「吓！？睇戲都要熄電話架咩？」她竟然大聲回應。

這時，坐於附近的觀眾均紛紛望向了我們這邊，這令我感到尷尬非常，還覺有點失禮。

「點熄架？」她打開電話，端詳了很久，還是未能將其關掉。

最後我只好親自為她將手機調為震動模式。

做了多年家庭主婦的她一直比較少接觸外界，所以顯得有點孤陋寡聞，她的無知，我是絕對體諒...

但，腦海中竟閃過了「有點後悔帶她來電影院」的想法。

電影看完了，於是我建議到某快餐店吃火鍋，想要讓她感受一下既經濟又有情調的一頓晚飯。

是日的消費均是由我請客，母親節一年一次，作為兒子，不希望計較太多。

吃火鍋配搭白飯的人，我可從未見過，而今天眼前便出現了一位。

當我才剛放下第二片牛肉的時候，媽那個火鍋已幾乎被清空，不是被吃光，而是鍋內全部食材都被她放到了那碗白飯上，變成了一碗湯飯。當我夾起剛剛才熟透的第二片牛肉，她竟已經弄熜了爐上的火。

「嘩...你好趕時間啊？」我問。

「唔係啊，我見啲野都煮熟哂，咪熜左個火佢。」

「但係...打邊爐緊係慢慢烚下烚下先過癮架嘛...」我感到極度無奈。

她不語，只是繼續低頭吃飯，而我則感到相當掃興。

她的急性子，從小到大我都無法理解，大家的做事方式和價值觀絕對是南轅北轍；她愛整潔，而我則喜歡亂中有序；她反對雨傘運動，我卻在街上撐起黃傘；她總是未雨綢繆，而我卻認為船到橋頭自然直...

種種的不合和分岐，都給了我「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想法，而這些價值觀的差異，正正就是代溝的始源。

也許我們根本是兩個不同世界的人，我無法改變一些根深柢固的舊有思維，也不願勉強接納一些不適合自己的東西。

話不投機半句多。

慢慢地，我跟她的交流變得越來越少，往後的母親節，也沒有主動說要慶祝或是吃飯什麼的，一切如常便好。

隔膜就是這樣築起。

＃＃＃＃＃＃

鏡頭回到黑漆漆的電影院裡。

電影差不多放完了，喜劇動畫的結尾當然是皆大歡喜的大團圓結局，欣賞電影過後，本應身心舒暢，我卻有種悵然若失的感覺。

燈光開始調亮，坐在前方的那對母子離座了，小男孩顯得相當滿足，年輕的媽媽牽起了兒子的手，一

同愉快地離開了電影院。

看著這一幕，回想著剛才的事，思憶變得有點亂，情緒出現了波動...

不知道我那位年老的母親，此刻正在幹什麼呢？

穿過了白色的時光隧道後，我回到了醫院，自己所身處的那間病房。

一如以往，媽於中午時分前來探望我，縱使每一天都只能站在大玻璃後遠遠眺望。

逗留了大概二十分鐘後，她便離開了，然後獨自來到了家附近街市的大排檔吃早餐。很久沒有到來這個地方了，還是個小學雞的時候，起床後的第一件事便是跟她到來這裡吃白粥腸粉，風雨不改。

腸粉一定要多甜醬，因為小時候胖胖的我最愛吃甜...

「照舊多甜醬，係咪？」大排檔的老闆問。

「係啊唔該！」媽說。

今天也不例外，想不到我的喜好，成為了她多年後也不變的習慣。

媽獨個兒坐到某個角落，偶爾會跟經過的伙計和食客閒聊一番。到來這裡的人全都是多年的街坊，每一張面孔，對母親而言是最熟悉不過。她一向獨來獨往，沒有刻意坐到鄰桌跟其他三姑六婆搭訕，也許我鄭皓男經常被稱有個性，是來自她的遺傳。

吃完早餐，買好晚飯所需要的食材後，媽便回家了。

完成了日常的家務，剛好來到《都市閒情》的播放時間，節目中的嘉賓廚師正在示範烹調一道不知名的餸菜，母親看似看得入神，又像是目光放空的思忖冥想。

無聊的休閒節目後，便是陳年舊劇的重播，看劇的途中，她間中傻笑了幾聲，偶爾會唸唸有詞，像是在自言自語。劇集播放完畢，她把電視關了後，便上床午睡。醒來後，她走進了廚房，為是日的晚餐作準備。完成後，她坐回到電視機前，剛好又是另一套舊劇的播放時間，然後是六點半新聞報道...

這一整天裡，媽的友伴就只有電視機。

晚上，爸打了通電話回來說不回來吃飯，媽只好享受著一人晚餐...

「叮叮叮！」手機傳來了幾下聲響。

媽打開了手機，原來是嫂子傳來的幾張相片，她掛起了老花眼鏡，看著看著，會心微笑起來...

手機螢幕上的，是個只有五個月大，且十分趣緻可愛的男嬰，他是媽的孫兒，即我的姪兒。哥比我能幹，像我這個年紀便已經成家立室，兼育有一女，幾個月前更再為鄭家添丁。

接下來的一整晚，媽都是坐在電視機前面，收看著那些沒有營養的電視劇，看膩了便打開手機，翻看一下孫兒孫女的照片，以作解悶之用。

十多個小時裡，沒有人跟她講過一句話，除了電視機中那冷漠的人聲。她也沒有聯絡過任何朋友，因為她從來沒有友伴。

原來，她的生活是這般苦悶，枯燥，和乏味...

相對之下，身為燈靈的我好像比她還要過得充實。

難怪以前每當我返到家，總覺得她神情恍恍惚惚。偶爾深歸，明明她正在熟睡，卻總是會起床打點一番，這下我終於明白背後的原因...

因為某人的回來，便是她每一天的期待。

原來這個家是如此缺乏人氣...

原來她的人生是那麼沒有寄託...

原來有些事情，我一直都沒有為意...

原來...一直以來，我只是個沒長大透的笨小孩。

4.2

早上。

深切治療部。

這天，青鬼和他的未婚妻也到來了醫院探望我。長大後的青鬼不再面青，皮膚也由原本十分恐怖的白換成了一身健康的古銅色。

有誰會想到，從前膽小如鼠，瘦骨如柴的他，今天竟成為了一名常於火場中衝鋒陷陣，擁有雄糾糾氣概的消防員...

「唉...真係世事難料...」站在病房外的青鬼正為我的不幸而歎息著：「有邊個估到會發生一場咁既意外...」

唉...我也跟著嘆氣。

「唔使咁灰喎，阿男佢都渡過左危險期...遇上咁嚴重既意外，佢都可以大步檻過，已經係不幸中之大幸黎架喇。」青鬼的女朋友阿田安慰他說。

青鬼依然擔憂不已：「但係阿彩都已經醒翻咁耐，阿男到而家都仲昏迷緊...都唔知會唔會從此變做植物人添架...」

掌你的烏鴉嘴！

「你話佢一向福大命大架嘛，無事既。」阿田。

「係啊，條友仔以前成日認叻，話自己條命生得好好架...希望佢今次可以快啲醒翻，可以黎飲我地嗰餐啦，話哂阿男都係我地既半個媒人黎呀嘛，無佢，或者我地就唔會起埋一齊，甚至唔會認識到大家...」

放心吧，我定會盡全力，讓自己快一點醒來，然後出席你們的囍宴。

屈指一算，原來青鬼和阿田在一起也接近十年了，簡直時光飛逝...

二人的邂逅，我至今仍記得十分清楚，那時候，我們還只是個會考生...

＃＃＃＃＃＃

會考期間，英文科考試當日。

港島區某某基督教中學。

開考前二十分鐘，等待進入考場期間，我拍了拍青鬼的後腦一下：「喂！」

「咩！？」正在溫習精讀本的他神經兮兮應道。

「嗰邊有個黑妹喎，係咪佢啊？」我指向站於考場正門旁邊的一位女生。

「咦...係佢喎！」青鬼的雙眼立即散發著光芒：「唔通我地真係咁有緣！？」

那個她，正是青鬼現時的女朋友阿田。當時她一身黝黑膚色，於是我隨口給她起了「黑妹」這個花名。

今天已經來到了第五科的考試，前幾天青鬼跟我說，自開考以來，無論他到那一個考場應考，都總會遇見一個皮膚黑黑且挺可愛的女生，巧合程度超乎了他的想像，還說自己好像有點喜歡上了對方，縱使他連別人的名字也不知曉，也沒有跟對方聊過半句話，就連最基本的眼神交流也從來沒有過...

「又真係幾可愛喎！」我首次遇見阿田，發現她的樣子相當標緻，但相比阿彩，各方面還是遜色了點。

我又說：「快啲過去問人地拎電話啦！」

「吓...」青鬼表現膽怯：「唔好啦，都就黎開考，無謂阻住人地溫書啦...」

「諗清楚啲好喎，機會唔等人架喎！？」

「一陣考完試，出到黎再見到面先算啦...」

「哎！你鍾意啦。」

他那怕事的性格，總是改不了。

.....

三小時的考試結束後，我在學校門口處等待著青鬼。

「行快啲啦，個黑妹出左黎，行左去前面喇！」我拉著青鬼的手臂往前走，彷彿比作為當事人的他還要著緊。

「咁我一陣點啊...就咁行過去問人拎電話啊！？」他畏首畏尾的，完全不像個男生。

「唔係點啊！？俾啲膽色黎睇吓啦！」

就在這嗰時候，天突然下起大雨來，一場下得非常合時的雨。

阿田躲了到巴士站的簷篷底下，看似是沒有攜帶雨傘，上半身被雨水打至溼淋淋的她連環打了幾個噴嚏，想從背包裡找出紙巾，卻只掏出了一個空空的如也的紙巾袋，看似有點狼狽。

「機會黎喇！」我立即從背包裡拿出第二把伸縮雨傘和一包紙巾，遞了給同樣沒有攜帶雨傘的青鬼：「拎住佢！」

「你做咩帶兩把遮出街啊！？」他驚訝道。

「嘿...因為阿彩成日都唔記得帶遮出街，所以我經常都會擺多把後備遮喺書包，以備不時之需。」

「哦...」青鬼傻愣愣的接過了傘子。

我又說：「嗱...展現你男子氣概同風度既時刻終於都黎喇，你而家行過去遞包紙巾俾佢先，然後再講：不如我遮埋你？」

「咁...如果佢話唔使呢？」

「試，唔一定有；唔試，就一定無，咁你試唔試啊？係咪想成世都做青頭仔俾人笑啊！？」

「好！我試！」被刺中了死穴的他立時鼓起勇氣，跑到了阿田面前...

就是這樣，二人便互相認識了，想不到他們竟是一見如故，異常投契，後來更逐漸萌生出愛意來，最後，當然是有情人終成眷熟...

有時候，世事就是這麼奇妙。

＃＃＃＃＃＃

黃昏。

盈彩畫室。

「咦！？康仔你仲未走既？落左堂好耐喇喎。」阿彩打開課室的門，發現其中一位畫班的學生仍未離去。

「爸爸仲未黎接我...」一臉稚氣的康仔看似只有十歲左右。

「平時唔係有工人姐姐黎接你架咩？」

「工人姐姐放左假...」

「咁...等我試試聯絡吓你爸爸先。」說罷，阿彩撥了個電話給康仔的父親，可是卻一直未能接通，最後她只好在電話中留言，通知他盡快前來接回兒子。

「你爸爸個電話暫時未打得通...」阿彩說。

「爸爸一定係唔記得左我今日黎呢度學畫畫...」康仔嘟起了咀，像是有點失望。

「點會呢，佢一定記得既...」阿彩眼珠轉了轉：「不如老師陪你玩飛行棋，一邊玩一邊等，好唔好？」

「好啊！」康仔立時轉愁為喜。

大約二十分鐘後，一名四十來歲的中年男人在外面敲了敲門，然後進來了課室。

「爸爸！」康仔撲了過去：「仲以為你唔記得左我添！」

「爸爸記得...只係頭先有野忙緊，一時唔行得開者。」他輕撫著康仔的頭，一副慈父模樣。

「康仔咁乖，蔡先生唔會唔記得既。」阿彩笑說。

「係啊，真係唔好意思，因為頭先有個好重要既會開緊，咁啱電話又無電，所以先...」蔡先生面露歉意。

「都明白既，又要翻工，又要獨力一個照顧康仔...」

「你一定係梁老師喇？」

「係。」阿彩點頭。

「康仔成日都喺我面前提起梁老師你，仲話你好似天使一樣咁靚...今日一見，果然聞名不如見面，如果我地係朋友既話，一定會推薦你去選港姐，哈哈！」

「嘖...」伏於桌上的我不屑地悶哼了一聲：「好老土囉啲開場白...」真有點不是味兒。

「邊係呢，蔡先生你過獎喇...」阿彩顯得有點難為情。

二人寒暄了一會後，蔡先生便與康仔一同離去，而阿彩打掃了一下畫室之後亦關門離開了。

回家的路上，阿彩須經過一道頗長的斜坡，而斜坡旁豎立了幾株高大而厚實的陳年老樹。

途中，我望見馬路的另一邊出現了兩個打扮十分怪異的人，二人各身穿一件寬大的長袍，感覺上有點衣不稱身，一黑一白，造型像極了《奪命狂呼》中戴著白色鬼臉面具的殺人狂魔。

還有一段日子才到萬聖節，想要提早慶祝嗎？大熱天時還堅持一身Cosplay裝束，令人欽佩的動漫熱誠啊！

兩名怪人巍巍峨峨地走著，連走路的動作也模仿十足...

難道是短片拍攝進行中！？

我左看看，右望望，卻沒有發現任何鏡頭或者拍攝人員。

！？

穿著黑袍的那個人突然憑空變出了一把道具...

是一把銀色的大鐮刀。

首次看到如此厲害的街頭魔法，簡直嘆為觀止，可是，為何現場的反應好像不甚熱烈，甚至，無人理會。

穿黑袍的那人突然停下，然後往旁邊的一株陳年老樹一削，動作非常輕描淡寫，速度卻是快得不合乎常理...

我心中一凜。

一道森然寒光劃過了粗大的樹幹，那株大樹隨即搖搖欲墜...

大樹發出了「咔...咔...咔..」的斷裂聲，並開始急速塌下來...

「砰！」後方一名碰巧路過的孕婦被倒下的大樹擊中了頭部，身體被粗厚的樹幹壓住...

「哇頂！」我感到異常震驚，還破口大叫了一聲，簡宜不敢置信，有什麼可能...

孕婦不斷吐血，狀甚痛苦，奄奄一息，而肚內那小生命的靈火則時旺時虛，苟延殘喘著。

在場目睹慘劇發生的人，無一不掩面驚呼，而我則被嚇至三魂不見了七魄，一直在馬路的另一邊愣住。

接下來的畫面，比剛才的更駭人...

穿白袍那個人突然又變出了一把鐮刀，二人一起將鐮刀高舉，一人揮刀擊向孕婦的頭部，另一人則劈向了孕婦的肚部，然後猛力地一拔，兩道綠色的光芒被扯出，並黏了在鐮刀的鋒口之上。

二人將兩團綠光捏住，一起發出了異於常人的尖叫...

那種尖叫聲，似是電影裡那些巫婆的獰笑，很刺耳，很不安。笑聲當中，彷彿蘊含了某種能擾亂別人腦神經的音波，傳入耳朵後，我感覺到了強烈的不適，那是自當上燈靈之後從未有過的感覺。

尖叫聲停了，兩道綠光分別被吸進了黑白袍者的體內，孕婦和其肚內的小生命從此永別陽間。

這到底是...

過了一會，兩名殺人兇手緩緩地轉過了身，並望向了我這邊...

即使隔著了一條大馬路，我卻能清楚感受得到他們身上所散發的恐怖氣息，身上每一個毛孔彷似被一股不知名的黑暗力量給震懾住。

我跟他們對視了片刻...不，這不是對視，因為它們根本沒有眼睛！

說清楚一點，它們連臉都沒有！只是雙眼的位置閃著兩點如魔瞳般的紅光。

雙腳不斷在顫抖，我不其然的後退了兩步。

此際，馬路上一輛大型的貨車剛好風馳駛過，視線受阻...

一瞬間，只是眨眼的一瞬間，站於對面那兩個惡魔就如鬼魅般消失了。

「死神來了...」東哥忽然出現在我身旁。

還沒回過神來的我仍然怔怔地站著，結著舌道：「頭先...佢地...」

「佢地係死神，綽號叫勾魂雙煞，啱啱製造左一場人類肉眼見唔到既『意外』。」東哥說。

看見了剛才的一幕，心中早已浮現死神二字，只是沒有想到，真正的死神原來是這樣子。

「你好似好驚訝咁既？阿飛無話你知有關死神既事咩？」東哥問。

我搖了搖頭，心裡仍猶有餘悸：「無...」

阿飛只說過有天使的存在，卻從沒有提及過死神。

「吓...佢無講佢既事俾你知咩？」

「佢同寶兒既事？」

「哎...唔係啊...」東哥搔著頭，表情有點古怪：「算啦，無野喇，你想知既就自己問佢啦。」

我還未搞清狀況，他又說：「死神係地獄既使者，魔鬼既化身，佢地都係神既一種，但隸屬於魔域...」

魔域...？

我露出了疑惑神情。

「喺靈界入面，其實仲有分『神界』同『魔域』，簡單黎講，即係天堂同地獄既分別，某程度上，作為燈靈既我地係屬於神界，因為集齊哂靈燈之後，神係會黎接走我地既靈魂，然後我地就可以去投胎，重新做人。而生前做過傷天害理既事既人，死後靈魂會進入魔域，受盡各種折磨，甚至被死神直接吞噬佢既靈魂，永不超生。死神除左會喺地獄掌控亡魂之外，三不五時會走到黎人間，以殺人為樂。死神雖然係神，但無法用自己既能力直接將人類殺死，只可以用間接既方法，例如透過你啱啱所見到既意外...你以前喺新聞報紙上面所見到既飛來橫禍同埋各種離奇意外，其實大多數都係呢兩個死神搞出黎。」

「佢地點解要咁做！？」

「無架，只求貪玩過癮，而佢地殺完人之後，通常都會順便勾走埋死者既魂魄，即係你剛才見到嗰幕...」

說罷，東哥走到了對面馬路，收取了孕婦頭上的靈燈。

「留翻盞細既俾你。」他指著孕婦肚內的亡嬰。

「我走先喇，下次見！」說罷，東哥躍上了巴士的車頂，乘車而去。

4.3

凌晨時分。

天色還有大約兩個小時才會亮起，這個時候，整個城市正處於熟睡的狀態，通常不會有死亡的出現。

我如常地趁著這段空檔，來到了海洋公園的摩天巨輪的頂部，等待著日出的來臨。這時公園早已關門，四周異常寂靜，往常的熱鬧人聲和機動遊戲的運作聲，此刻換上了隱隱約約的蟲鳥鳴叫聲和草葉蕭瑟的冉動聲。沒有了通明的燈火，樂園除了變得幽暗，更有點陰森，像是隨時會走出一隻駭人的猛鬼...

哈....想深一層，我不就是那隻猛鬼嘛。

我平躺著，雙手抱後腦，蹺著腿，一邊數著天上的星星，一邊在冥想...

想得入神之際，面前突然出現了一張倒轉了的臉。

「哇屌！」我被嚇至整個人彈起，差點便失足由幾百尺高空掉下去。

回過神來，發現那張臉的主人原來是阿飛。

「嘻...」奸計得逞的他得意地笑著。

心中早已感到莫名的氣燥，現在被他如此惡作劇一番，突然感到憤怒：「人嚇人無藥醫架！」

「咩事咁炆啊？」他照舊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樣。

「無...」事實上，連自己也說不出心情變得糟糕透頂的原因。

這時，我察見黑漆漆的天空中出現了些微異樣，一道白色的光柱由天空射落。

「咦！？嗰邊有道光喎！」我指向另一邊山頭。

「有人啱啱完成任務，可以升天嚕，真係恭喜哂。」阿飛輕輕拍掌。

「誒！？」

「出現呢道白色光柱既話，即代表某位燈靈已經集齊哂所有靈燈，神即將要召見佢，然後進行審判。」

「乜仲要審判？係點架？」

「鬼知咩！如果我知道係點既話，代表我已經投左胎，而唔係喺度同你吹水啦！」

白色光柱消失了，看來那位人兄經已順利抵達天國。

「我今日見到死神...」我說。

「係！？死神有幾隻架喎，你見到邊隻先？」

「好似係叫咩雙煞...係東哥話我知。」

「哦...勾魂雙煞係四大死神之一，佢地係一個組合黎，出左名鍾意亂咁殺人，至於其餘三位死神...相信你會比較少見到，因為佢地通常都會留喺地獄，好少出現喺人間。」

「關於死神既事...你係咪有野隱瞞緊我？」我問。

「哈...無啊，我自己既事黎者，都唔關你事既，所以唔算隱瞞。」

「洗耳恭聽。」

阿飛想了一會後，說：「幾年前，南丫島海難，記唔記得？」

「記得。」

「當日所有死難者頭上既靈燈都係我親手收，而重點係...我爸爸媽媽當日都係喺呢架船上面...」阿飛黯然道。

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一下，以示安慰。

「呢場並唔係一場單純既意外...」阿飛握緊了雙拳，表現有點激動。

「你既意思係...呢場意外，係死神搞出黎？」

「無錯...當日係我第一次遇見勾魂雙煞，我仲親眼睇住船上所有乘客既魂魄通通被佢地兩個勾走，包括我爸爸媽媽...」

我能幻想得到那個駭人的場面，因為今天才親眼目睹過它們是如何勾魂，太可怕了...

「咁啲人既靈魂...會去左邊？」

「俾死神殺死既人，一般黎講都會落地獄，但如果靈魂係直接被吞噬，成為左死神既食物既話，亡魂會依附喺死神身上，成為死神邪惡力量既一部分，咁樣會仲慘過落地獄...」

那今天那個孕婦和肚內的嬰兒豈不是...

阿飛又說：「除非有方法令死亡降臨喺死神身上啦，咁呢班亡者就可以得到解救喇...但咁係無可能發生既事，因為死神就係掌控死亡既神，佢又點會死呢，哈！」

「.....」

「而我爸爸媽媽既靈魂，當日就係分別俾呢兩個死神吞噬，而家應該都仲喺佢地個肚入面，相信以後都無機會可以出翻黎...唔怕講埋俾你知，你見我平時好似無所事事，但其實我一直密謀緊一個比收集

靈燈更加重要既任務...」

「你唔係想同我講...想救翻你阿爸阿媽呀嘛！？」

「無錯！」

「點救！？」

「打低勾魂雙煞，打到佢地嘔翻我屋企人既靈魂出黎為止！」

「痴線！邊有可能啊？」

「咩無可能啊！？」阿飛指著自己的腦袋：「用念力，喺靈界入面，只要念力夠強，就乜都有可能發生，只不過我既念力始終未夠...」

簡直就是瘋狂！

阿飛又說，這幾年來他一直在留意勾魂雙煞的一舉一動，尤其當它們正在收割靈魂的時候，想要觀察一下能否從它們身上發現什麼弱點或者破綻，可惜，死神始終是神，而神便是完美，根本無懈可擊。加上燈靈和死神的級數實在相差太遠了，我們雖被稱為燈靈，某程度上卻只是一隻遊魂野鬼，阿飛自知與雙煞相鬥只是死路一條，壓根兒無法戰勝，向他們挑釁的話，隨時會被一擊殲滅，被打至魂飛魄散，到時候便不用再說什麼投胎了...

聽完一切的來龍去脈之後，我完全愣住了。

整件事突然變得相當熱血，心頭更產生了一股火熱，若然我不是還有醒過來的機會，說不定會豁出去，自動請纓說要助他一臂之力。

「你放心，件事唔關你事，我唔會連累你既，你聽完就當無聽過啦。」阿飛。

「你真係諗住要咁做？」

「當然啦！雖然係以卵擊石，但我一定會嘗試，就算最後真係俾佢地打到灰飛煙滅，我都一定要試...佢地實在太亂黎啦，其他死神都唔會好似佢地咁成日黎人間搗亂，所以呢件事並唔係純粹報仇咁簡單，而係替天行道！」阿飛不斷咻咻咻的擊出空拳，眼神堅定：「再者，死神雖然係神，但佢地有啲唔同，因為死神生前其實都係一個人黎，只不過佢地既罪孽太深同埋怨氣太重，所以先會逐漸走入魔道，最後成為左死神...」

他向我單了單眼：「只要唔係百分之一百既神，就一定會有弱點！」

「加油。」除此，我還可以對他說些什麼？

「但我無咁快郁手既，陪你收集哂啲靈燈先啦。」

「而家差幾多啊...睇過！？」阿飛打開了靈冊，說：「仲差一半左右者，好快就搞掂啦。」

我摸了摸空蕩蕩的褲袋，才意識到自己身上那本靈冊原來已被阿飛神不知鬼不覺扒去：「搞錯啊，偷

人野！」

我們在月光下互相追逐，悶了便躺回到摩天輪上，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

不經不覺間，太陽已慢慢升起。

4.4

深切治療部。

今天，媽身邊多了一位稀客，這個人是我爸...

說起他，我不得不提及一件事，記得在小時候，大概是我就讀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吧，在遊樂場嬉戲時不慎跌倒，看症時被診斷出手腕骨折，最後被送院，須要動手術，還住了院接近兩星期，作為父親的他竟沒有前來探望過我，起初以為是由於他工作太忙的關係，後來我長大些後，媽偶然間再次提起了這件事，她指當時爸是因為不滿媽經常到醫院照料我而忽略了處理家中要務，間接為他造成了不便，於是心感不忿，連自己的親生兒子躺在醫院也不親身前來慰問一下...

於我而言，這是一件荒謬至極點的事情，試問世間上那會有如此爛的父親？

由那天開始，他於我心目中的分數便開始遞減，人越大，便越發現爸並不是小時候所想那般神聖，正義，偉大和無私，從媽口中得知，年輕時的爸好逸惡勞，不務正業，又愛賭博，不良嗜好多不勝數，只是我和哥逐漸長大，生活迫人，他才不得不低頭面對現實，將不良嗜好通通戒掉...

雖然如此，相比起其他更爛的父親，他絕對稱得上為比下有餘，縱使依然嗜賭的他經常都不在家，但至少會每月準時給家用，又給我們供書教學，從來沒有怨言一句。

人們常說一山還有一山高，而我則認為此山不比那山低已算是賺了，畢竟人並不是完美，加上自從投身社會後，才驚覺世間上實在太多誘惑，只要自身的定力一時不穩，潛藏於人類體內的劣根性隨時會被勾起...

說遠了。

媽跟爸於醫院的餐廳吃過早餐後，便各自離去，媽繼續過著她那乏味而單調的獨行俠生活，而爸則來到了小巴站，準備乘車到工場工作。

想了想，這真是個奇景，我倆甚少並肩而站，更遑論是一起在車站等車。

大概有十年了，我跟爸沒有交談的時間將近十年了...

平時碰面，點頭說「嗨」和「早晨」等這些無意義的打招呼當然是有，但兩父子認認真真的坐下來聊天交心...

對上一次，已是上個世紀的事了。

為何我跟家人的關係竟是那麼糟糕，雖不能以惡劣來形容，但也絕不能稱得上為良好。

根據中國人的傳統，男人一般是比較含蓄，一向講求心照不宣，真心話絕少說出口，面對著情人時例外...

面對著家人，簡單的一句問候說話，彷如春蠶吐絲般艱辛。

天突然下起毛毛雨來，剛好車也來了，身型瘦削矮小的爸坐了到小巴的最後排，放下了那個又殘又破且載滿雜物的布袋，由於他是一名燒悍工人，故經常要隨身攜帶一些工具上班。

他那蓬鬆的頭髮，稀噓的鬚根，滿頭的皮屑，眼角上仍沾著一些礙眼非常的眼屎，長得向外暴露了出來的鼻毛...簡直視個人儀容為無物，相當不修邊幅。

媽常說我倆於邋遢方面十分相似...

嘖...胡說！至少我出門前會照一下鏡，也會定時修剪一下鼻毛。

但有一點我們的確很相似，就是坐車的時候都愛選鄰近窗邊的座位，方便看風景。

望著他的側臉，不禁回想起十年前，年少氣盛的自己曾往這張臉上揮出過魯莽的一拳...

＃＃＃＃＃＃

大學二年級那年。

「喂！？」上課途中，媽突然打電話來。

「我而家上緊堂啊。」我掩口細聲道。

「你阿爸入左醫院啊！」媽表現大為緊張。

「吓唔係啊？咩事？」

「聽講話撞左車啊！」當時爸剛買下了一輛二手私家車，想不到這麼快便給撞了。

然後，我陪媽來到了醫院，途中媽打了幾通電話給爸，卻一直打不通，看似是手機電源不夠。於是我們在急症室內四處搜尋，很快便找到了爸的身影，還揭發了一個大家都不願意接受的事實...

爸的右手受了傷，右邊身子掛著了三角繃帶，以作固定傷勢，幸好傷得不重，還可以自行走路。最令人在意的，是站於他身旁的一個中年女人，爸攙扶著她，這女人看似也受了傷，但傷勢比較輕，這不禁令我聯想到，出意外的時候，二人是在一起。

發現了爸後，媽一個箭步衝了上前，第一反應竟不是安撫慰問，而是往爸的臉上甩了一巴，狠狠的一巴...

「啪」的一聲，爸呆了，我也呆了，在場所有人的目光，此刻都投到了爸媽二人身上。

「你又話同呢個女人已經無來往？」媽很激動，我大概能猜到目前是什麼狀況。

爸掩著被打的那邊臉，忍著痛說：「你發咩神經啊！？我地去做正經野咋！」

「正經野！？搵鬼信啊？去遊車河咋掛！？」媽繼續大吵大鬧。

「件事都唔係你諗咁樣！」

「你呢個衰人！衰人！仲喺度講大話！」手無搏雞之力的媽不斷往爸身上揮拳，

「妖！你咪癲啦，呢度公眾地方黎架！」爸一手將媽推開，媽一時站不穩，然後失足往後跌倒，在地上滾了半圈，狀甚狼狽。

我立即上前將媽扶起，媽強忍著眼淚，而那個疑似二奶的女人則露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得戚模樣，臉上那笑容，無論於那一個角度來看，都像是幸災樂禍的獰笑...

爸竟然為了維護這個賤女人，而將媽推倒...

想到此，我突然怒火中燒...

沒有廉恥的狗男女！

「笑乜撚野啊臭西！」我指著那個蕩婦咆吼，作狀出手。

「你又想點啊！？」爸試圖將我推開。

「打女人既人渣！」雙目被怒火蒙蔽的情況下，我握緊了右拳，拳頭不由自主的往他的左邊臉上轟了一拳...

從此之後，爸那比下有餘的形象，連同這個家，都一同破滅了。

我倆從此沒有跟對方打過招呼，大家雖仍然同住，卻如同陌路人，互不理睬，比一般房東房客的關係更為不堪。

每逢夜闌人靜，頭腦清晰的時候，我會為自己當日的衝動而自慚...

只是普通的一拳，卻足以讓我內疚一輩子，並讓自己永遠揹負著「打老豆」的罪名，一個生命中永不磨滅的污點。

令自己好過些，唯有說服自己，那一拳是為媽抱不平而打的。

事件發生不久後，爸誓神劈願指已跟該名情婦完全斷絕來往，從此，家中再沒有任何人提起過這件事。媽看得很開，一直表現得若無其事，同時看似對爸已經死了心，而我亦沒有閒情逸志理會太多，二奶三奶什麼的，都與我無關，只要沒有為這個家帶來任何影響便行了。

時間將一切慢慢沖淡...

但是，有根刺，卻一直都無法被沖走。

＃＃＃＃＃＃

鏡頭回到小巴上。

「前面彎位有落唔該！」爸大喊，司機揚了揚手示意聽見。

雨仍在下。

我跟隨著他下車，並來到了一個露天的工場。

「屌你個老母，成班冚家剷咁撚無手尾架...」工場的工人們看似全部到了外面用膳，卻沒有將器材收拾和整理好。爸正在為了此而埋怨。

老實說，我自小便懂得很多髒話，是因為爸在家裡與朋友聊電話時，總是粗口滿天飛。髒話都是由此習來的。

建築材料佈滿了一地，然後爸將其整頓了一下，然後拿起電焊，準備動手工作...

不知怎的，突然有點心緒不寧...

「啊！！」爸突然慘叫了一聲，拿著電焊的他全身不斷在抽搐。

「砰！」電焊突然出現了一下小爆炸，爸整個人被彈開，跌倒了在地上。

什麼情況！？觸電嗎！？

一定是，下雨天進行燒悍可是工場大忌啊！

驚惶失措的我立即上前查看爸的狀況，發現他雙眼反白，嘴不斷在顫抖，喘息得有點急...

「喂！頂住啊！」我緊張和害怕得眼淚直標。

我想要將爸扶離這危險的現場，然後報警。雙手穿透他身體的時候，才記起自己目前的身分。

「救命啊！人黎啊！」沒有用，就算我喊破喉嚨，都不會有人聽見。

爸頭上那團不斷在晃著的綠色火焰逐漸縮小，顏色亦開始轉淡。

很快，生命之火的顏色便會變為返魂乏術的黃，我已親眼目睹過無數次了，即使是神仙也無法打救...

況且這世上根本沒有神仙，就算有，它們也只會見死不救！

很徬徨，心內焦急已逾越了可承受的程度，親眼看著自己的親父斷氣然後死去，任誰也無法接受。

我嘗試集中精神，想要憑念力令爸頭上的靈火燒旺一點，卻沒有產生任何作用，這是當然的，因為燈靈並不能左右一個人的生死...

我不甘心！為何當人類的時候已是如此渺小，現在當上了鬼，彷彿比以前變得更加無能！？

假如再沒有人前來迎救的話，爸定會就此死去。

感到懊喪的我蹲了下來，雙手圍著爸頭上的那盞靈燈，希望能為他那團苟延殘喘中的生命之火擋下一

點點無情的冷風和細雨...

淚一直在流，腦海中閃過了一幕幕兒時他教導我踏單車的珍貴畫面。

「哇！咩事啊！？」工場的出口處傳來了一把男聲。

一班工友們終於回來了。

「佢好似俾電電倒啊！快啲報警！」

他們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後，便立刻報警求助和合力將爸抬到安全的角落。

.....

醫院裡。

爸被送進醫院後，醫護人員們立即為他進行搶救，躺在病床上的爸一直被去顫器電擊胸膛，瘦削的身軀不斷反彈起來，每被電擊一次，其頭上的靈火便恢復旺盛一點，而我的心也跟隨著猛抽一下...

徘徊於生死邊緣，過程動魄驚心。

我從不相信神佛，此刻卻誠心祈禱，希望神明會聽到我心裡的說話，然後又雙十合十，喃喃唸起經來...

心想情願被電倒的人是自己，因為我的確還欠他一下雷劈。

幸好皇天不負有心人，於醫生們的盡力搶救之下，福大命大的爸成功拾回了小命。果真禍不單行，我遇上了交通意外，如今爸又發生了意外。

「唉...」坐於病床旁邊的我嘆氣了一聲，心想他於這一行工作了幾十年，怎會那麼大意，連下雨天有可能出現漏電的情況也不知道...

也許是為了我仍在昏迷一事而憂心，於是分了神？

哈...會嗎？也許是我想多了。

也許他正面對很多煩惱，所以心煩意亂，老貓燒鬚？

或許吧，前陣子聽媽說，他好像患上了糖尿病...

看真一點，爸頭上的白髮比以前多了很多.....

幾年前，我曾寫下過一封道歉信，買了一隻男裝手錶，打算於父親節當日送給他，當作是一點心意也好，贖罪也好...

說穿了，贖罪的成分居多，因為這些年來，我一直飽受良心的責備，無論如何，當日我絕不應該出手打他，就連阿彩都這樣認為，還說如果天上真有雷公，我早就被五雷轟頂。

可是，最後我還是沒有將禮物送出，那封信和那隻錶至今仍被埋藏了於抽屜裡的一堆雜物之下...

想深一層，男人之間收送禮物這個行為也太難為情和突兀了吧，所以最後將念頭打消了...

想著想著，突然有人從後拍了我一下：「喂！」

不用回頭看，也能知道這個人定是阿飛，我不會再被他嚇倒，因為都已經習慣了。

「呢個係邊個黎！？」阿飛指著躺在床上的爸問道。

「我阿爸頭先工場俾電電親...好彩而家無事。」我回應，心情有點欠佳。

「哈！吉人自有天相！」阿飛又展現出他的無憂本色：「我都識少少睇相架，睇你阿爸一雙粗眉，再加埋嗰兩粒厚肉既耳珠...」他一邊說，一邊腑身端詳：「依我睇...佢至少都有八十歲命啦！邊有咁快玩完啊？」

換了是之前，我定會對他破口大罵，但回想起有關他雙親的事，頓覺其身勢有點可憐，他如此苦中作樂，我應該欣賞他的樂觀態度才對。

「承你貴言！」我拱手以示感激：「但依我睇，你似係招搖撞騙既神棍多啲！」

「哈！你老豆幾歲啊？」

「.....」我想了想，才發現原來自己一直不知道爸的年歲，我猜大概六十左右吧...

「唔係啊嘛！？連自己老豆幾多歲都唔知道啊你？」他反應很大。

我難為情地搔著頭：「係啊...」

「咁你阿媽呢？」

「好似五十掛...」

「你有無搞錯啊，點做人個仔架你，自己屋企人幾多歲都竟然唔清楚...」倒吊中的阿飛一邊踩著天花一邊說。

我感到相當慚愧，的確，一直以來，我好像忽略了太多東西，除了父母的歲數，還有他們的感受，和心境...

阿飛又說：「你就好啦，父母仲健在...」

我也覺得是。

「醒翻之後，你真係要多啲帶佢地去飲下茶喇。」倒吊中的他闔上眼，點著頭，雙手環抱於胸前，一副「東方不敗，唯我獨尊」的姿態。

不知怎的，我對阿飛的觀感，彷彿於一夜之間有了很大的轉變。

4.5

中午時分，爸終於醒來了。

死而復生的他不敢相信今天所經歷的一切，還跟媽說被電昏的時候，自己的靈魂像是出了竅，還來到了地府，見到了牛頭馬面...

聽著聽著，我感到有點迷惘，因為爸所描述的靈異世界，跟我現處的有所不同。

阿飛所提及的靈界使者不是牛頭馬面，而是天使和死神；一個人死後所到的地方不是地府，而是天堂或者地獄。

到底靈異世界是否分有中，西式？還是爸所見到的只是個夢境？

無從考究。

今次的事，總算有驚無險。

測靈儀上的指針不斷在跳動，於是我跟隨指引，在醫院裡收集了十數盞靈燈。

經過某間病房的時候，突然有人喊我：「嗨！後生仔！」我定住，發現是那位沒有了雙腿的燈靈老伯：「又係你啊？」

「係啊，你好...」我說。

他莞爾，雙眼瞇成了一條線。

我看看測靈儀，發現它所指的方向，是躺於病床上的某位婆婆，我認得，她正是老伯的太太，最令人在意的，是她頭上的靈火已變為黃色，且異常虛弱...

看來婆婆的大限已到。

這種生離死別的時刻，我作為外人，不宜繼續逗留，加上我不打算作任何干預，婆婆頭上的那盞靈燈，除了作為丈夫的老伯之外，誰也沒有資格去收取，於是我相當識趣，轉身便走。

「後生仔，唔好走住。」老伯喊道。

「誒！？」我止步。

「過黎陪伯伯傾陣計啊。」老伯揚手，示意我坐到他旁邊。

「哦...好啊。」我照辦，雖然心中是有點不情願。

婆婆看似正在酣睡中，普通人無法察覺，但我和老伯心裡都十分清楚，接下來將會發生的是什麼事。她的每一下呼吸，都像是正在為自己的生命作最後的倒數，望著她胸膛那微弱的起伏，再看看老伯臉上的微笑，我感到了莫名的傷感。

「我以前係一個教師。」老伯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氣氛：「仲係某間中學既校長。」

我有點懷疑：「係！？」

果然人不可以貌相。

「睇唔出呢？我舊時係香港大學畢業架！」

真厲害！

「咁你呢？你又邊間大學畢業架？」他問。

「公開大學。」

「有間咁既大學架咩？」老伯質疑道。

「有...不過呢間相對地無咁出名。」

「哦...我老咯，脫哂節咯，以前我個年代邊有咁多大學架，剩係得港大同中大架咋。」

「而家大學畢業都無用，因為周街都係大學生...」高分低能，比比皆是。

老伯像是有點同意的點了點頭。

婆婆頭上的靈火微晃了一下，像是快要熄滅的樣子。

「細個讀書既時候，因為曾經遇過一啲好好既老師，覺得教書係一個好神聖既職業，於是就立志要成為老師，然後一教就教左幾廿年，最後仲做埋校長，諗翻都覺得神奇...」老伯說得陶醉。

我一向尊敬從事教育工作的人，總覺得這些人頭上都是頂著個偉大的光環，所以，此刻的我，心裡是由衷的欽佩眼前這位老伯。

「你有咩理想？」老伯突然問。

理想嘛...這個問題，我從沒有認真考究過。

我搖頭說：「無...」

「無！？唔係嘛！？」老伯一臉訝然：「做人無理想既話，咁同條鹹魚有咩分別？」

被他這樣一說，我感到相當難為情，假裝思量了一會後，我說：「其實都唔係完全無既，我既理想係...成為一個歌手。」說出來後，就連自己也很想笑。

這的確是我一直以來的夢想，但於現實中，這只是個沒有可能實現的空想。

老伯聽見後，露出了崇拜的眼神：「好啊！咁實踐左未？」

「當然無啦...」我苦笑：「大把人唱歌唱得好聽過我啦，加上人地又識作曲，又有才華，做歌手...輪都未輪到我啦。」

「唔試過又點知呢？試，唔一定得；唔試，就一定無。」

這句話，非常似曾相識。

「哦...」除了點頭，我不知道可以作什麼回應。

這時，婆婆的呼吸突然變得有點急促，且眉頭緊皺著。

我坐直了身子，有點不知所措，而老伯則表現得若無其事，並繼續跟我講話：「後生時候既我，係一個工作狂黎，每一日除左訓覺，幾乎所有時間都奉獻哂俾工作，廿四小時都好似唔夠用咁，嗰陣時既生活，就好似一具上左鍊既行屍酒肉...」

有同感，因為我也是。

「仲記得喺自己個喪禮入面，有好多以前自己教過既學生前來拜祭，睇見佢地因為我而傷心流淚，心入面真係好內疚...諗深一層，其實自己身為師長，不但未能夠做個好榜樣俾啲後輩睇，最後反而選擇左輕生，一諗翻起，我就感到好慚愧...」

在一旁聽著的我，完全感受到老伯心裡的哀慟。

「不過最令我過意唔去既，都係我太太...」老伯雙眼開始泛起淚光：「一個陪伴左自己幾十年既人，粒聲唔出就行先一步，換轉我係佢，我都會感到好傷心...其實我真係一個好不負責任既男人，佢一直對我不離不棄，從旁支持，但我就選擇消極面對...」

老伯輕嘆了一聲後，又繼續說：「其實我以前係教中文既...記得以前有課書，叫做《人生的意義》。」

我也有印象，那是讀預科的時候，中文科裡的其中一課書，依稀記得，內容講述人生分有數個層次，好像有物理層，什麼邏輯文化層，價值層等等...相隔太久，都不太記得了。

完全是將簡單的東西複雜化...人生的意義，不就是去想出六個會讓你發大財的號碼嘛！？

老伯又說：「社會上實在太多行屍酒肉，佢地自以為行緊一條啱既路，實際上卻只係處於一個半夢半醒既狀態，到後來醒覺嗰陣，先會發現原來自己一直都浪費緊時間喺一啲無意義既事情上。出現咁既情況，完全係因為佢地幫自己定立左一個錯誤既目標。要令生命變得有意義，就要投入去愛身邊每一個人，因為生命中最緊要既事，就係去學習付出愛，同埋接受愛。喺我教學既生涯當中，我一直將前者實行，帶俾我既學生唔少愛...」

老伯嗚咽著說：「但好遺憾，我無法達成後者，因為我辜負左太太同家人對我既愛。」

婆婆呼吸的時候像是十分吃力。

老伯將輪椅移到床頭，執著婆婆的手，輕吻了她的額一下後，往她耳邊輕聲說：「放心去啦，有我喺

度...」

兩老的手相互握著，實實在在的握著。

然後，婆婆吐出了最後一啖氣，眉頭放鬆，面露微笑，生命之火亦隨之消逝...

眼前這位躺著的老人家與世長辭了，十分安祥，沒有經歷什麼痛苦。

老伯伸手將老伴頭上的靈燈摘下...

「咔嚓！」

「死亡，係悲傷；但活得唔快樂， 同樣都係悲傷。」

銀光飛閃...

我眼角滲著淚，彷彿能體會親眼看著自己愛侶死去的難堪。

但，換個角度來看，能陪著自己的愛人走最後一段路，某程度上，是幸種的一種？

「到你黎到我地呢個年紀，可能就會明白，人生在世，唔奢求食得招積，但求死得舒適...」

我不明白，也許現在的我，仍是很幼嫩。

「我都係時候走喇...」老伯拿出了自己的那本靈冊。

「嗯...再見。」我說。

「我地應該唔會有機會再見。」

！？

「你過黎啊...」老伯揚手，示意我走近。

接著，老伯伸手將置於靈冊背後的測靈儀旋扭了出來...

「咔嚓！」

異常離奇的一幕，我定眼看著，傻了眼。

被抽出的測靈儀瞬間化作了一團白煙，然後散去，而被掏空了的靈冊則突然金光四射。同時，老伯那逐漸變得透明的身軀，慢慢如霧般被蒸發掉...

「雖然唔係好多，就當係我小小心意...」老伯將散發著耀眼光芒的靈冊交到了我手上。

一下金光暴現之後，手中靈冊噴出了一縷縷不明的金色氣流，並繚繞於我全身。

「發生咩事！？」我清楚感覺到，自己的身體被一道暖暖的氣場所包圍。

「佢剛才呢個動作，叫做『靈魂解放』...」背後出現了另一把聲音，他是阿飛：「靈魂解放既目的，主要係用黎解除靈冊與自身靈魂之間既綁定...呢個時候，只要任何一位路過既燈靈執起本簿仔，佢就可以繼承哂裡面既所有野，換言之，剛才呢位老伯已經將佢過往所收集過既靈燈，全數轉交哂俾你...」

我翻開了自己的那本靈冊，發現裡面果真出現了很多個全新的名字...

乍見之下，所增添的欄數，不下一千個...

為何...老伯要這樣做！？

阿飛繼續說：「不過，咁做其實等同自殺...因為自行放逐靈魂，將會喪失投胎既機會。」

！？

身上的金氣消失。

此時，老伯的身軀已化作了一團面目全非，隨時會被吹散的白霧：「人生最可悲，莫過於我地唔能夠從頭黎過；同時亦係可喜，因為我地唔需要由頭再黎過...我都活左幾十年，咩都夠哂喇，唔需要亦唔希望重新黎過...」

現場刮起了一陣淒美的冷風。

最後，只剩下一道迴盪於耳邊的回音：「假如世間上每一次邂逅同相遇都唔係偶然既話，我希望我既出現，對你黎講係有意義...」

呼...

冷風吹。

煙消，雲散。

兩行莫名的淚水泫然流下，卻分不清那是源於什麼情緒...

再見了，老伯....

不...是永別才對。

阿飛說，老伯的靈魂不會上天堂，也不會下地獄，所謂永不超生，也許只是走進了另一個不為人知的靈異國度，以另一種更特殊的方式繼續存活下去。

然而，今天我彷彿上了一堂寶貴的課，卻不知曉這位老師叫什麼名字。

靈燈數量：1825盞

5.1

「好熱啊...」台灣高雄的街道上，滿頭大汗的阿彩在抱怨：「仲有幾耐先到間麵鋪架，行咁耐都未到既？」

「唔...」我端詳著旅遊書上的小地圖：「應該行多兩個街口就到。」

她鼓著腮子，我見狀，立即伸出手指戳了一下她那張漲漲的金魚臉。

「等陣...」我停了下來，然後從背包裡拿出了一條冰涼的濕毛巾，為她抹去臉上的汗珠：「出街都帶毛巾...呢啲男朋友邊度搵啊？」

她不語，只是面露甜絲絲的微笑。

走了一會後，我們便來到了當地一間十分有名，連友朋和旅遊書均熱烈推介的牛肉麵店。

可是，除了牛肉有牛味，麵有麵味之外，我嚐不出那碗麵到底有何特色，還竟能攀附「馳名」二字。

差不多離開的時候，阿彩說：「不如坐多陣咯？出面咁熱，我唔想再行喇...」

「車...我一早都話夜晚先出黎架。」

今早起床的時候，我建議不如晚一點才到街上走走，但阿彩卻硬說要爭取時間體驗一下外地的陽光氣息，如今她後悔了。

她攪拌著面前那杯所剩無幾的珍珠奶茶，一臉不服氣，卻不敢反駁。

「不如去睇場戲啦，我知道呢度附近有間戲院。」我說。

結帳後，我們再往前多走了幾個街口，來到了一間名叫奧斯卡數碼影城的門口。

「嘩...台灣睇戲咁平架咩？平均60蚊港紙就可以睇到一齣3D戲！？」我端詳著售票處旁的告示板。

阿彩說想要看一套剛上映不久的科幻電影，我沒有意見，只要不是文藝片的話，我都愛看。

由於時間尚早，看電影的人並不多，故院內的觀眾不超過十個。高雄的戲院比較簡陋，相比起香港的，這裡的裝潢，設施，環境和格調是完全不行。空調不夠冷，空氣不夠流通；坐椅略為殘舊，外觀分大打折扣；最離譜的，院內一直彌漫著一陣不知名的酸臭味...

雖然戲票是很便宜，此刻卻感到物非所值。

電影放映途中，我竟聽見了蚊子飛過的聲音。

「屌那星...間戲院有蚊喎。」我細聲道。

阿彩搔著手臂說：「我已經俾佢咬左兩啖喇...」

「睇戲俾蚊咬，真係前所未聞。」說罷，我拿出了一枝白花油，為她手上的痕癢處塗了幾下。

電影看畢，正午的太陽已經遠離，剛好又是下午茶時間，於是我們蕩進了大街上的一家地道食店，各點了一碗一試難忘的鹵肉飯，而難得出外旅遊，相機當然要先吃。

接著，我們捧著肚子在附近的時尚地帶逛了幾圈後，天色便開始入夜，於是乘坐接往巴士到了某個大型商場，阿彩說來到台灣，怎能不參觀一下當地的誠品書店。

「呵啊～～！」書卷氣令我感到很睏，真不明白書本到底有什麼好看，要看當然是要看漫畫；也不明白阿彩為何會那麼喜歡書寫，閒時睡一下覺，或者於電視機前拿著遙控器踢一場足球不是更寫意嗎？

「呢排唔見你同我講故事既？無寫喇？」我又打了個呵欠。

「有寫啊，無話你知咋嘛。」阿彩瞅了我一眼。

「點解？」

「廢事講咁多野。」

「又嬲啊？」

「唔該你唔好用個『又』字，講到我好似成個公主咁。」

「哦...乜我有激親你咩？」

「你自己諗下。」

「吓...」我努力思索著，卻想不到自己曾做過什麼惹她生氣的事：「邊度有啊？無啊。」

「咩無啊！？上兩個星期五你自己做過啲乜，你唔記得左喇？」她那撐著腰，歪著頭的模樣，又欠揍，又可愛...

這令我回想起我們初相識的時候。

「哦...你講緊嗰次啊...」

兩星期前，大概是因為與朋友一起吃雞煲時吃了不乾淨的東西吧，罕有生病的我竟得了腸胃炎，又吐又瀉的，持續了幾天，幾乎虛脫，而我也因此向公司告了幾天病假，當是給自己一個小休。在家休養了兩天，身體狀況終於好轉了點，阿彩仍千叮萬囑我要待在家裡休息，今個月內也不可以再吃雞煲。

幾天後，一眾波友們相約到球場上聚一下舊，剛好病癒的我正想舒展一下筋骨，於是便瞞著阿彩，穿起球衣赴約，最後還跟大伙兒一起去吃了四川麻辣火鍋...

「如果唔係點左入青鬼個Facebook，見到你地成班友柴娃娃咁開心，我諗我一直都仲俾你當係傻仔呃緊囉！」由於我們現正身處書局，阿彩已盡量將聲線壓低。

「哎...好小事咋嘛，咁小氣架你。」我把玩著她的馬尾。

「你都唔聽人講既！」她甩開了我的手，眼睛離不開手上的小說。「叫你喺屋企休息，你就走去踢波，叫你唔好食雞煲，你就變本加厲走去食麻竦火鍋，明知自己腸胃唔好架嘛...」

「好好好...」我雙手舉高，以示投降：「我向你道歉，好無？」然後從後環抱著她，施展我最擅長的無賴本色，不給她反抗的機會。

「死開啦！」她不斷扭著身子，卻擺脫不了我使盡全力的愛的抱抱。

「最近寫緊咩者？」我問。

「愛情囉。」

「又係啲情情塔塔野...可唔可以寫啲啱我睇既熱血英雄故仔啊？」

「唔得！」她斬釘截鐵道。

「唔好企喺度睇喇，買翻去酒店慢慢睇啦！」我搶去了她手中的小說，然後跑了到收銀處付款。

高雄之旅，感覺不錯，交通尚算方便，只是各方面均比香港遜色和落後了點。

翌日早上，我們乘車到了台南的度假勝地 – 墾丁。

「嘩...個海真係好靚啊...」剛到步墾丁，阿彩便對當地的海景讚不絕口，現在來到了堪稱台南最美的沙灘 - 白砂灣，她再度陶醉於其中。

面對著一望無際的湛藍大海，迎著涼涼的海風，水清沙幼，我也不禁闔上了眼，然後深呼吸，想要融入一下大自然...

感覺真的很棒！

墾丁的自然景色很美，我一整天都駕著摩托車，載著阿彩四處走，到達不同的景點，享受著不一樣的大自然。黃昏的時候，我們來到了關山，準備看日落，我幾乎累垮，雙腿痠軟得像是不屬於自己似的，距離日落的正式開始時間尚餘二十分鐘，我於是趁著這段空檔，攤了到附近的長椅上，稍作歇息。

「夕陽無限好～好～好～好～！只是近黃昏～昏～昏～昏～！」我放聲地唱著歌。

突然，阿彩繞到了我身後，主動為我搥起背來，還施展了她一流的按摩技巧。

「啊～正啊～！」真的很舒服。

「好手勢呢？你話呢啲女朋友喺邊度搵啊？」

「啊～Ush～大力啲！come on！」我不斷在怪叫和呻吟，吸引了不少同是前來觀賞日落的旅客的怪異目光。

不知怎的，有阿彩在的時候，我的面皮會變得特別厚。

欣賞過日落後，我們便前去觀賞出火奇景，這景地頗特別的，地上燃著一團團由地底天然氣間接形成的火焰，天色入黑後，這些火焰如同鬼火般在地上亂竄。

「原來咁就係出火...」阿彩拿著相機，不斷在拍照留念。

「係啊，唔係你以為係點，好似火山爆發咁樣啊？」我嘲笑她說。

「唔係囉，神經病...」我們相互依偎著。

「我攰喇，不如翻去食野咯？」她說。

「好啊。」

「呢度啲出火好普通者，夜啲翻到去酒店張床，等我俾你見識吓咩叫真正既出火啦。」

阿彩瞪了我一眼，而我則擺出了一張鬼馬的笑臉。

……

「點解你唔問我幾時娶你既？」我躺於床上，用手指綣著阿彩那柔順的黑髮。

「……」赤裸著下身，體溫高得有點微燙的她依偎在我的胸膛上，沒有作聲。

房間裡充滿了愛事後所殘餘下來的濃烈味道。

「做咩唔出聲？」我問。

「因為我唔識答你。」她一直以小指挖玩著我的肚臍孔，這本是很嘔心的行為，我們卻認為這是親暱的表現，並樂於其中。

「你唔係講過想三十歲結婚咩？」我把她摟緊。

「係啊。」她說。

再過幾年，我便正式踏入中年。近年，朋友圈子裡的話題總是離不開談婚論嫁，有的正在籌備婚事；有的開始派發囍帖；有的更已經準備成為別人的爸爸媽媽...

說實話，我開始感受到一點點無形的壓力。

「仲有幾年就係喇喎，如果我到時既事業仲係好似而家咁，無咩起色，咁點算？」潛台詞是，假如達到適婚年齡，我還未能置業，沒能力給她一個家，無法給她幸福的話，她還會否留在我的身邊。

「咁我咪再等吓先囉，成功唔係一朝一夕架嘛。」恐怕還要等一段頗長的時間呢...

再等下去的話，我怕會耽誤了她寶貴的青春。

「哈...唔知要等幾耐架，睇怕你到時都人老珠黃喇...」我表面上雖是嘻皮笑臉，內心卻是鬱悶得很。

她微微的仰起頭，眼波盈盈，以最迷人的視角跟我對視：「黃咪黃囉，你到時唔好嫌棄我就得喇...同埋，你而家唔得者，唔代表你將來都唔得架，係咪？」

「嗯...」

然後，我伸手調暗了房間內的燈，說有點累了，不如早點睡，生怕她會看見我雙眼泛淚的模樣...

那是我一生中聽過最感動，最鼓舞，也是最勵志的一句說話。

＃＃＃＃＃＃

電腦螢幕上，轉著一張張於幾年前拍下的旅行照，教人勾起了不少美好回憶。

每逢星期五，阿彩都不用回到畫室。她有一個習慣，吃過午飯後，會乘車前往位於中環的某間咖啡店，將心裡的故事一字一字的打進電腦，一坐便是幾個小時，今日也不例外。

當她來到咖啡店，推開門的時候，猶豫了一會，大概在苦思著為何自己要特地乘車來到這個地芳吧。

是因為我任職的那間公司就位於樓上，到這裡，是為了方便接我下班，然後一起乘一趟電車，吃頓便飯，再到海旁散一下步...

這是我們之間固定的，風雨不改的，星期五的約會。

縱使她記不起我，身體卻沒有忘記我們之間每星期的約定。

打開電腦後，她並沒有立即敲起鍵盤，反而是翻看著一些存放於電腦中的舊照，想要藉此拾回失去了的記憶，而我則一直待在旁邊，默默相伴，並給予她無聲的鼓勵。

看了大約一個小時，阿彩終於停了下來，然後揉了揉眼睛，像是感到有點睏。她輕輕按摩著額，彷彿記起了些什麼，卻又回復一臉茫然，看來剛才被帶到回憶深處的人，就只有我而已。

先休息一下吧，以目前的進度，再過三天，我便可以醒過來。當我再一次站在你面前，擁抱著你的時候，你便會記回有關我們的一切。

「鈴～鈴～鈴～」門口處響起了風鈴聲，咖啡店進來了一個男人。

「梁老師？」他是蔡先生，畫廊學生康仔的爸爸。

阿彩抬起了頭，笑說：「咦...蔡先生，咁啱既？」

「其實你叫我阿良得架喇...」

「咁你都唔好叫我梁老師喇，叫我阿彩啊...黎飲咖啡？」

「係啊，我就喺附近翻工咋嘛，見肚餓，咪落黎食啲野...你呢？自己一個？」

「嗯...玩吓電腦上吓網咋嘛。」

「哦...啊，係喇，你鍾唔鍾意睇棟篤笑架？」阿良突然問。

她當然喜歡，每一次的黃子華棟篤笑，我倆都一定到現場捧場，而阿彩每次都總會笑得人仰馬翻，可惜，今年卻發生了這場意外...

阿彩想了想後回答：「如果係黃子華既話，都OK既...」

雖然失了憶，但口味依舊沒有變。

「咁就啱喇...」阿良從衣袋裡拿出了些東西，原來是黃子華棟篤笑的門票：「我呢度有兩張今晚首場既飛，我朋友因為臨時有事去唔到，所以讓左兩張飛俾我，有興趣既話拎去啊。」

「吓...咁點好意思啊，你留翻自己要啦。」

「你平時咁照顧康仔，就當係我對你既答謝。」

「但係臨時臨急，我未必搵到人陪我睇...」

拿去吧，就算沒人陪也自己一個去看看吧，說不定能為恢復記憶帶來一點幫助。

「如果你唔嫌棄既話，不如由我黎做你既伴，今晚一齊去睇？」

這麼進取！？早有預謀的嗎？

阿彩想了想後，說：「咁康仔呢？你今晚唔使睇住佢咩？」

「佢呢幾日會去我阿媽度住，所以屋企得翻我一個...」

「唔....咁...」阿彩支吾其詞，像是正在考慮。

「你條友仔擺明就想溝女，我地阿彩唔會咁易俾你溝到既。」我大聲說。

「吓！？你講咩話？」阿彩問。

蔡先生搖搖頭：「我無講野啊。」

「哦...」阿彩面露疑惑，頓了頓後又說：「咁好啊，難得有人請睇Show，我一於奉陪，多謝哂先。」她不忙點頭道謝。

你的男朋友尚躺在醫院昏迷不醒，現在怎可以跟別個男人約會啊...

「唔使客氣...其實我都無出過任何錢，我都係俾人請嗰個黎，哈哈！」

二人笑了笑，而我則伏了於桌上，托著腮，兩邊鼻孔噴著氣，感到很不爽。

「咁我地今晚幾點喺邊度等？」阿彩問。

「你一陣會去邊？」

「我應該會喺度坐到夜晚。」

「哦...我今日有揸車，不如今晚七點，我揸車黎翻呢度接你？」

「好啊，無問題。」

陌生人的車，怎可以亂上...

最後，他們互相交換了手機號碼。

真沒眼看，碰巧測靈儀有所動靜，於是我閃走了。

5.2

這天離世的人並不多，靈燈的進帳只有三十餘盞。

棟篤笑鄰近尾聲的時候，我返回到了阿彩的身邊，現場坐無虛席，且佈滿了掌聲和笑聲，我坐到了紅餉裡的某條階梯上，欣賞著黃子華的精彩演說。

他正在談論有關生死的話題，他說，人生最大的問題，莫過於大家都不知道自己何時會死，當一個人清楚知道自己將會在那一天死去，所有的問題便再不是問題，因為人生就像一場看不見終點的比賽，一旦我們能清楚看到終點，便再沒有加快腳步的必要，反而會豁然開朗地慢慢將其走完。

這是個頗具哲學性的棟篤笑，聽著聽著，我不禁想起了燈靈老伯跟我講過的話...

離場的時候，阿良駕車將阿彩送回家，一路上，他們有說有笑。

「聽日中秋節，你有邊度去？」阿良問道。

被他這樣一說，我才記起原來明天便是一年一度的中秋。

「無啊，應該留喺屋企陪吓屋企人。」坐於副駕的阿彩應道。最近，她恢復了對家人的一切記憶。

「哦...唔約朋友去吓街既？」阿良握軑盤的動作顯得有點不自然，那是緊張的表現，心裡肯定是在盤算如何開口約會阿彩。

「唔喇，想休息吓。」

「哦...休息吓都好既。」

「車...想試探吓人地有無男朋友咋掛...」坐在後座的我喃喃道。

阿彩像是被什麼東西所吸引，突然回首望後，她皺了皺眉，沒有發現什麼，於是又回過頭去。

難道她聽到我在講話！？但...這有什麼可能？

十二時正，車到達了阿彩家的樓下，她跟阿良道別過後，便準備上樓去。

來到了大廈的閘口前，阿彩並沒有推門進去，而是走到了位於對面馬路的一間便利店。

我一直跟隨在後。

她拐進了店內的飲品部，蹲了下來，挑選著飲料。

突然，她站了起來，手拿一枝烏龍茶，並將其當作是武器般指向我：「你做咩跟住我？」

我望了望左右，也望了望後，發現沒有人，現場就只有我和她。

她又說：「我問你啊！你頭先做咩喺後面跟住我？」

我指著自己的鼻頭，猶豫道：「你同緊我講野！？」

「乜你見到呢度有其他人咩？」她非常不友善。

見鬼了，阿彩能看見我！？

在她的眼中，我應該是透明才對啊...

先不要管太多，應付了目前的情況再說。

我緊張兮兮地回應：「我...我邊有跟住你啊！？」

「仲話無，頭先我一落車，你就一直跟喺我後面，你到底有咩企圖？」

即是說，她是從下車那一刻才開始發現我的存在，在車上，她並沒有察覺到任何異樣...

回想一下，今天下午身在咖啡店的時候，她彷彿已能聽到我講話的聲音。

「我屋企就喺附近...」我辨駁說：「你唔認得我喇咩，阿May？」這是阿彩一直以來所用的英文暱稱。

她露出了狐疑的眼神，顯然完全不認得我是誰。

「我係Kelvin啊。」我隨意為自己起了個名，真像那些傳聞中的騙子黨。

「我識得你？」她上下打量著我。

天啊，竟然受騙了，我就是今天你所看的那堆照片中，跟你很親蜜的那個人啊...

我真人跟上鏡，有相差得那麼遠嗎？

「我同你以前係喺同一間公司度做野，你唔記得喇？」

沒理由直接跟她說我便是鄭皓男，是她那位仍然昏迷於醫院的男朋友吧？她一定不會相信。

她半信半疑：「唔記得。」

然後，我講出了她多年前曾任職過的一間公司的名稱和工作概況，她聽了後，似乎開始相信了。

這樣子也挺有趣，很有人鬼情未了的味道。

「哎啊...可能你離職嗰陣，我至啱啱入職，加上我份人透明度不嬲都高，你唔記得我都係正常既。」我裝出一副頗失望的樣子。

「我份人比較善忘，唔好意思...」她搔著頭，一臉不好意思。

「唔緊要...」我忍著笑。

「都夜喇，我翻屋企先喇。」她表現得相當尷尬和困惑，相信是在懷疑，眼前這個我是否自己所失去的記憶裡的其中一部分。

跟阿彩道別過後，我突然想起阿飛曾經講過，只有跟靈界接通了的人，才能看得見於他們肉眼中並不存在的我們，出現了這種情況，只有兩種可能性...

一是擁有陰陽眼，二是代表...

死亡即將降臨的象徵。

「唔係呀嘛！？」站在原地的我大吃一驚。

阿飛！！！！

「大件事喇！」我來到了摩天輪上，搖著倒吊中的阿飛。

「咩事咁驚青？」

「阿彩佢見到我啊！」

「唔！？有啲咁既事？」他對此也感到有點驚訝。

「係啊！你唔係講過，如果正常人見到我地，係代表住佢地將會死咩！？你一定諗辦法幫我救阿彩啊！」這一生裡，我從未試過如此緊張。

「都唔一定既，可能係開通左陰陽眼既關係者，又可能只係磁場既問題。」阿飛一如以往般鎮定：「我曾經聽某個燈靈前輩講過，每個人都有佢自身一股獨特既磁場，每逢月圓之夜，假如兩個人既命運，今生係有深厚既連繫，兩者既磁場就會互相牽引，然後產生共鳴...阿彩之所以見到你，我估計係因為你地既磁場互相牽引所致。」

「.....」很深奧。

「你明唔明？」

「完全唔明。」

「總之就唔係你諗咁樣啦...不過，你喺佢眼中只係一個殘影，想要實際接觸係無可能既事，你要記住呢一點。」

「堅唔堅架？」我狐疑。

「我幾時有呃過你？」

「咁又無...」

「放心啦，聽朝一早，我同你去睇吓發生咩事啦。」

……

好不容易，太陽終於出來了。

每朝十點鐘，阿彩都會回到畫室，處理一下鎖碎事務。我依照阿飛先前的指示，刻意守候在她家的樓下，然後扮作巧遇。

「阿May？咁啱既？」阿彩迎面走來，我跟她揚手打招呼，而阿飛則站在她身旁挖著鼻屎。

「咦又係你啊！？」她對著我微笑，卻無視阿飛：「唔使翻工？」

「要啊，我行緊去嗰邊搭車！」我指向她身後的一個巴士站。

「哦...咁唔阻你喇，再見。」她臉上仍留有一絲尷尬。

「再見。」我說。

然後，阿彩便離去了。

「佢幾時開始見到你？」阿飛問。

「尋日囉。」

「咁啱今日係八月十五...佢見到你既原因，一定係關磁場事。」阿飛繼續解釋：「如果係接通左靈界既話，佢無理由剩係見到你，而見唔到我。」

「咁即係虛驚一場啦？」

「係，所以你唔使擔心。」

「呼...嚇死。」我鬆了一口氣。

不過，現在阿彩能確切地看見我，我豈不是無所遁形？假如我繼續使用瞬間移動，突然出現在她面前的話，她定會被嚇壞。

打開靈冊，裡面尚餘七十餘個空位，兩天之內，我定可以把它們填滿。

很快，我便可以做回正常人，以正常的姿態跟她見面。

5.3

「今晨XX村發生升降機斷纜事件，三名乘客慘死...」

「鬧市大型廣告吊牌離奇倒下，一男子被壓中，送院後搶救不治...」

「貨櫃車行駛中巨輪飛脫，行人路上一名老婦被擊中，當場斃命...」

今天連番發生恐怖意外，這不禁令我聯想起，這到底會否是死神的所為...

中秋節晚上，高懸在夜空中的圓月，明亮清澈，聽說這時候是本年度地球與月球相距最接近的時刻。

我剛從老人院裡收集了幾盞靈燈，然後便來到家附近的海旁，散一下步，賞一下月。

月光下佈滿歡欣，我卻一臉愁苦，心中滿是憂鬱；望著孩童們於月餅罐上燃點起的燭光，我想起了很多死去了的人的面孔...

成為燈靈的這段日子，雖然只是短短一個多星期，卻彷彿度日如年，直至現在，我仍然覺得眼前的一切有點科幻，像是一場很長很長的惡夢。

回想起昨晚，一位年輕貌美的女子於酒吧後街一條藏污納垢的後巷中被姦殺，便感到相當氣憤難平，假如醒來後還記得那兩個賊人的面貌，我定會還她一個清白。

這時候，前方不遠處出現了一個熟悉的背影，是阿彩。她身邊並沒有任何人，看似是獨個兒到來海旁散步，於是我故意加快腳步，走到了她身邊。

阿彩像是滿懷心事，頭一直微垂，目光更有點呆滯。

「咳咳...」我故意咳嗽了幾聲。

她終於意識到了我的存在，還感到有點愕然。

我跟她打了聲招呼：「嗨！中秋節快樂！」

她莞爾，禮貌地回應：「中秋節快樂！」

「約左人？」

「唔係啊，自己一個黎散下步咋嘛。」

「我地都幾有緣，一日之內連續撞到兩次，哈！」緣份真的很奇妙，十多年前，我們便是於這個海旁開始。

「咁得閒既你，中秋節都無街去？」我問。

「無啊...難得放假，想喺屋企休息吓。」

「嗯...」

「唔阻你啊嘛？」我指自己的中途亂入。

「唔阻...」她羞澀地搖了搖頭。

然後，我們以舊同事的關係，聊起了很多關於舊公司的事，然而這些都是阿彩以前告訴我的。

感覺真有點奇妙，明明大家就熟落得很，如今卻像素昧平生。

「其實你生得好似我一個朋友。」她說。

「係咩？」我感到有點驚訝。

這時，阿彩的手機響了幾下，是收到短訊時所發出的聲響，我瞄到來訊的人，是阿良。

「唔好意思，我覆個Message先。」握著電話的她面露不好意思。

「慢慢。」我聳聳肩。

我們停了下來，阿彩的手指於手機螢幕上飛快舞動，而我則挨了到攔杆，耐心地等待著。

由於她正背向我，於是我趁機伸長脖子，偷瞄了一下螢幕上的對話。

阿良：『今晚償面一起吃個宵夜？』

阿彩：『不了，要陪家人。』

我心裡暗喜。

阿良：『那明晚有空呢，一起看場電影？』

阿彩：『應該可以，但八時後才有空。』

阿良：『那麼我們約九時？』

阿彩：『沒問題。』

阿良：『好的，那明晚見。』

突然又感到很不是味兒，雖然這只屬男女之間的正常交際。

阿彩把手機放回到袋中，我立即扮作眺望遠海。

「頭先講到邊話？」她問。

「你話我生得好似你一個朋友。」我根本就是她口中的那位朋友。

「啊...係，真係好似，無七成都有八成。」

「咁你位朋友既樣貌應該都唔錯喎，哈哈。」

這時，附近傳來了一把正在號啕大哭的女聲，吸引了我和阿彩的注目，我環顧四周，發現原來是前方不遠處一名身穿黑色襯衣，坐在石壆上的女生正在獨自飲泣，身旁還擺著了多罐啤酒。

「佢好似好傷心...」阿彩一向多愁善感並極具同情心，很容易受傷感的氛圍所影響。

「係囉，希望佢睇唔開啲，唔好跳海啦...」我說。

「到底一個人傷心到咩地步，先會喺一個公眾地方到毫不保留咁大喊呢...」她那藝術家的感性要來了。

「可能係...俾人炒魷魚？」我隨意說說。

阿彩搖了搖頭：「應該係失戀或者屋企人離世，只有牽涉到強烈感情既事，一個人先會突然變到咁崩潰...」

「嗯。」不能同意更多。

撲通！

物件撞擊水面時所發出的聲音。

我們回頭一看，剛才那位大哭的女生已然不見...

跳海！？

「唔係咁邪開口中呀嘛...」我喃喃道，感到有點吃驚。

阿彩二話不說便跑了上前查看，卻由於欄杆的阻擋之下，她無法看清水裡情況：「個女仔一定係跌左落去喇！要搵人黎救佢啊！」然後，她回身道：「你識唔識游水架？」

我不斷搖頭：「唔...唔識....」我固然是懂得游泳，但此刻的我如何能救人？

阿彩手腳忙亂，不斷向途人呼叫求救。

我心存懷疑，以一般人的身體重量和體積，跳下水時所發出的聲響應該比剛才的還要大至少幾倍吧？

仔細一看，才發現那個女生根本就沒有跳進海裡，因為我仍能看見她頭上那盞靈燈，她只是橫臥了於石壆上，一動不動的...

由於她一身黑色打扮和一頭長黑髮，於燈光昏暗的夜景之下，形成了保護色，才會引致我們誤以為躺下了的她掉進了海裡。

「唔使叫喇，佢無跌到落海，只係訓左喺度咋。」我指著彷彿於黑夜裡隱身了的那位女生。

阿彩搞清楚狀況後，傻眼道：「吓...但係我頭先明明聽到好似有野跌落海...」

「你睇吓佢，醉到好似攤屍咁...」我指著那個女生和那堆啤酒罐：「應該係佢頭先唔小心踢左堆啤酒落海者，我地誤會左喇...不過真係搵人叫一叫醒佢好喎，因為咁樣訓喺度，真係隨時會碌左落海都無人知。」

說罷，熱心的阿彩便上前拍了拍那個女生，於阿彩的攙扶下，醉如爛泥的失意少女從石壆上爬了下來，連道謝也沒一句，便頹然離去。

「哈哈哈...我真係好醜怪啊，頭先周圍咁叫救命...」阿彩一直為了剛才的滑稽事件而忍俊不禁。

「如果你識游水，一定會即刻跳落水救人。」我取笑她說。

「我真係會架，你點知架！？」

「哈...」我笑了笑。心想我當然能猜得到，因為我是這個世界上最了解她的男人。

我們一直聊，過程中有說有笑，縱使對她而言，我只是個毫無印象兼完全陌生的舊同事...聲稱，但我們依然聊得投契，間中還能逗她開懷發笑....

畢竟長年累月的默契，不是一時三刻便能將其擊沉。

這時，一名正在緩步跑的大嬸與我們擦身而過的時候，被地上的石屑給絆倒，失足的她與阿彩輕輕碰撞了一下，阿彩立時伸出手，扶了大嬸一把，而滿頭大汗的大嬸謝了一聲後，便逕自轉身離去。

十分似曾相識的情境...

於很多年前，我和阿彩便是因為某人的失足，造做了一記命運的跌碰，而展開了長達十多年的愛戀。

今天，同一個我，同一個她，同一個海旁，同一件事情，只是今次的結果有點不一樣，我不用張開雙手去把她迎住，而她亦不需要借助我的懷抱。

我凝視著阿彩的側臉，她淺笑的時候，那雙微彎的眼睛也像是在微笑。

這下才發現，原來這些年來，自己從未以這麼樣的一個角度去注視她...

我指的，是由心而發的角度，去欣賞她內心那份美，那份率性，那份表裡如一的真性情，那份對生命的熱衷和豁達。

也許，一直以來，我都被現實中的一些條件而蒙蔽了眼睛...

一些與愛情無關，也不應為愛情任何影響，蒙蔽了心眼的無謂因素。

聊著聊著，我發現一路上迎面走來的人紛紛往阿彩身上投放奇異的目光，這時我才意識到，在那些人

的眼中，阿彩正對著一團空氣講話和傻笑，有見及此，我提議不如到前方較少人的某張長椅坐一下。

「其實我之前發生左交通意外，仲撞親個腦，所以出現失憶，我諗我忘記左你，可能都係因為咁。」她說。

「吓！？咁嚴重，你身體無咩大礙嘛？」我的演技簡直是一流。

「好在除左失憶，其餘都一切正常。」

「放心啦，你會好翻既，總有一日，你既記憶一定會翻哂黎。」我衷心希望。

「嗯...多謝。」她腼腆一笑：「唔知點解，我覺得同你有種一見如故既感覺...」

「好多人都有咁同我講過，哈！」

嗖！

阿飛突然瞬移到了我面前：「有大事發生，快啲跟我黎！」

我不斷向著他擠眉弄眼，示意他先走和不要催促。

「啊！我突然醒起有啲野要做，我走先喇。」我扮作突然記起了有事要忙。。

「咁好啊，唔阻你，下次見。」阿彩。

「再見。」

離開了阿彩的視線範圍之後，我便立即動身，一下子閃到阿飛身處的位置。

現場是青馬大橋的上空。

「咩環境？」我問。

阿飛指著下方的一輛雙層巴士說：「勾魂雙煞啱啱上左呢架巴士。」

測靈儀上的指針亂轉一通，這是傷亡慘重的徵兆。

「今日發生左好多單離奇意外，全部都係佢地做。」他說。

「你咁肯定？」

「因為我已經跟縱左佢地一整日，呢兩個死神真係越黎越放肆，完全係漫無目的咁亂殺人，而且手法仲越黎越殘忍...」阿飛表現得異常激動。

！？

我留意到勾魂雙煞所身處的那架巴士開始有點異樣，其速度有增無減，車身更是搖搖晃晃。

「睇黎架巴士既剎車系統已經失靈...」阿飛說。那一定是兩位死神的所為。

完全超速的巴士於車與車之間風馳穿梭，橋上佈滿了驚險的剎車聲。

「砵！砵！砵！砵！砵！」巴士司機不斷發出警號，警示著前方的車輛，可是，巴士開得實在太快，其他車根本來不及迴避。

巴士司機只好奮力扭軑，在三條行車線之間不斷徘徊閃避，險象橫生。

「砵！砵！砵！」

一位無辜的鐵騎士被捲進了車底，所乘的鐵騎瞬間被撞成歪七扭八的廢鐵，巴士車底拖出了一條恐怖的血痕。

一輛來不及切線迴避的六人車被整架撞翻，滾了十數個圈後，車身才以倒轉了的姿態停定，然後冒火，裡面的一家大小已全無生命跡象。

「今晚你大豐收喇。」阿飛這樣說。

我感到非常不安。

巴士儼如一頭抓狂了的猛獸，於馬路上進行撕殺，沒有半點要停止下來的跡象。

「啪！啪！」巴士的一邊後輪突然鬆脫，脫掉了的大車輪如子彈般擊向了後方一輛貨櫃車的擋風玻璃，貨櫃車司機根本還未來不及反應和哼出半句救命，便瞬間被擊斃，頭顱整個被輪胎削去，血泉立時噴出。

瘋狂巴士失去了後輪，整架車靠外傾側，車身的後端與地面持續發生磨擦，火花不斷劃出，更發出了令人寒毛直豎的刺耳聲響。

被撞至殘缺不堪的巴士已完全不受控制，速度雖然開始減低，卻不斷在馬路上三百六十度打轉，一名剛從地上爬起來的壯漢被急速旋轉中的巴士撞飛至橋外，上演了一幕人肉全疊打。

橋上的圍欄被撞至完全變形。

巴士的衝力過大，鐵欄根本無法承受。

「轟！轟！」

整架雙層巴士被拋出了大橋，然後從百尺尺高空直墮地面...

「砰！」

車上幾十名乘客，全數魂斷橋底。

「呢鋪大濟喇...」我心裡十萬個震驚，看得目定口呆，不敢相信剛才所看到的一切：「咁都仲叫意外

！？根本就係謀殺...」

阿飛說：「唔好講咁多，落去收野先。」我知道他唯一在意的，是仍然躲藏於巴士內的勾魂雙煞。

然後，我們竄進了肇事巴士的車廂內，發現裡面的人無一生還，且死狀非常恐怖，有的被削去了半邊腦袋，血漿一滴一滴的落在破爛得不成形的座椅上；有的被巴士的殘駭貫穿了身體，露出了一團血淋淋的腸臟；有的身首異處；有的被巨物牢牢壓住，身體被完全壓扁...

很嘔心，血腥程度前所未見。

現場的情況，只能以慘不忍睹來形容。為了盡快完成任務，我只好硬著頭皮走到每位死者身旁，取下他們頭上的靈燈。

我的眼睛一直保持著半張合，不敢望向那些死不瞑目的乘客。

幸好鬼並沒有嗅覺，否則那嗆鼻的血腥味道，定會讓我吐滿一地。

阿飛將全數的靈燈都讓給了我，下層總共有二十二盞...其實也不用分什麼上層下層，因為整架車擠壓成一團，成了一個亂葬崗。

我們往下走，發現勾魂雙煞正在各自收割著靈魂。

兩位死神突然止住了動作，並跟我們對峙，於相當近的距離下...

「嗄啊...嗄啊...嗄啊...」死神散發著沉重而緩慢的吐息，像是人們戴著氧氣罩在呼吸時所發出的聲音。

「喂...佢地就喺前面，我好驚喎...」我的雙腿在抖。

「唔使驚，你繼續做你既野，燈靈同死神一向互不抵觸，佢地唔敢搞我地既。」說罷，膽生毛的阿飛大搖大擺地走了過去。

站在兩位死神面前的阿飛，明顯矮了一截，可他並沒有半點畏懼，反而雙手撐腰，一副放馬過來的挑釁姿態，上下掃視著它們。

「嗄啊...嗄啊...嗄啊...」手執鐮刀的勾魂雙煞視阿飛如無物，只是繼續揮動著他們那把大得有點誇張的鐮刀，將靈魂撕裂，然後吞噬。

我沒有理會太多，只是繼續戰戰競競地收取靈燈。

「咔嚓！」「咔嚓！」「咔嚓！」
「咔嚓！」「咔嚓！」「咔嚓！」.....

靈燈數量：1982盞

5.4

翌日，各報章的頭條均是報導著昨晚那宗青馬大橋慘劇，這無疑是歷年來本地最嚴重，死亡人數最多，亦是最恐怖的一次交通意外。

簡直就是一場噩耗。

經過一整夜的清理現場和救援工作後，墮橋的巴士已被吊臂車整架運走，橋下的死者也被一一送往至鄰近的醫院。青馬大橋上不幸遭殃的人也無一倖免，馬路上仍留有多條發生意外時的黑色輪胎痕，還有數條已然乾涸了的血痕，碎片佈滿一地，凌亂如戰場，驟眼一看，還以為坦克車曾經到來過。

清晨時分，一眾死者家屬紛紛前來路邊拜祭，哭得肝腸寸斷，整座大橋被傷感的氣氛所籠罩，相當沉重。

一個人處於怎麼樣的氛圍之下，便會有怎麼樣的情緒和心情，為免影響心情，我也無謂逗留太久...

.....

早上，阿彩在家樓下車站等車的時候，扮作途經此處的我上前跟她打了聲招呼：「早晨！」

戴著耳機的她毫無反應，只顧繼續低著頭，專注於手機螢幕上的小遊戲。心想她定是將耳機的音量調得太大，所以才意識不到站在她身後的我吧。

於是我厚著臉皮繞到了另一邊：「嗨！阿May！早晨啊！」

她終於抬起了頭，卻只是環顧著四周，沒有望向我。

「阿May！阿May！？」我不斷大動作地揚著手和扭動身子，而她竟然無動於衷。

難道是阿飛所述的那個什麼磁場消失了，所以阿彩看不見我了嗎？

車來了。

她除下了耳機，我往她耳邊叫了一聲：「喂！」

果然，連我的聲音都聽不見了。

我並沒有感到失望，反正只要過了今天，我便可以做回正常人，然後明正言順地出現於她面前。

＃＃＃＃＃＃

黃大仙某單位。

一名蓬頭垢面，滿身酒氣的男人甫進門，便與屋內一個剛走出房門的女人撞個正著。

女人一手拉著一箱大行李，一手牽著兩個大約只有四，五歲的小男孩。

「衰婆！你想做咩啊！？」男人激動地道。

「關你咩事！？」女人面有難色，神色帶點驚慌。

「我地走！」她欲奪門而去，男人立時一手捏住她的手腕，將她們逼回到屋內：「唔關我事！？一袋二袋咁，想帶埋兩個仔走佬！？」

女人不斷掙扎，想要掙開男人孔武有力的雙手：「好痛啊！放開我啊！」

「砰！」男人用力將大門關上，並用自己的身體封住了住所唯一的出口。

「你又想點啊！？」女人。

男人拿起了地上一個空空的啤酒樽，然後將其敲破，鋒口指向了女人：「唔準走！」雙眼紅筋暴現，暴戾如野獸。

兩個小男孩緊緊牽著彼此的手，面面相覷。比較懂事的哥哥摟住了年紀較小的弟弟，並示意他不用怕；而弟弟則一直抿著唇，一副欲哭的模樣。

「放過我啦，好唔好啊！？」女人哀求道。

「唔得！無人可以行出呢個門口！」男人利用圓桌將門口堵住。

「你爭人周身債，啲大耳窿一係就上黎淋紅油，一係就日日拍門追數，你就當係放過兩個仔，俾我地離開呢度啦...」女人用身軀擋了在孩子的前面。

「賤人！你估我唔知啊！？你想去勾佬咋嘛！」男人舉起手中的破樽，指縫間滲出血來，應該是剛才將玻璃樽弄破時，不小心將自己的手一同割傷。

「我無！係你自己成日疑神疑鬼！」

「一日都係你，如果唔係你勾佬，頭家今日就唔會搞成咁！」

「頭家搞成咁係因為你！係因為你走去賭錢，然後輸晒啲錢，所以先會變成咁啊！」

「唔係...唔係...唔係咁架...」男人正在喃喃自語，目光漂浮不定，精神像是開始出現錯亂。

「係！係因為你爛賭，係因為你有精神病，一切都係你造成架！」女人不斷講出一些刺激性的說話。

「我無精神病！」男人目光如炬，眼神充滿了殺意：「有問題嗰個係你！」說罷，他突然衝前，一手抓向女人的頭髮，並粗暴地將她拖行。

「放手啊癲佬！」女人試圖掙脫，但越是亂動，便越是痛楚。

「我唔係癲佬！」

然後，「砰」的一聲，男人狠狠地將女人的頭撞向牆上，白色的牆身頓時染上了點點血紅...

頭破血流的女人痛得張大了口，卻叫不出聲來。

「我唔係癲佬！」

砰！再來一下。

「我唔係癲佬！」

砰！第三下。

直到第五下，男人才赫然停下。

然而，女人的頭被撞擊至第二下的時候，頭上的靈火已轉為黃色，來到了第四下時，靈火已經熜滅。

站在屋內一角的那對小男孩，不敢妄動。

整個過程，只看進了哥哥的眼裡，看得瞪大了眼的哥哥一手掩住弟弟的雙眼，不讓他望見眼前的殘酷事實；另一手則掩住自己的口，無聲地哭著，臉上全是淚水，不敢相信剛才的親眼所見...

自己的媽媽一動不動的躺著，地上的血泊一直在蔓延。

他想要上前查看一下媽媽的情況，心裡卻害怕得很，不聽使喚的雙腳像是被釘了在原地般，寸步難移。

剛殺了人的男人望見了自己那雙染滿了血的手，突然回過神來，一臉震驚：「吓！？」

他蹲了下來，搖晃著妻子的身體：「老婆？你做咩啊？醒吓啊！」

「發生咩事啊...點解會咁架...」他雙手抱頭，為眼前無可挽回的局面而痛哭。

「啊！！！」男人傷心欲絕地仰天長嘯。

咔嚓！

屋內綻放著點點他們看不見的銀光。

男人稍為冷靜了一下後，便抱著一對小兄弟走上了大廈的天台，並站到了石壆的邊緣上。

「唔使驚...好快架咋...」他抹拭了一下眼角的淚。

被抱著的弟弟一臉惘然，顯然完全不知曉接下來將要發生什麼事；被牽著的哥哥神情呆滯，活像個失去了靈魂的軀殼，大概是由於剛才親眼目睹悲劇的發生而大受打擊，現在即使面對死亡，也感覺不到半點害怕。

男人輕嘆了一聲後，便闔上了眼，準備帶同兩名兒子到天國與亡妻會合。

但，自殺的人，死後可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相信他將要經歷一段很長很長的，收集靈燈的日子...

然而，他做出了這樣的事，相信最後也只有下地獄的份。

而這兩名無辜的小兄弟，我想大概會上天堂吧...

最後，在他們著地之前，我純熟地為他們吹熄了頭上的靈火，然後將靈燈取下。

「呼！」「呼！」「呼！」

「咔嚓！」「咔嚓！」「咔嚓！」

靈燈數量：2000盞

5.5

天還沒亮，四下蟲鳴。

「咁快就搞掂哂喇！？犀利喎...」躺著的東哥端詳著我那本終於被填滿了的靈冊。

「今晚十二點正，就會有道白光接你走。」阿飛仍舊是那麼喜歡倒吊。「穿過呢道白光之後，你就會遇見神，只要將靈冊交還翻俾神，你既任務就正式圓滿結束。」

真是期待。

「恭喜哂。」東哥伸出手跟我握了一下。

如無意外，我跟阿飛和東哥以後都不會再碰面，除非將來的某天，我一時看不開，選擇自尋短見吧...

那沒有可能，因為我不是會自殺的那種人。

有見及此，我相約了他們來到摩天輪上，最後一次，於最棒的位置欣賞夕陽。

可一不可再的寫意。

「記得當你再一次張開眼既時候，你已經變翻做一個正常人，係無法使用念力...我怕你一見到窗口就飛出街，然後變左跳樓自殺，到時再見翻你嗰陣，我實會笑到你面黃。」阿飛的一臉正經，令我很想發笑。

「放心，一定唔會。」我說。

「順風。」他們伸出了拳頭。

我也舉起拳頭與他們輕輕碰了一下，男人之間的告別儀式。

這一晚，我們盡訴男人心底話，談自己的女人，事業，家人，還有我的將來...

東哥說，三人之中，只有我尚有可望得見的將來，他們的，就不用多談了。

無盡的稀噓。

＃＃＃＃＃＃

看完日落，暢聊了一番後，我跟隨阿彩和阿良到來了電影院。

今晚，阿彩穿了一襲白色長裙，美得像個仙子。

他們選看的，是一套尚未落映，而我又一直想看的懸疑片。

正好，畢竟過了今晚，便不能再如此大搖大擺地進場看免費電影，好好享受這做鬼的特權吧...

有天賦便該好好利用嘛，阿飛教的。

全院只有稀稀落落的十數人。

一百二十分鐘的懸疑片，感覺相當飽滿。

電影播放完畢，字幕開始緩緩升起，燈光還未開始調亮的時候，我輕輕伸了個懶腰，瞥見出口處站著了院內的工作人員...

！？

戲院裡那些場務的身型有那麼健碩和高大嗎！？

當我再一次望去的時候，那個人已經消失。

「唔係掛！？」我感到大駭，站了起來，環顧著四周。

難道是我眼花？

離場後，阿良便駕車送阿彩回家。

路途上，坐在後座的我一直留意著周遭，雖沒有發現任何異樣，但心內的忐忑卻一直揮之不去。

「可唔可以喺前面停一停啊？我想去買杯咖啡。」經過鬧市的時候，阿彩說。

「當然可以啦。」阿良把車停泊了在附近的街口：「你去買啊，我喺度等你。」

「你有無興趣？幫你買埋？」

「都好喎，要一杯凍既泡沫咖啡啊，唔該。」

然後，我跟阿彩一起下了車，往咖啡店的方向走去。

就在此時，我眼角清楚瞄到，於馬路的另一邊，郵筒旁突然憑空出現了一團黑色的不明物體...

那不是什麼東西，它正是勾魂雙煞的黑煞！

死神的出現，是最明顯不過的不祥預兆。

又要發生意外了嗎...

另外的白煞呢！？

「嗄啊...嗄啊...嗄啊...」耳邊突然傳來了某種不尋常的低沉吐息，背脊一陣寒冽。

身體懼怕得僵硬的我緩緩轉過了身...

「嗄啊...嗄啊...嗄啊...」白煞正跟隨在後方，跟我只有數步的距離。

「鈴～鈴～鈴～」阿彩推門進了咖啡店，而我則留守在外，觀察著勾魂雙煞的一舉一動。

白煞忽地駐足，站了在咖啡店的落地玻璃窗外，像是征征地站著，又像是在靜待著些什麼...

！？

這時，原本剛才站在對面馬路的黑煞忽然不知所蹤。

不安感逐漸膨脹，接下來要發生的，一定不會是什麼好事...

到底...它們想要幹些什麼！？目標又是誰？

突然，有人從後拍了我一下：「喂！你喺度做咩！？」是阿飛。

我指向店內的收銀處：「阿彩喺入面買緊咖啡...」

「弊！」阿飛驚惶不已。

「咩事啊！？咪嚇我喎...」

「黑煞揸住架田螺車，衝緊過黎呢邊啊！」阿飛指著白煞：「阿彩應該係佢地其中一個目標。」

「唔...唔係呀嘛！？佢地無人性架喎！有咩方法可以阻止佢地啊？」我立時方寸大亂。

原來剛才出現於電影裡的那個黑影，真的是死神黑煞。

「死神要做既事，無人可以制止...」阿飛像是突然靈機一觸：「有辦法！你快啲用『攝魂術』，是但搵個男人上佢身，然後帶阿彩離開呢度。」

「咁你呢！？」

「我要上翻去架田螺車度，盡量幫你拖延時間。」

「哦！」才剛轉身，便驚覺自己從未學習過那個什麼返魂術：「你講個咩咩術，我唔識架喎！」

阿飛指著自己的腦袋：「一樣都係用念力！」他皺眉，想了一會後又說：「就當自己係《變種特攻》入面個光頭博士啦，幻想自己有接通人地腦電波既超能力，然後將自己既意識入侵佢個腦...記住只可以上男人既身，因為陰陽有別，女性既軀體同男性既靈魂係會互相排斥架！」

還未等我開口說話，阿飛又說：「要快手，無時間喇。」

嗖一聲，阿飛消失了。

我左盼盼，右望望，不知所措的待在原地...

阿飛的話有點複雜，到底要怎樣上別人的身啊！？

這是我自出娘胎以來，最無助的一刻。

我衝進了咖啡店，不斷試圖憑著念力，想要控制店內那些人的思想...

不行！

我撞向那些人，想要藉此侵佔他們的身體，最後卻只是直接穿透，又是不行！

幻想自己是光頭博士嘛...即管試試！

我深呼吸了一下，然後闔上眼...

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
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
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
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
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
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
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
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
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
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
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
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
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
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
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光頭博士...超能力...

！！！

突然，我的靈魂像是再一次經歷出竅...

漆黑中，我彷彿化作了一道無形的能量，並走進了某個前所未見，四周像是有點扭曲的異度空間...

周圍漂浮著一串串有條不紊，長短不一，由英文字母和數字組成且呈綠色的亂碼，感覺有點像《廿二世紀殺人網絡》。

此刻的我彷彿置身了於一個立體的螢幕內，憑著意念的控制，便能夠隨意將螢幕拉動。當移近至螢幕上那些不知名亂碼的時候，耳邊會聽到了一段段不同的人聲，腦海中更浮現出多個相對應的現實畫面。

『今日個市升左成千點喎，遲啲肯定會有大跌...』一個手拿飲料，身穿西裝的中年男人。

『老公，你要唔要食宵夜啊？我就黎翻到屋企，順便幫你買啊。』一個正在使用免提裝置，聲線嬌嗲，打扮火辣的的女人。

『多謝你二十八個半啊！』咖啡店裡的年輕女收銀員。

『總匙，車牌，身份證。』一名正氣凜然的男交通警。

數千把聲音，數千個畫面，瞬間湧現，卻沒有半點凌亂或者消化不來的窘迫感。

我猜，那些懸浮於半空中的連串亂碼，代表了每一個人的頻道，亦即阿飛所提及過的磁場。

其中一把聲音，我認得，是阿良的聲音，於是我走近那條「頻道」。

『咁夜都唔上床訓覺？嗯...有無聽嬤嬤話啊？』他正在跟自己的兒子聊電話。

我伸出手，觸了一下屏幕上那串屬於阿良的頻道...

「磁～磁～」頓時火花暴現，還有種觸電的感覺。

我被嚇得立時縮回了手。

這空間，一切看似虛幻無比，觸感卻異常實在...

我感應到，假如剛才再觸久一點的話，自己的身體和意識會被扯進去。

鬼上身...原來就是這樣子！？

我吸了口氣，然後再一次將手伸出...

「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火花不斷噴出，身體逐漸被阿良的那串頻道給侵蝕，又像是正在互相融合。

雖然緊接下來將要發生什麼事還是未知之數，卻竟然有種莫名的興奮。

「唔好意思喇阿良，借你既身體黎用一用！」

磁～磁～磁～磁～咻！

最後，我墮進了一條綠色的時光隧道。

5.6

當我再一次睜開眼的時候，發現自己正身處於一輛車內，一手握著軚盤，一手拿著電話...

我認得，這是阿良的車。

望望倒後鏡，發現鏡中的自己竟換上了阿良的臉...

果然，我成功上了阿良的身！

事不延遲，立即帶阿彩撤離咖啡店！

「鈴～鈴～鈴～」我闖進了咖啡店，然後大叫：「大家快啲離開啊！有架車衝緊過黎呢邊啊！」

全場所有人的動作止住，一片靜謐，目光全都投到了我身上，眼神像是在瞧見了一名瘋子。

正在排隊的阿彩感到愕然：「阿良...你無野呀嘛？」

「砵！砵！」外面傳來了由車輛所發出的警示鳴響。

我走到了外面，視察了一下四周，發現一輛正在急速行駛中的田螺車拐進了我們現正身處的這條大街。

田螺車的體積非常龐大，車尾不斷在搖擺亂晃，儼如一顆不長眼的殞石，時而衝上行人路，將無辜的路人輾斃撞飛；時而撞向建於路邊的商鋪，將名店瞬間轟成廢墟。

「砵！砵！砵！砵！砵！砵！砵！砵！砵！砵！砵！砵！」

凝神一看，我發現田螺車上那位年老的司機頭破血流，一動不動的，意識已然全失。駕駛座的旁邊則分別坐著了兩人，正是阿飛和死神黑煞。

黑煞單手握著軚盤，輕描淡寫地操控著這架看似是無人駕駛的巨車；而阿飛則試圖奮力制止，想要修正車輛的行駛軌跡。

然而，黑煞完全無視阿飛，不受半點影響。

「轟！」對面一家尚未關門的名牌時裝店被撞至面目全非，更瞬間燃起大火來。裡面的人相信不是成為肉醬，便是將會被熊熊烈火燒成灰燼。

田螺車後退，車頭慢慢調向了咖啡店這邊。

下一個要摧毀的目標，是咖啡店！？

阿飛從車內探頭出來，並揚手大喊：「快啲帶阿彩由後門走啊！我就快撐唔住喇！」

咖啡店內的人終於意識到自己的處境是有多危險，連番驚叫後，人們開始雞飛狗走，爭先恐後想要逃

離現場，場面一片混亂。

但是，守在外面的死神白煞豈會就此放生？

不知從何時開始，它手裡已多了一把銀色鐮刀，並開始揮舞著，製造形形式式的「意外」，大型石屎剝落，招牌塌下，玻璃碎片飛旋灑落，血屑紛飛...

見一個，殺一個。

田螺車開動，衝向咖啡店的正門。

我想也不想，立即衝到阿彩身邊：「我帶你離開呢度！」

「發生...發生咩事...」她驚魂未定，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唔好理喇，快啲走！」我執起她的手，穿過了廚房，由後門離開。

逃到了後巷，我們一直奔，沒有停下來。

數秒後，咖啡店那邊傳來了一聲巨響，然後發生了大爆炸：「轟隆！！！」

嗖！阿飛趕至。

「你地無事嘛？」

「無事...但係咖啡店入面啲人...」

「全部死哂喇...」阿飛環顧著四周「：此地不宜久留。」

「咁我地而家點啊？」

「我地喺死神手上救走左阿彩，佢地一定唔會就咁罷休...」

「快啲送阿彩去最鄰近既醫院先，俾死神盯上既人，點都要死一次...」阿飛黯然道：「我地而家唯一可以做既，就係盡量拖延時間，喺死神再一次出手之前，將阿彩安全送抵醫院，希望咁樣可以把握到等陣既黃金搶救時間，提升佢存活既機會...」

阿飛的言下之意，是指此劫無可避免，阿彩今次...難逃一死？

「唔會係咁既...」我雙手抱頭，感到沮喪：「你咁神通廣大，一定仲有辦法既...」

「無辦法...」阿飛搖頭：「我只係燈靈，唔能夠控制生死...」

勾魂雙煞的歹毒，我並不是沒有親眼見過...的確，它們每一次出手，沒有人能夠倖存。

「事不宜遲喇，快啲起行！」阿飛輕拍了我的肩膀一下：「唔好氣餒，記唔記得我同你講過，靈異世界裡面係充滿奇蹟！」

「.....」六神無主我不語，只是呆站著。

奇蹟嘛...奇蹟降臨在我們身上的機會到底有多微...

「阿良...」阿彩搖著我的手臂，表情有點錯愕：「你喺度同緊邊個講野啊？」

正當我想開口解釋之際，背後突然感到了一陣麻...

「嗄啊...嗄啊...嗄啊...」吐息的回音響徹了整條後巷。

我們回頭一看，發現白煞正從巷子的另一邊逐步逼近。

「追到黎喇，你地走先！」阿飛將我推開，擺起了戰鬥的架式：「呢度有我頂住。」

無論如何，都不可以放棄，只要還有一線的生機！

「之後先同你解釋，即刻跟我黎！」我領著阿彩奔上了阿良那停泊於外面的車。

上車後，我二話不說，立即啟動車子，目的地是最就近的伊利沙伯醫院！

＃＃＃＃＃＃

握緊軑盤的雙手，踏著油門的右腳，均抖得非常厲害。

因為阿彩的命，正掌握於我的手裡。

望望車上的時間，現在是十一時四十一分。再過大約二十分鐘，天上便會有白光將我接走...

趕得及嗎！？

應該可以的！

做得到嗎！？

一定要做得到！

生死時速。

紅燈亮起，前方的車群堵住了去路，我被逼把車停下。

坐在旁邊的阿彩擔憂不已，卻一直不敢作聲，相信她或多或少已能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從我那凝重的神情，和她剛才親眼目睹的一幕幕像是被刻意策劃出來的慘劇...

剛才那架暴走的田螺車是何等兇殘啊！

我一直調整著呼吸，叫自己要保持冷靜，縱使額上的冷汗仍然不斷流下。

「我地而家去緊邊。」阿彩問。

「醫院。」我說。

「我地都無受傷...」

「我唔知可以點解釋俾你聽...總之，你一陣會有生命危險，我一定要送你去醫院。」

「轟！」遙遠的後方突然發生了一下爆炸，就連身在車廂內的我們都感受到了強烈震盪。

「咩事啊！？」阿彩震驚回望。

「砰！砰！砰！」倒後鏡中，停泊於後方的車輛一架一架的被撞飛，衝來的正是那架霸道的田螺車。

前無去路，後有死神，窮追不捨的田螺車即將駛至。

情急之下，只好孤注一擲...

「落車，我地一齊跑去醫院！」我立即推開門下車。

阿彩猛扯著安全帶：「唔得啊...解唔到啊！」

我衝回到阿彩身邊，試圖為她脫困。

混脹！安全帶的接駁處竟然卡住了，解不開。

「砰！砰！砰！砰！砰！砰！」田螺車越來越接近。

冷靜！越急只會越亂。

於是，我嘗試把安全帶拉緊，然後再將其鬆脫。

咔！

成功解開了。

「走！」

正當我們欲拔足離開之際，後方又是一輪大爆炸，一輛被炸飛的摩托車往我們這邊直飛過來。

「小心啊！」我立即領著阿彩走到安全的位置，避開了那架如子彈般撲來的鐵騎。

場面驚險萬分，假如動作稍為慢一點的話，隨時會就此喪命。

轟隆！附近一輛貨櫃車突然發生了爆炸。

我和阿彩均被猛烈的爆風吹飛，整個人被拋往到牆上，再跌倒於地上...

眼前一片天旋地轉，耳邊除了「嗡嗡嗡」的耳鳴，什麼也聽不見...

醒一下！我不斷拍打著腦袋，好讓自己能清醒一點。

回過神來的時候，我發現阿彩倒了在地上，像是受了傷：「阿彩！」

「你有無事啊！？」我將她扶起，發現她擦傷了的額角正在滲著血。

「無事...」她晃著頭，有點站不穩：「但有啲頭暈..」

「我地快啲行喇！」我牽起了她的手。

「啊！」她痛叫了一聲：「我隻腳好痛啊...」我低頭一看，發現她小腿的位置有一處挺深的傷口，白色的裙子染紅了一大片，應該是剛才跌倒時不慎被利件割損。

「快啲走開啊！」於田螺車上與死神博鬥中的阿飛大喊。

「我抱你！」我將她整個人抱起。

狂奔。

在馬路上狂奔。

加快腳步！再走幾個街口，便可以看到醫院了！

左手一片溼淋淋的感覺，我攤開掌，看了看...

竟然是血！阿彩的後腦正在流著血！

「點解咁多血架！？」

我還注意到，阿彩頭上的靈火像是比剛才變得虛弱了點。

阿彩氣若遊絲道：「頭先跌低嗰陣...我好似...撞親個頭...」

「頂住啊，就到架喇！」視線開始變得有點模糊，卻無暇整理。

『不管天邊風已起 只想依依看著你 夜闌人靜會否仍可希冀

經得起憂傷與悲 只因心中有著你 路遙長夜記憶從不捨棄』

阿彩一副很累的樣子，雙眼快要闔上，嘴角開始滲著血，很可能是剛才爆炸時受了內傷。

「唔好訓啊！」我大喊，希望阿彩能夠振作。

『長街的身影穿過風雨有傲氣 曾一起出走不怕闖進了絕地

如霧如煙　全像遊戲

彷彿天和地在挑選我跟你 如像我亦重遇了生死』

！？

「嗄啊...嗄啊...嗄啊...」死神的吐息。

「鏘！」漂浮於半空中的白煞突然亮出了死亡鐮刀，然後往旁邊劈了數下。

數條電燈柱被斬斷，往我這邊急速墜下。

啪啷！拍啷！拍啷！拍啷！

閃避的時候，我不慎絆倒，懷抱中的阿彩安然無事，但我的一邊腳踝則被其中一條燈柱給壓住。

我感覺到了一下痛後，靈魂便突然脫離了阿良的軀體。

攝魂術解除。

阿良像是失去了知覺般，昏臥了於地上，我立即運用念力，想要再上他的身一次，卻無法做到，因為我已經無法找到他的頻道。

我抬頭一看，發現白煞與我們只有數步之隔。

嗖！

面前出現了一道殘影。

是阿飛。

「去死啦！」他使出了一記下鉤拳，轟向白煞的臉。

被狠狠擊中下顎的死神，頭部以不可能的角度仰後。

假如它是正常人的話，頸部早已斷掉...

可是，眼前的巨物並不是人！

「仲差少少就到喇！」阿飛。

「我上翻佢身先！」我再度嘗試。

「唔得架，攝魂術解除之後，你既靈魂喺短時間內唔可以再上任何一個人既身架喇。」

阿飛再度衝前，向白煞補上了連續幾記重拳和肘擊，但白煞卻像是一個不會感到痛楚的木樁，任由阿飛拳打腳踢，其焦點一直離不開躺於地上的阿彩。

「怪物！」阿飛怒吼，眼神露出了恐懼。

這時，黑煞也來到了，黑白雙煞並肩而站，阿飛淪為以一敵二的局面。

奄奄一息的阿彩臉色開始轉白，後腦不斷流著血，假如再不給她治療的話，就算死神不取她的命，她也會因為失血過多而死。

『難道只好淌淚心痛告別你 無法讓我此際替代你』

此刻的我，什麼也做不到。

難能只能坐以待斃！？

「今日唔做低你地，我袁逸飛誓不罷休！」眼神充滿了狠戾的阿飛不斷使用瞬間轉移，不停閃到兩個不倒翁的身邊，發動密集式攻擊，想要將它們擊退。

可是，勾魂雙煞儼如兩頭擁有不死身的行屍，無論被轟多少拳都依然不肯倒下。

「鏘！」突然，黑煞揮動了一下鐮刀，並將阿飛的左臂斬斷。

掉在地上的斷臂立時化為了一團白煙，然後被蒸發掉。

阿飛掩著不斷冒煙的傷口，臉上閃過了一絲錯愕後，隨即又像是失了控般地發出大笑：「哈哈哈...等你地出手好耐喇，竟然連燈靈都夠膽殺，簡直係破壞規矩！」

「咻！」死神將鐮刀當作暗器般擲射，直擊阿飛的胸口。

嗖！

幸好阿飛能及時閃走，否則定會瞬間灰飛煙滅。

「咁就想殺我！？」只剩下一條臂的阿飛仍然鬥志旺盛，不斷向兩位死神揮出殺傷力不太大的拳頭。

！？

眼前的黑煞突然消失了...

左邊！？

不在。

右邊！？

不在。

上方！？

不在。

.....

「鏘！」在身後！

我立即回身，一拳轟往黑煞那張空空如也的臉上...

撲！

黑煞穩如泰山，被震開的竟然是我...

它的身軀硬如鐵塊，假如這拳頭是肉造的話，骨頭早已爆裂。

「嗄啊...」鐮刀落下。

躲不開了...

正當我以為九死一生，準備以身體擋下這擎天的一擊時，眼前突然模糊了一片，那不是的絕望的淚水，也不是驚懼的冷汗，而是...

另一道前來救駕的殘影！

「風。神。腿！」

5.7

「風。神。腿！」

凌空一記迴旋踢，體型龐大的黑煞瞬間被擊飛，且被彈離至數十尺外...

這是只會在漫畫裡才會出現的戰鬥效果。

滿臉的鬍鬚，一頭剛好及肩的瀟灑長髮...

前來助戰的人...原來是東哥！

單膝蹲在地上的東哥回首望向我：「明明係兩個對兩個，點解好似變左二打一咁架？」嘴角向上微揚。

「飛仔！乜咁失策啊！？無左隻手仲點樣同老豆老母報仇啊？」東哥向著阿飛那邊大喊，雙目一直緊盯住慢慢爬起來的黑煞。

正與白煞激戰中的阿飛回應：「人地係死神黎架，仲要係兩個，我撐得到去而家，你係咪應該讚吓我先呢？」

對於剛才那一擊，我仍感到詫異不已：「頭先...係點樣做到架？」

東哥指著自己的腦袋：「念力啊！唔記得喇咩？...阿飛！你打架方面好似遜色左啲喎！最後咪又係要我幫手？」

「邊個話架！」阿飛大喊。

「廬山昇龍霸！」

雷轟的一聲，阿飛將白煞轟了到半空中，隨即又瞬移到它背後，用盡全力重擊了它的背一下...

「石破天驚拳！」

一道閃電白了整穹夜空。

白煞被轟至整個身子彎曲，一聲龐然巨響後，邪魔再次被轟回到地上。

雲層間閃現了幾下雷光，隆隆作響。

我彷彿...看見了一絲希望。

臥於地上的阿彩嘗試用手撐起身子，身體卻乏力，立時又倒下，我欲上前攙扶，雙手卻落空，無法觸及到她的肉體。

「阿男...」阿彩半張合的雙眼凝視著我，氣若遊絲。

她能看見我！？而且...

認得我！？

「我好似記得翻哂所有野喇...」染血的嘴唇變得青白而乾裂，頭上的靈火又再進一步變得虛弱。

「阿彩...」我哭了，跪了下來，什麼都做不到，此刻只能寄望救緩人員快一點來到，並不要死於勾魂雙煞的手上。

為什麼...我總是那麼窩囊。

「我係咪就黎要死喇...點解...點解我好似見到好多幻覺咁既...」她看了看正在與死神奮力戰鬥中的東哥和阿飛。「你係咪都係幻覺黎啊...」然後伸手想要觸向我的臉。

我搖頭，哭不成聲。

「喂！小心！」阿飛突然喊道。

我瞧到一把鐮刀正飛快地向我的面門襲來。

阿飛瞬移到了我身邊，一手將我推開，可是...

撲磁！

他卻因為閃避不及，被鐮刀削掉了僅餘的另一條臂...

「啊！」他慘叫了一聲。

失去了雙手的阿飛試圖站起，卻看似力有不逮，只能跪著：「唔好意思啊老友，我已經撐到盡喇，哈...」他苦笑，兩邊手臂的斷口處不斷冒出白煙。

那邊廂的東哥面臨以一敵二的局面，陷入苦戰的他越戰便越屈居於下風。

阿飛急喘著氣，身體逐漸變得透明，且開始化作一團白霧，下一步，他將會...

消失。

為了這個萍水相逢的我，二人竟然豁出了自己的命，冒著下地獄，即使可能再死一次的險，也要出手相救...

如果目下的一切，都只是一場夢的話，能不能快一點結束，並讓我醒來？

胸膛插住了兩把鐮刀的東哥，被死神擊飛到了我的腳邊...

「頂佢個肺，一打一既話，我未必會輸...」他一邊說，一邊將胸膛上的鐮刀拔出。

然後，東哥再也站不起來，模糊冒煙的身軀開始被蒸發。

我望著阿飛和東哥那遍體鱗傷的靈軀，感到十分愧疚...

是我...

是我連累了他們倆。

「唔使覺得唔好意思喎，我地又唔係未死過...」東哥臉上仍掛著豪邁的微笑。

阿飛指著自己的額側說：「放心啦，阿彩最後一定會醒得翻...不過，跟住落黎就要睇你喇...」

沙...沙...沙.... 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

阿飛和東哥像是變作了化石一樣，一動不動的，最後一陣晚風吹過，二人如霧般，隨風散去。

「阿男...」阿彩頭上的靈火不斷在縮小：「可唔可以唔分手啊...」

我蹲下，熱淚汩汩流下，哭得說不出話來...

「喺巴士上面...」阿彩痛苦地嚥了嚥口水：「你唔係話...要同我分手咩...」

我握住了她的手，實實在在的握住...

「唔分...以後都唔分...」我哭著說。

「嗄啊...嗄啊...嗄啊...」黑煞拾起了地上的鐮刀，高高舉起，想要將阿彩的靈魂收割。

「吔啊！」我奮力將它推開，身長六呎的它卻絲毫不受阻。

！！！！！！！！！

在靈異的世界裡，只要念力夠強，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我記得，阿飛曾經這樣說過。

沒錯，什麼都是念力！

靈光一閃。

闔上眼，集中精神...

「天馬流星拳！！！！！！！！！！！！」

零距離。

傾盡全力的一擊。

拳風彷彿爆出了虎吼的聲響。

黑煞消失...

不，是被我轟離至數十丈遠。

流星般的拳頭，冒著白色的煙屑。

這一拳看似撲拙無華，卻是威力無比...

因為...這些招式的念力，從我幾歲開始，便一直在腦海中不斷醞釀！

「鏘！」白煞如鬼魅般閃近，鐮刀欄腰向我劈去。

咻！咻！咻！咻！

削擊！刺擊！斬擊！勾擊！

全數的攻擊都被我一一躲開，畢竟瞬間轉移是我們燈靈的拿手好戲。

這時，我瞥見遠方的黑煞倏然擲出了鐮刀，但目標竟然不是我...

而是倒在地上的阿彩！

果然是活於地獄裡的大魔頭，不但心狠手辣，還非常陰險！

在半空迅疾盤飛的鐮刀轉瞬將至，下一刻阿彩的靈魂便要被勾掉，然後被黑煞吞噬...

劍指，按著額側...

再一次集中！

嗖！

撲磁！

十分清脆的一聲悶響。

我跪了在阿彩的面前，張開雙手...

半把鐮刀貫穿了我的身體，森然亮滑的刀口映著路上的稀微白光...

「啊...」我低鳴了一聲，身上傷口不斷噴出白煙：「好痛啊...」

原來，被死神的鐮刀擊中，有種如心臟被鑽開的痛楚。

雖然很痛，但現在還不是倒下的時候！

阿彩的雙眼緩緩閉上，頭上的靈火虛弱地晃著...

「嗶bu～嗶bu～嗶bu～嗶bu～嗶bu～」該死的警察和救緩隊伍終於趕來了，阿彩尚有一線生機。

政府的效率總是那麼慢，假如我有命活過來的話，一定要投訴...

突然，我又感到了一陣痛。

原來身後的黑煞想要將我體內的鐮刀抽出。

咻！同時，白煞的鐮刀正於前方旋飛而來。

又是這招投擲技，兩位死神...到底你們悶不悶啊...難道就沒有另一招嘛！？

今次死定了...

！？

靈機一觸。

不...

原來是大好機會...

嘿。

如針孔般幼細的突破口，都能被我找到...

鄭皓男啊，你簡直就是打架的天才！

機會只有一次，絕對不能錯失，否則阿彩便要永遠活於死神的肚子裡。

我將插在胸前的鐮刀猛力抓緊，與黑煞進行拔河，比拼著力量，不讓它將其拔出來。

「咻磁～咻磁～咻磁～咻磁～」鐮刀急速飛來劃破空氣時所發出的破風聲。

來到了！就在面前！

我鬆開了雙手，黑煞將鐮刀自我體內狠狠扯出...

撲磁！

痛！

黑煞高舉鐮刀，準備往我的頭頂垂直劈下來。

如我所料。

「瞬間轉移！」我大喊。

出招時喊出招式名，除了是為提升自身的氣勢和台型，最重要的，是痛快！

「哇啊～～～哇～～啊～～」處於身後的黑煞發出了極度低沉的怪叫，因為它的身體已被同伴所擲飛過來的鐮刀削開了兩邊。

「估唔到呢？」閃到了半空中的我向它豎起了中指。

黑煞倒下，龐大的身軀瞬間化為黑霧...

原來，這就是死神死亡時的模樣。

我留意到，惡霧當中，蘊含了數之不盡的點點綠光，就像螢火蟲一樣，幽幽地飄揚到天上。

我猜，這些應該是以往被它所吞下過的亡魂，如今這些人終於得救了...但願從今以後，他們也不用再受苦。

！？

白煞突然出現，就在眼角的餘光裡，左邊，三步的範圍之內。

「無鐮刀既死神...仲係唔係死神啊？」我指的，當然是它。

沒讓它回答，我便掄起了左拳，往那張令人極其厭惡的臉上轟去：「野球拳！」

毫無力量的一拳，但，這只是用作掩飾的虛招...

我的右手早已反握著剛才黑煞高舉於半空中的死亡鐮刀...

「呢一刻，我先係死神！」我大喊。

猛力一揮，十分漂亮的擊殺角度，十分經典的氣派，十分懷念的熱血，接著就是完美的終結...

「反。手。聖。光。劍！」

一道銀色的急弧被劃出，被刀氣斬裂的空氣爆出了點點金黃色的聖光。

強盛念力當中，還包含了無比的憤怒，和莫名悲痛。

如阿飛之前所述，這不只為報仇那麼簡單，而是...

替天行道！

白煞連悶哼半聲的機會都沒有，便已經被我劈至面目全飛，最後化作一團迷霧，消失於眼前。

結束了...

終於都結束了...

幸好沒有失手，否則...就糟了...

我看著自己的身體慢慢化成白煙，一層一層的剝落掉。

很快，我便真的要化成一團空氣...雖然我早已經是，自從昏迷後，靈魂出竅了那一刻開始。

我走到了阿彩的身邊，輕撫著她的臉，彷彿能感受到她臉上的餘溫。

救援人員終於趕到了，他們為阿彩檢查著傷勢，給她戴上氧氣罩，設置著擔架床。只要盡快將她送到醫院進行搶救，我想...應該沒有什麼大礙吧。

假如我人生中尚有未用完的運氣，我不介意將這些運氣，全數送給阿彩...

感到很累了，乏力的身軀只能軟攤到地上，如蟲般緩緩蠕動，視線剛好能看見阿彩的側臉。

這時，我注意到天上射落了一道和煦的白色光柱。

是來接我走的白光嗎...

我的靈魂變成了這樣子，還能返回到肉身，然後醒來嗎...

還是，這是準備將我送往西天的白光呢...

如果是的話，那麼，我會被派到那呢...

會下地獄嗎...畢竟我是死於死神的鐮刀之下，被死神所殺的人，一般都會下地獄...

或是上天堂呢，我可是殲滅了死神的人，沒功也有勞啊...論功行賞的話，我至少能成為個手握聖劍的初階天使...

好像想太多了...

嘿...阿彩你剛才有看到嗎...我消滅了兩個死神啊...

是兩個名副其實，殺人不眨眼的死神啊...

假如一切都可以回到原點，重新來過的話，那就好了...

＝＝＝＝＝＝

「賭啊，敢不敢？」

「賭便賭，我會怕你嗎？」

「那好啊，如果你能在比賽中擠身三甲之內，我可以答應你任何一個要求。」

「好啊，誰怕誰！？」

「但，你要唱我所選的歌。」

「沒問題！是什麼歌？」

＝＝＝＝＝＝

「只是條普通情侶鏈而已，弄丟了便再買，很小的一回事，別再彆扭了！」

「你總是這樣子，現在錯的人是你啊，認錯有那樣難嗎？」

呼...就當是我怕了她，我認輸好了...

用汽水罐的銀色拉環來當作戒指這種浪漫行為，她定會受落...

還有，用上我們的愛情戀曲，定能將她瞬間收服....

＝＝＝＝＝＝

不知怎的，腦海中突然播起了一首歌。

於是，我喃喃地哼著，趁自己尚有一絲意識，雙眼還未完全闔上之前...

「忘了有多久...再沒聽到你...對我說你最愛的故事...

我想了很久...我開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錯了甚麼....」

眼前的一切景象，慢慢地，化作了一條線，然後一黑...

我願變成童話裡　你愛的那個天使

張開雙手 變成翅膀守護你

你要相信　相信我們會像童話故事裡

幸福和快樂是結局

5.8

臉上一片溼淋淋和癢癢的感覺。

朦朧間，我看見眼前的是一張大狼狗的臉。

「嗚～～」牠一邊低鳴著，一邊舔著我的眼睛，像是想要把我叫醒。

滿臉黏稠的感覺，狗的口水原來很臭。

半夢半醒的我無動於衷，只是繼續躺著，對牠不加以理會。

那條粗糙的舌頭終於停下來了。

接著，一道水柱射向了我的臉，感覺暖暖的，而且比剛才的口水還要臭上十倍...

混帳，這是尿的味道！

那隻大狼狗竟然往我臉上撒尿！

「哇！我頂！」我被嚇得整個人彈起。

「我呸！呸！呸！」嘴裡滲進了少許中人欲嘔的狗尿液，我於是拼命吐。

這下子，我完全醒了，還驚覺靈冊被弄丟了到地上，更沾了一點點黃色的尿液。

正當我想破口大罵的時候，我被眼前的一切景象給震懾住，整個人怔住了...

現場彌漫著一層層稀薄的白霧，抬頭一看，天上滿是自由飛翔中的白色巨鳥...不，看真一點，那並不是鳥，而是馬，是長有白色翅膀的天馬。

頭頂上的太陽彷如近在咫尺，且圓大得很，從未試過如此近距離與陽光接觸...

簡直就是奇境。

除此，地上還繚繞著厚濁的白煙，像是將大量乾冰被放進了水裡所造成的舞台劇效果。人們的裝束更是奇怪，清一色一身白色寬衣，最令我感到在意的，是人們的頭頂上再不是頂著一盞靈燈，而是頂著一個白色的光環，就連面前那條狗也不例外。

大狼狗將我弄醒後，一臉滿意地提起後腿，搔了搔身子，低嗚了一聲後便轉身跑走了。

這裡，到底是...

我朝著大狼狗所走的方向望去，發現不遠處的前方竟是一條村落，村口的正上方掛著了一塊木牌，上面更刻著了兩個字：

「神界」。

「你好！」突然有人從後拍了我的背一下。

我回身一看，發現是個嬌滴滴的女生。她頭戴一個由藤蔓織成的頭圈，身穿一襲清麗脫俗的白色裙，頭頂上又是頂著了一個光環，一個金黃色的光環，嘴裡還含著一根...

珍寶珠！？

「請問有咩幫到你？」她莞爾，兩邊臉也顯現了小酒窩，樣子非常可愛。

「我...啊...唔...」我表現尷尬，舌頭像是被打了結一樣，一時講不出話。

她瞄了瞄我手上的靈冊，問道：「你係燈靈？」

我點了點頭，還未搞清目前情況。

「我想問...呢度係邊度？」我瞧著繫於她胸前那個白色名牌，上方的金色字寫著『神使』。

「呢度係神界，係每一個人死後都會黎到既地方。」

果然，我被死神幹掉，然後升天了...

她上下掃視了一下我全身，說：「幫你換套乾淨啲既衫先。」然後，她揮動了一下手中的白色幼捧，於我身上灑落了點點的燦爛金光。

「麻煩你自轉一個圈啊。」她說。

「哦...」我跟著辦。

眨眼間，我突然搖身一變，身上衫褲竟換成了與其他人無異的白色寬衣，很神奇的魔法耶！

「跟我黎啊。」她散發著一種令人感到安然的獨特氣質。

接著，我跟隨她走進了這條名為神界的村子。

四周一望無際，半空中的雲層猶如一團團白色的巨型綿花糖，遠方的藍天更掛了一道清晰可見的彩虹，這裡毫無疑問就是傳說中的仙境。

「呢度係天堂？」我問，很想摸一下她頭頂上的光環。

「未算係，神界只不過係進入天堂前必經既地方。」她回身應道，表現得相當親切：「不過黎得呢度既，都係即將會上天堂既人。」

被死神殺死後還能夠上天堂，我突然感到有點安慰。

村子裡全都是身穿白衣，頭頂白色光環的人，他們的臉上均掛著充滿期待的笑容，看似沒有絲毫煩惱

。

「啊！唔記得左添！未同你打招呼！」她突然停下，然後十分恭敬有禮地彎下身子，向我鞠躬：「歡迎黎到神界。」

我也傻兮兮地向她鞠了一下躬：「客氣客氣...」

沿路上，我經過了一個射箭場，裡面的人均手持白弓和白羽箭，看似是正在練習箭術。頭頂白色光環的應該是初學者，其拉弓的姿勢僵硬非常，所蓄的力道也不夠，發箭時就連靶邊也無法命中，而頭頂金黃色光環的人則待在旁邊加以指導。

然後是競技場，裡面的人分別手執木劍和盾牌，拿劍的試圖進擊，動作笨拙；拿盾的則一直在格擋防守，狀甚狼狽。

「我想問，佢地喺度做咩？」我指著那班正在格鬥的人。

「練習緊戰鬥技巧。」她說。

「吓！？」我不解。

「佢地係準備要成為聖鬥士既人。」

「聖鬥士！？」

「即係你地人類口中既天使，因為神界同魔域係長期處於對立狀態，為左抵禦魔域既入侵，我地須要不斷培育出專責捍衛神界既聖鬥士。」

「咁天上面飛黎飛去既呢啲馬係...？」我指向天上。

「係協助聖鬥士上陣殺敵既聖驅。」

「請過黎呢邊。」她揚手，示意我先走。

「而家要去邊？」我問。

「帶你去見神。」

.....

來到了某間小石屋的門前時，可愛的神使突然說：「請進。」她示意我進去。

「咁你呢！？」

「我剩係可以送到你黎呢度咋。」

心中竟湧現了一絲失落。

「我想問...你係唔係天使？」

「當然唔係啦，所有天使都要長期駐守喺前線...」她歪歪頭，嫣然一笑：「加上我身上都無白翼，我只係神界入面一個小小既仙女。」

跟她道別過後，我便推門進去了。

「咔啦咔啦..」老舊的木門發出了陰森的聲響。

進門後，環境有點幽暗，卻清楚可見一位身穿白袍的老者。他背向著我蹲了在一個大火爐前，看真一點，他頭上並沒有光環。

木門自動關上，老者沒有講話，也沒有回頭。

環顧四周，屋內佈置簡陋得很，只有一張木桌，桌上放著了幾枝快要燒完的白色蠟燭和一個漏著金色細沙的沙漏。而老者的身旁放著了一個大麻布袋，裡面裝滿了我最熟悉不過的靈燈，數量繁多，乍見之下，或許能以十萬來作計算單位。

我緩步走上前，看見老者的臉上皺紋滿佈，除了個子比較高大和長有一頭不合乎常理地長的白髮，此人與一般老人家無異。

閉上了眼的他看似正在忙，他一邊手五指一曲，掌心裡陡然生了一團綠色火焰，我不會認錯，那正是生命之火。接著，他將生命之火放了到另一邊手的靈燈上，再將燃起了的靈燈往上輕輕一拋，銀光一閃後，靈燈便陡地消失，然後他又再從麻袋中拿起另一盞靈燈，不斷重覆著剛才的動作，不徐不疾，動作如行雲流水般熟練順暢。

偶爾，失卻了火焰的靈燈會憑空出現於半空中，然後掉到地上的麻袋裡，「匡啷」的一聲。

我看傻了眼，卻約略猜到了那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難道他就是創造萬物的神？

老者突然開口：「報上名來。」身體依然維持著那個機械式的動作。

我戰戰競競地回應：「鄭皓男。」

「你就係鄭皓男？」他張開了眼，炯炯有神的雙目瞧向了我。

很強的壓迫感。

我點頭稱是，心中暗忖為何他好像早已認識我！？

「知唔知自己點解會黎到呢度？」他問。

「唔知道。」

「係進行審判。」阿飛曾經跟我提及過有關審判的事。

「你就係神？」面對著他，我又敬又偎。

他不語，卻霍然站起，然後躺到了角落裡的一張木搖搖椅上。

過了片刻，他又再開口：「做燈靈好玩嗎？」

「唔好玩。」都來到這種時候了，我認為無須拐彎抹角。

「被死神殺死既人，原本係要落地獄，呢點你知道？」

「知道。」

「但由於你集齊靈燈在先，所以我網開一面，批准你進入神界。」

「嗯...」我點了點頭。

「你同死神既戰鬥，我有留意，非常精彩。」他說。

「多謝...」相信世間上沒有誰的稱讚能比他更有份量，此時我心裡難免沾沾自喜。

「勾魂雙煞既胡作妄為，我一直都有留意，每一位死神喺陽間所收割既靈魂數量係有一定限制，呢樣係神界同魔域之間既潛規則...呢一點，你知道嘛？」

「知...」現在你在說，我當然知。

「本打算出手扭轉呢個殘局，點知...」他頓了頓，恍然道：「有興趣加入聖鬥士既行列嗎？」同時屈指不知道正在盤算著些什麼。

什麼！？我獲邀成為天使？

我還未開口說任何話，他又說：「啊...唔得，你罪孽太深，我必須取消你上天堂既資格。」

「咩話！？點解啊！？」我大驚。

「你消滅左兩位魔域既使者，假如我收留你既話，隨時會挑起兩界之間不必要既戰爭，你既存在，將會對整個神界造成巨大威脅。」他一邊撫著那把長長的白鬍子一邊說。

「咁咪即係要落地獄！？」心裡害怕得很。

「放心，你而家已經係魔域既公敵，地獄係絕對唔會收留你...」他頓了頓，像是在考慮著些什麼：「去到呢個地步，只剩低一個方法。」

常言道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可是，天堂和地獄也不願意收容的亡魂，還可以到那？

唯一的選擇，相信只有進行燈靈老伯於我面前做過一次的靈魂解放...

他閉眼不語，只是一直緩緩點頭，像是等待著我自行了斷。

我無話可說，畢竟命運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裡，只好掏出靈冊。

「有無咩心願？」他突然問。

我想了想後，說出了自己的最後遺願：「我想見吓我女朋友同屋企人。」

「無問題。」然後，他雙指一彈，數道光芒被彈射出，最後於半空中形成了幾個虛擬漂浮的影像。

第一個畫面，是爸，他正在工場工作，頭上的白髮依舊是那麼多，卻霎眼看出他多了皺紋，而他的蒼老感，是從來未覺，太內疚擔心...

「.....」吃少點煙吧，我在心裡說。

第二個畫面，是媽，她正在廚房清洗碗碟，停留於窗外的目光像是凝視著我。無法可修飾的一對手，帶出溫暖永遠在背後...

「.....」以後要好好照顧自己啊，又是說在心裡。

第三個畫面，是躺在醫院病床上，正在熟睡中的阿彩，她頭上的靈火燒得很旺，其臉色也看似相當不錯...

只要她安然無事，那就可以了，大家的犧牲總算沒有白費...

最後，我給了她一個飛吻。

「時間夠。」他說，還未將其他畫面看完，那些虛擬的影像突然全部消失。

「我想問最後一個問題...」

「唔！？」他揚了揚眉。

然後，我問了一個藏於心底已久的問題：「點解人一定要死？」

「呵...」他輕掃著鬍子，笑了幾聲後說：「我唔係好明你意思。」

「我既意思係...既然我地要死，咁生命其實有咩意義...」

「言下之意...你係想問，既然一切都有終結，何解要有開始？」

「嗯...」我點了點頭。

「呵...人類啊，總係要明知故問...」他站了起來，動作非常緩慢。

！？

他一邊踱著步一邊說：「一場球賽，明知有打完既一刻，何解你地要去參與？一本書，明知會有出現最後一個句號，何解你地要閱讀？一場愛戀，明知可能會有分離既一日，何解你地又要選擇開始？」

「……」我答不出，但…我就是知道，有些事情，我必得去做，因為它能帶給我快樂；而有些事情，假如我不做的話，或許會後悔一生。

「你問呢個問題，係咪因為你怕死？」

對，我是怕死…

或許，說清楚一點，我是害怕失去…

我捨不得家人，捨不得朋友，捨不得這個世界，捨不得現在的這個我…

最叫我捨不得的，是阿彩，生活其實旨在找到個伴侶，我真的很想待在她身邊一輩子，很想陪伴她經歷人生中每一段美好的成長，很想與她一起創建共同的人生地圖…

有數之不盡的很想，而這些很想，通通離不開一個理由，那就是，我想給她更多更多的愛。

可惜，事與願遺，再沒有這個機會了。

眼淚泫然落下…

我伸手握向靈冊背面的測靈儀，闔起了人生中最後一次眼，準備自行將靈魂放逐…

「誰曾路過此使我知　生　有好意義

誰仍令我戀一輩子　結局即使注定難合意

遲　還剩太多的句子　和未說夢兒

如何讓你知　當我知　這段匆匆故事無下次

現我雖離開　願你都能知 情未變改　一心不會兩意

就算心頭哀　沒法可停止 睡了醒了亦盼跟你重相依」

阿彩，我們來生再見吧…

你是我一生中的最愛。

當我們之間的點滴開始被淡忘，只要你還記得這一點就可以了。

……

「你想做咩？」老者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臉上掛著從容的微笑。

我張開了眼，困惑道：「靈魂解放囉。」

「點解要咁做？」

「你話要取消我上天堂既資格呀嘛！？」

「呵…」他取走了我手中的靈冊：「無錯啊。」然後走到了木桌旁，拿起了沙漏，再將其倒轉，裡面的金色細沙隨即往反方向漏起：「難道喺你地世人眼中，事情往往只有黑同白？」

天地間劇烈震盪了一下後，眼前一切突然扭曲了起來，然後形成了一個白色的大漩渦，身體更逐漸被吸進去，不斷被攪拌著…

「救命啊～！～！～！」我一直往下墮，且感受到相當強大的下墜力和離心力。

成為燈靈後所遇到的一切畫面，此刻如龍捲風般於腦海中逆轉播放著…

「生命到底有咩意義嘛…下次我地再見面既時候，麻煩你將答案話俾我知，呵呵…」

這是我昏厥之前，所聽到的最後一句說話…

接著，耳邊響起了一首我最熟悉不過的歌曲，童話…

5.9

頭很痛。

還未睜開雙眼，已能感覺到劇烈的天旋地轉，全身也是酸痛。

是因為剛才從高處掉下來而導致粉身碎骨了嗎？

我現正身在那？

這裡是天堂，還是地獄？

周遭一陣涼涼的感覺。

正想用力張開眼睛之際，卻發覺眼前佈有一層黏薄的膜，罩住了兩邊眼簾，未能完全睜開。

我嘗試動了動手指，能動。

動了動，腳趾，也能動。

眼縫間滲入了少許白光，有點刺眼，雙眼只能瞇成一條線。

我嘗試撐起上半身，骨頭卻硬得無法活動自如...

「哇嗄～」痲痺得令我低吟了一聲。

「阿男你醒喇！？」一把我絕不會認錯的聲音，阿彩。

什麼情況？阿彩不是應該尚在人間的嗎？為何她會出現在這裡？

我用盡全力張開眼，那層如膠水般黏住雙眼的膜被徒然撕開...

眼前人果真的是阿彩，她抱緊了我，頭倚了在我胸前，流著淚，蠻感動的樣子：「你終於都醒翻喇...」

「點解你會喺度既？」我說，聲音猶如多年沒有開口說話般嘶啞。

「你等我一陣先，我去叫醫生黎。」說罷，她便跑開了。

醫生？原來靈異世界裡也有醫生嗎？

音樂依然播放著，原來耳邊正掛著耳機，播的正是我們的愛歌，童話。

眼前一片朦朧，像是沉睡了一段很長的時間，需要花一點時間來適應當下的光線。

「醫生，我男朋友醒左喇...」遠處傳來了阿彩的聲音，還有急速的腳步聲。

接著，有人用手撐開了我的眼睛，白光立時射進了我雙眼，依稀，我看到那個人身穿一件白袍...

白袍令我想起白煞。

那一記反手聖光劍，現在回想起，心頭仍感到一陣火熱，當時所劃出的刀光劍影和招式的咆哮，一生也無法忘記。

「阿彩...呢度邊度黎？」

「係醫院啊。」她捉緊了我的手，暖暖的感覺：「你醒翻真係太好喇...」

過了一會，我終於可以完全張開雙眼，那個身穿白袍的男人手拿著厚版，正在抄寫著些什麼。

「你好。」他跟我微笑，然後說：「你記唔記得自己叫咩名？」

「鄭皓男...」我低聲道，嗓子還未回復正常。

然後他豎起了兩隻手指，一邊手一隻：「睇唔睇到呢度有幾多隻手指？」

幹...兩隻手當然總共十隻手指，真想答他十隻。

「兩隻囉...」我說。

我突然感到一陣頭痛，還有點想吐，極度不適，於是便沒有再加以理會，逕自閉目休息...

印象中，之後我發了個夢，一個兒童不宜，更有點色情的夢。

.....

我再度醒來。

今次頭腦清晰多了，卻依然有種如頂著千斤大石般的沉重感。

睜開眼，發現自己正身處於一個白色的房間裡，旁邊的窗簾沒有關上，外面的天色很美，一層一層的淡紅色落霞繚繞於天際，我猜現在應該是黃昏時間。

夕陽的餘暉穿過了玻璃，並映到了我的臉上，我確切地感受到了大地的暖，很實在。

歪頭一看，發現阿彩坐了在病床旁邊的一張椅上，並正在打盹。

「嗨...」我伸出指頭，戳了她的臉龐一下。

她身子震了震，立時醒了過來，縱使一臉倦容，卻仍然為我擠出了微笑。

「我係咪死左啊？」我問，說話的時候有氣無力似的。

她搖了搖頭，然後執起了我的手，吻向我的手背。

「我點解會喺度既...」我感到有點困惑，現在的感覺，跟當燈靈的時候完全不一樣。

「我地遇到一場交通意外啊...」阿彩依舊是那麼溫柔。

「意外...咩意外？」我感到非常困惑。

「我地之前坐嗰架機場巴士翻左車...你唔記得喇？」

機場巴士！？記得是記得，但...

「我昏迷左幾耐？」我問。

「你已經訓左三日三夜喇。」她淚眼汪汪。

昏迷了三天而已！？到底目前是什麼狀況，我當燈靈的日子，至少也有兩個星期啊...

依稀記得，失去意識前的最後一幕，是於神界的一間小石屋裡與白袍老者對話，正當我想進行靈魂解放的時候，他好像制止了我，然後...

！？

腦裡靈光一閃。

「中秋節過左未？」我問。

「未啊，仲有成個禮拜先到中秋...點解咁問？」

中秋節竟然還未過...？

眼前的一切難道是幻象！？抑或是個夢！？

不，肯定不是，因為當下的一切感覺，非常真實，除了能清楚感覺得到自己的心跳和體內血液的運行，我甚至能透過髮膚感受到空氣的流動...

那有如此真實的假象？

那個沙漏...難道...

世間上竟有如此荒謬的事！？

是真也好，是假也好，最令我在意的，現在的我，是個實實在在的人嗎？

「醫生話你個腦受到嚴重既震盪，唔好彩既話，有機會成世都醒唔翻，搞到我地幾咁擔心啊...」她擦拭著眼角的淚：「於是醫生同姑娘就建議我地不如多啲喺你耳邊講吓野，刺激吓你既大腦同意識...你訓緊既時候，有無聽到我地把聲啊？」

我搖頭示意沒有。

阿彩又說：「我地一直都依照呢個方法去做，但係都無用，於是我就諗，不如喺你耳邊播歌，我估你聽到我地之間既歌，一定會有反應，所以就試吓喺你耳邊播，點知過左無耐，你就真係醒翻喇！」

所以，最後就響起了童話這首歌了嗎...

原來是這樣子...

「我屋企人呢？」我問。

「佢地見你仲未醒，落左去樓下飯堂食啲野。」

「大家都無事呀嘛？」

阿彩莞爾，輕捏了我的臉一下：「會有咩事？最有事嗰個係你咋嘛。」

那就好了。

我笑了笑，胸口卻感到了一陣痛，立時止住了笑。

「你真係記得翻哂以前既野？」我問。

「傻左咩你，我又無失憶...」她笑說，敲了我的頭一下。

連失憶都沒有嘛...那真是太好了。

我大概明白了，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後來，阿彩跟我娓娓道來意外發生後的經過...

她說，事發當日被送院後，她也陷入了短暫的昏迷狀態，期間更一直造著同一個夢，夢境中的四周空白一片，像是置身了於一個未知的異次元空間裡，裡面全無一物，只有一個懸浮於半空中，黑眼圈極深，並上下倒轉了身軀的神秘男子，他一直瞪大著雙眼，不斷在喃喃自語，滔滔不絕，像是個被上了鏈的機械人一樣。

起初阿彩不以為意，以為只是個莫名奇妙的怪夢，故不加以理會。後來卻偶然間從該名男子的口中聽到了我的名字，夢中的她於是坐了下來，打算細聽一下那名倒吊男在說些什麼。聽著聽著，發現那原來是一個關於靈魂出竅的故事，由於神秘男子將故事說了一大半的時候，阿彩才開始聆聽，所以錯過了故事的前半段...當神秘男子說到與死神進行大混戰的時候，還未說畢，他便突然化作了一道刺眼的白光然後四散...

之後，阿彩便醒過來了。

毫無疑問，阿彩口中的那個神秘男子就是阿飛，這令我確信，有關燈靈和靈魂出竅的事都是千真萬確，而不是個夢，否則阿彩絕不會憑空想像得到如此荒誕的一切，而且事情的細節還那麼吻合...

但是，為何阿飛會出現於阿彩的夢裡？

難道...是阿飛的念力！？

一定是這樣！最後一刻，他定是運用了自身那僅餘的念力，往阿彩的意識裡植入了自己的殘影...

「我而家...真係唔係發緊夢？」我問。

然後，阿彩便用力地捏我的手一下。

「啊！痛啊！」我喊。

很痛，但，我情願以後也能一直痛下去...

無論如何，什麼都不要緊了，只要我還是我，大家仍然完好無缺...

因為...

我真的很想，很想，很想，繼續活下去。

.....

出院後兩個月。

回到家中，有種恍如隔世的震憾，劫後重生的感慨。

聽說於是次交通意外中並無任何人身亡，不知道是否因為得到了某位天使的眷顧，當日巴士上的所有乘客均只是受了輕傷，而我除了因腦震盪而陷入昏迷之外，右腳的小腿也出現了輕微骨折，故走路的時候須要撐起拐杖，期間更不斷出入於醫院，進行一些簡單的物理治療，而每一次當我踏進醫院門口的時候，便會回憶起那段在急症室裡待收靈燈的日子...

慢慢地，把身子調養好後，我的生活逐漸重回到正軌。

這些日子裡，我偶爾會夢見自己的靈魂再一次莫名地出竅，再一次成為了燈靈，在街上漫無目的地追尋著死亡氣息；也會夢見與阿飛和東哥三人在摩天輪上談天說地，而每一次醒來，臉上總會掛著滿足的微笑...

但，那只是個夢，一切都不是真的，這一點，就連夢中的自己也相當清楚。

想著想著，我開始有點想念阿飛和東哥...

回想一下，一切未免太過不可思議，這種事根本不會有人相信，而最吊詭的是，我偶爾會在街上遇到一些熟悉的面孔...

我指的是，那些曾經出現於靈冊上，於自己面前死去過的面孔...

有時難免狐疑，靈魂出竅會不會只是自己的幻覺，關於燈靈的一切會否只是當時沉睡中的大腦所編造出來的虛假意識，或者某人趁我昏迷的時候所施的某種異國幻術？

畢竟我已分不清何謂真實，何謂虛幻；相比之下，靈異世界比現實世界好像還要真實一點...

假如阿飛和東哥能夠再一次出現於面前，跟我確認一下，那就好了。

＃＃＃＃＃＃

十二月初。

某天，我跟媽一同來到了華人永遠墳場，拜祭了一下於前幾年去世的婆婆，以前的我，絕不做這種事，認為此舉並無半點意義，反正這只是種自欺欺人的中國傳統禮儀，亡者不會真的接收到我們所燒的東西，而在生的人也不會因此而得到什麼庇佑...

但，現在的想法卻出現了一點點的改變。

因為我明白到，死亡結束的只是生命，而不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感情。

小時候，婆婆很疼我，與她共處的記憶點滴至今依然猶新；現在，前去拜察壓根是出自對她的想念，希望藉著此行來抒發心中對故人的一份懷念，動機既單純，又明確。

況且，假如凡事也講求意義的話，基本上很多事我們也不用做，例如工作...

每天起床之後，如果我們也問問自己：究竟上班有何意義？相信每一個人都會立即萌生辭職或者自殺的念頭。

什麼意義不意義的，我不懂得去分辨，畢竟世間上存在著太多不同的尺度，也許對某些人而言，有些事情的存在是毫無價值，但對某些人而言，同一件事情，就是他一生中見過最美好的東西。

我只知道，每一件事的演變，出現，開始或終結，背後總有著其箇中原因。

就如當日在墳場裡所遇到的這件事...

「乞嚏～！～」我連續打了很多個噴嚏，看似是鼻敏感發作。

「呢度大煙啊，啲金銀衣紙等我燒啦，你行落樓下等我啦。」媽說。

於是，我沿著樓梯走到了煙較少的下一層，端詳著每一個骨灰龕位上的黑白照，心中唸著這些先人們的名字...

我知道我知道，這行為是有點無禮，但人就是有好奇心嘛...

一位死於二十年前的女生，瓜子臉，大眼睛，樣子挺不錯嘛...

旁邊是一對老夫婦，看真一點，原來他們是同一日過身的，雖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能夠同年同月同日死，也是種福份吧。

下方那個男人名叫謝曉東，這令我聯想起唱歌的那個陳曉東，可惜此東不同彼東。

右手邊那位...

等一等！剛才那張照片，那把長髮...

絕不會認錯，是東哥！

原來東哥的名字叫謝曉東，他的骨灰龕位跟我婆的竟是相隔那麼近。

我激動得當場流涕，還立即跑回到上層，拿了幾枝香燭，將其點起，雙手合著十，誠心地向他拜祭了一下...

心中不斷說著一些感激的說話。

後來，我忽發奇想，在網絡上搜查了一下阿飛的名字，看看能否找到一些相關於他的資料，這下才發現，原來世間上叫袁逸飛的人多不勝數，毫無根據的情況底下，如此盲目地搜查根本只是大海撈針...不，是比大海撈針還要渺茫。而且，除了阿飛的中文名字之外，其他的資料我一概不知曉，畢竟我們只是萍水相逢...即使想要透過死亡登記處翻查紀錄，也無從入手。

世界之大，只有感到嘆息，唯有下次夢中再相遇的時候，跟他問清楚一點吧。

＃＃＃＃＃＃

聖誕節。

趁著新一年還未開始之前，我正式向公司遞上了辭職信，成為了失業人士。既然以往的工作令自己如此透不過氣，乾脆拋開一切，先讓自己沉澱一下，再想清楚到底想怎樣走將來的路。目標清晰，全力出擊，總好比活像一塊毫無定向，在大海中漫無目的地漂浮的木頭，畢竟目前是我第二次的人生，我不希望今生的自己活得比上一世差。

反正，一生裡少拿幾個月的薪水又不會死。正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或許意想不到的得著會緊隨著是次的錯失而出現？

天曉知。

最重要的，我並不怕死，只怕活得不快樂。

最近，我參加了一個名為《勁爆巨星》，由電視台主辦的歌唱比賽，為自己的歌手夢踏出了難能可貴的第一步...

雖然我根本沒有對此抱有任何期望，也沒有想過真的要當上歌星，或者藉著比賽而得到誰的青睞。我只是希望，於自己的生命中，能夠少一點遺憾，多一件值得被記住的事情而已。

於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能做到多少，便做多少，趁自己頭上那盞靈燈還未熄滅掉之前。

……

「你最近仲有無寫故事？」公園裡的長椅，我躺了在阿彩的大腿上。

「有啊。」她捏了捏我的臉一下。

「寫啲咩？」

「愛情。」

「有無諗過寫吓靈異？」

她想了想，說：「可以試試既，但暫時無靈感。」

「我有個關於靈異故事既構思喎...」

「係！？講黎聽吓？」

「不過靈異得黎有啲熱血，我估你未必鍾意。」

「點熱血法先？」

「有啲《龍珠》既影子，又混合左少少《聖鬥士星矢》既味道，仲有啲《風雲》既豪邁，仲有...」

「唔...我要諗諗先。」明顯是在敷衍我。

「人物同埋故事名嗰啲，我都幫你諗埋架喇。」

「嗯？叫咩名？」

就叫做...

《燈靈》

阿彩勉為其難地笑了笑。

而我則會心微笑著。

草地上，自動灑水器旁，在陽光下譜出了一道淡淡的彩虹。

最終章

兩年後。

鄭梁聯婚。

「新郎哥望一望呢邊先...」攝影師一邊在拍照一邊說：「笑一笑。」

囍宴中，跪於地上的我正在向阿彩的爸爸媽媽敬茶...

啊！對，忘了跟大家說，出院半年後，我跟阿彩到了日本旅行，她還於東京的鬧市裡答應了會嫁給我。

今日，便是我們的大囍日子。

敬茶完畢，我跟漂亮的新娘子便稍作休息。

「好攰啊...原來做新郎真係咁攰。」我打著呵欠說，口張得很大。

阿彩立時為我掩口：「係架，係咪後悔啊咁？」

「嘿...你都係想我講今生無悔者。」我們公然在台上打情罵俏。

要不是阿彩說什麼人一世物一世，一個女人如不穿上婚紗便不是女人之類的話，我才不會大排筵席，豪花一點也不容易儲來的積蓄，婚禮只不過是一場演出，一場吃力不討好的大龍鳳...

但，這只是我以前的想法。

現在嘛，只要阿彩快樂就沒所謂了，而且，接受親朋戚友們的祝福，成為派對的焦點，感覺原來也挺不錯。

一位十分可愛的小朋友走了上台，撲向了我，並向阿彩遞上了一枝十分精美，甚至能以巧奪天工來形容的紙製花朵。

「有得收花咁好啊？」阿彩接過了花，笑得十分燦爛。

小男孩點了點頭：「叔叔幫我摺架。」沒錯，他是我的姪兒子。

從不喜愛勞作的我，像轉了性般，嘗試學了畫畫，摺紙，陶瓷等手工藝...

一個從來不甚欣賞藝術的人，現在竟學會了一門手藝，並樂在其中...

投其所好嘛，畢竟自己的另一半是一名畫畫老師，作為一個成功女人背後的男人，我也希望能融入一下她的世界，即使那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點點。

「你做咩托個小朋友黎送花啊？自己唔送？」阿彩腼腆一笑。

「咁呢啲場合，送花呢啲野好似花童做好啲。」

接下來，廣播器中的司儀呼召到場的來賓上台與我們合照...

呼...又要忙了，但，我樂在其中。

這一天，毫無疑問定是我畢生裡笑得最久的一天，無時無刻也要笑面迎人，拍照的時候要保持露出牙齒的笑容，笑容都已經變得僵硬起來了。

晚上八時正，婚宴即將正式開始，新娘子到房間內替換婚紗，而我則趁著這段空檔時間到洗手間洗個臉。

沿途，經過一座全白色的邱比特神像的時候，我停了下來...

「連神都俾我見過喇，只係差在未見過真正既天使...」我撫摸著它手上的弓箭，自言自語：「如果可以喺有生之年俾我親眼見到一次天使，咁我呢一世就真係無憾喇。」

晚上八時三十分，我和阿彩站了在二樓的房間外，靜待著司儀們的指示，準備進場。

背景音樂響起了，阿彩挽著我的手臂，我深呼吸了一下，然後便沿著一條白色的旋梯走下，然後步向台上。

現場立時響起一片熱烈的歡呼拍掌聲，一向不主張舉行婚禮的我，被當下的幸福氛圍所打動，雙眼泛著淚...

頭頂的射燈實在太耀眼明亮了，加上眼眸裡充滿了感動的淚水，我瞥見一道道白光在眼前閃過。

我一邊接受著眾人的祝福，一邊凝視著阿彩的側臉，心想或許我真的是世上最幸福和幸運的男人...

至少目前這一刻，我對這點是深信不疑。

一幕幕往事再一次在腦海中播起...

上台後，首先是一對新人發表感言的例牌環節，感性的阿彩說不夠兩句便感觸得哭成淚人，而我則比較含蓄，只是簡單的說了幾句感激雙親養育之恩之類的話，畢竟心底說話，我早已寫過一遍...

醒來後的第三個月，我給爸和媽各自寫了一封信並透過郵寄方式寄出，收件地點是自己的家，哈...

裡面全都是廿多年來藏於內心卻又一直難以啟齒的說話。這方法是阿彩給我的建議，她說，既然難以開口，不如用寫的吧。

她還說，有些事，或許我們並不願意做，卻必須趁限期到來之前把它完成；或許那只是一時的衝動，但這一時的衝動絕對是有益無害，甚至足夠遺憾忘掉。

阿彩活像個語言哲學家，相信沒有誰比她的話更有說服力了。於是我立即坐言起行，兩封信，總共用了我兩晚通宵...

她的話，其實令我想起了某位曾經遇上的老人...

發表感言後，便是特備環節的開始，我將會在現場，高歌一曲...

為我的新娘子，為我們的春春，為我們的將來，獻上情感最真摯的一曲。

我跟負責音響的青鬼打了一下眼色，示意準備播放音樂。

現場的射燈怎麼搞的，時亮時暗，且如此刺眼，害得我的眼角餘光裡出現了幾道白影。

音樂響起...

卻竟然不是預先挑選的《童話》，青鬼一臉無奈和愕然的聳聳肩，我猜應該是機器故障吧。

我揚手示意沒關係，就讓音樂繼續播放，我好歹是校際歌唱比賽的季軍...曾經是。

只是唱歌而已，這種事，難道會難倒我嗎？

而且這首歌的歌詞，也挺貼合我的心聲...

於是，我牽著阿彩的手，情深款款，唱起歌來...

「年華像細水沖走幾個愛人與知己

抬頭命運射燈光柱罩下來剩我跟你

難道有人離去是想顯出好光陰有限

讓我學會為你貪生怕死」

此刻，我的眼神定是堅定無比。

「即使身邊世事再毫無道理 與你永遠亦連在一起

你不放下我　我不放下你 我想確定每日挽著同樣的手臂」

不敢早死要來陪住你 我已試夠別離並不很淒美

見盡了雲湧風起　還怎麼捨得放下你」

阿彩感動得有點不知所措，涕淚縱橫...

「不必挑選我們成大器　當我兩個並無冒險的福氣

見盡了雲湧風起　還怎麼捨得放下你」

眾目睽睽之下為她公開獻唱，這可是我一生中的第二次，第一次是在學校，當時年少無知的我，一切只是硬著頭皮，想不到誤打誤撞之下，竟造就了某段童話故事的開始；第二次是在今天的婚禮上，而這段歷時十六年的愛情長跑，如今終於開花結果...

萬分感慨。

唱完了，我輕吻了阿彩的臉龐一下。

漂亮的新娘子十分眼淺，連眼都哭腫了。

現場歡呼聲四起。

被幸福的氛圍所籠罩，鼻子突然感到了有點酸...

！？

這時，我瞥見宴會廳的天花好像出現了點異樣...

中央處，突然出現了一道殘影...

！？

我凝神眺望，竟發現天花上站立了一個人...

嚴格一點來說，不是站立，而是...

倒吊。

他赤裸著上身，只穿一條白色短褲，一邊手拿著白弓，一邊手拿著白羽箭...

那張臉，我不會認錯...

「阿飛！？」廣播器裡，是我那驚訝不已的聲音。

倒吊男張開了雙眼：「嗨！好耐無見。」

「你...」不敢置信，我幾乎要掉流淚：「我唔係發緊夢吓話...」那是高興激動的淚。

「你一定好奇怪，點解我無死到呢？」

我怔怔地點頭。

阿飛神經兮兮的大笑了幾聲後，說：「嗰日煙消雲散之後，我同東哥一齊上左去接受神既審判，神仲問我地有無興趣加入成為聖鬥士...」

我記得，自己也被這樣問過。

「但係...佢明明將個沙漏...有咩可能...」我一臉茫然。

「你話個時光沙漏？唔...簡單黎講...」阿飛眼珠轉了轉：「神的確將時光倒退至你啱啱出意外既時候，但係時光倒流只會為陽間帶來影響，某程度上，靈界係一個不受時間限制既平行時空，所以過往喺靈界發生過既一切依然係會繼續運行，並且同陽間環環相扣。」

太抽象，我完全不明白。

「咁之前死喺死神手上既所有人呢？」

「話明時光倒流嘛，陽間既人當然係仲在生啦！」

那就好了...

「不過命運始終有佢自身既安排，佢地既死係在所難免，視乎最後係點樣死架者。」

「咁東哥...」

阿飛指了指天上：「喺前線打緊仗。」

換言之，東哥也成為了天使嘛...

我捏了自己的臉一下，想要確定一下，這並不是個夢...

啊！超實在的痛。

阿飛看見我困惑不已和滑稽的樣子，像是感到很滿意：「不過打打殺殺既野真係唔係太啱我，所以我向神申請左，要成為邱比特...」

愛神...邱比特！？

「我今次有個新任務，就係要成功撮合一百萬對戀人。」

阿飛振起了背後那對白色的小翅膀：「頭先首歌係我揀架！哎...仲諗住你實會出醜，點知你竟然臨危不亂，仲唱得咁好...」

原來是他偷換了我的歌曲，利用他身為愛神的法力。

我向他豎起了中指。

「咁無品架你，講唔夠兩句就舉中指！？」

然後，阿飛繞場而飛，在半空中不斷盤旋並開懷大笑：「哈，做邱比特原來舒服過做燈靈好多架！因為見證幸福係好一件好開心既事黎...呢份工作，我真係好鍾意啊！」

同意，因為他真的變得開朗了不少，相比起之前我所認識的那個阿飛。

他突然停了下來，說：「唔好理我住喇，在場既人係見唔到我架，你再繼續同空氣講野既話，我驚佢地以為個新郎哥唔知係咪飲大左定痴左線啊。」

「老公，你無野嘛？」一臉愕然的阿彩搖了搖我的手臂。

「無事無事...」

的確，在場的人無一不是面面相覷，明顯地，他們看不見我眼中的這位「天使」。

就算全世界都以為我瘋了，也不要緊...

因為...此刻的我，真的感到相當高興和滿足...

況且，別人笑我太瘋癲，我說他人看不穿嘛！

接著，阿飛拉起了弓箭，單起了眼，準備發射代表愛情的一箭：「多謝你！」

「！？」

「多得你，我爸爸媽媽先可以重新投胎做人...」

我把拳頭放了到胸前，以示心領和不用客氣...

不知怎的，我竟然落下了淚。

「見係你，整啲特別野俾你嘆吓！」

咻！

愛神之箭射出，卻沒有直接射向我和阿彩的身上，而是先繞場一圈，劃了個心形圖案。

神箭最後來到了我和阿彩的面前，然後「噗」的一聲，如煙火般驟然散開。

現場一片粉紅色的幸福色彩。

「我都係時候要走喇，因為仲有好多幸福喺度等緊我啊...」阿飛揚手大喊：「記得要幸福快樂啊！」

我沒有回應，只是含著淚，擺出了瞬間轉移的架式，以示感激，還有...

再見了，我的朋友。

我們仍珍惜　這啖氣

《完》

作者的話

大概要跟那些一心打算點進來看驚慄恐怖靈異故的讀者，先說聲不好意思。因為這個故事一點也不驚慄，也完全不恐怖。我只是以靈異作為故事背景，去寫一個關於人生/生命的故事。

最主要的，我是想透過故事去表達出「情」這東西，而當中我認為寫得最飽滿的，是親情那一部分，雖然劇情橋段未必是全部真實，但當中的感受絕對不是虛構出來的。

關於這個故事，原來的結局並不是這樣子的，大概是講述男主角於昏迷的時候發了一場很長很長的夢，這場夢當然就是指他莫名奇妙地成為了燈靈...

以發夢去為故事的結局打圓場，一個最懶惰，也是最老套的修尾方法。

但最後我卻改變了主意，畢竟我希望故事的最後能有點驚喜。

很喜歡阿飛這個角色，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察覺，他某程度是有點神經失常的。故事中的他，生前是一個意志力很薄弱的人，死後成為了燈靈，由於日子實在太悶，也親眼見證過太多生死和恐怖場面，最後才會變得如此神經質，同時亦因為面對過太多這些場面，最後才好像對人生有了不一樣的體會。

這情況，其實就跟我們的現實生活一樣。

相信每一個人的生命裡，都會曾經遇上至少一位把自己啟蒙的老師，而燈靈老伯某程度上為男主角帶來了一些啟發...

你呢？你遇到了沒有？

讀者們對於故事的疑問，應該不少。

問題：為何主角會成為了燈靈？我的設定不是自殺的人才會成為燈靈嗎？

對於這個問題，我從頭到尾也沒想過要解答...不過，既然讀者們想得出這個問題，不如也用類似的思維，去想一下為何自己會來到這個世界上？更進一步的，就是這個世界到底是怎來的？

這當然是沒有答案，因為真實的答案是有待自己去創建。

問題：為何阿飛和燈靈老伯會出現於男主角面前，並協助他？

這同是沒有答案。你會問自己的男/女朋友，為何當初我會遇到你？為何你會出現於我面前嗎？當然不會。

世間上就是有緣份。有好人，所以會做好事，就是那麼簡單。

問題：那些神界/魔域/天使的設定，好像有點勉強？

可能是吧，但有看過我之前的故事的人便知道，其實這些設定是一些未來故事的伏線，某程度也與我的一些舊故事有著一點點的牽連。說不定於不久的將來，我會運用這些設定，去延續一些帶點科幻/

靈異的故事。

其實《燈靈》並不是我寫的第一個故事，這點子早已擬定於腦海中，只是後來才寫出來而已。

老實說，其實我是個曾經認真考慮過要自殺既人，亦得出了一個結論，若然真的要死的話，我會選擇食安眠藥，畢竟一來這看似是比較舒適的死法，二來死狀相對上沒其他死法恐怖，不會苦了為自己收屍的那個人。

相信大家都應該知道，一般跳樓自殺的人，其實於跳樓的過程中便因為驚嚇過度而被嚇死，而不是掉到在地上，因而跌死或痛死。有時我在想，其實那個人會不會不是嚇死，而是世間上真有一種靈魂使者的存在，因為他們(燈靈)不忍心望見這些人受極痛之苦，於是在他們跳樓的過程中，預先結束了他們的生命...

這就是這故事的靈感來源。

曾經有讀者表示，看完這個故事後，好像得到了某程度的反思。其實，寫故事的時候，我並沒有刻意去營造「要讓讀者於字裡行間得到反思」的效果，我只是想透過故事去表達自己的一些價值觀，和生活上的某些見解。與其說讓大家進行反思，不如說這個故事是給我自己去進行反思，反思為何自己一直抱著理所當然的態度去面對自己的身邊人，例如女伴和父母？為什麼總是那麼自我中心，總覺得這個世界是圍著自己來轉，而不是自己圍著這個世界來轉？

命運彷如冥冥中註定，早前寫這個故事的途中，我媽突然因病入院，甚少進醫院的她，竟然於我正在寫這類故事的途中因病進院，可能是一個巧合，也可能是上天給我的一個啟示。

人越大，越要經歷生老病死，這是定律。人越大，便越覺得生日其實並不怎麼值得去慶祝，因為每當我們大一歲，代表自己的年邁的雙親距離死亡又邁進了一大步，自己的父母不斷接近死亡，有啥值得慶祝？

時光這個壞人。

我承認自己是一個比較悲觀和神經質的人，大家不用理會。剛才的那些負能量，就忘記它吧。

曾聽人家講過，很多時當我們真正明白何謂珍惜的時候，我們很快便會面臨失去，因為這是上天對人們的懲罰。

也聽某位寫書的人講過，假如要認清某東西的重要性，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把它失去。讀/寫故事的時候，透過描寫/代入當中的角色，我彷彿真的失去了一些東西，而由於在虛構出來的劇情中經歷過失去這回事，現實中的我，彷彿得到了好多...

很奇妙。

但，這就是故事的魅力所在，透過代入情節，經歷現實生活中很少機會遇上，甚至永遠不會接觸到的事。

相信每一位曾經認真進行閱讀的讀者會明白這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態吧。

某晚深夜，我依然很努力地坐在電腦前敲著鍵盤，從睡房中走出來，經過客廳的媽這樣問：「還不睡

覺？正在做什麼？」

「在寫故事。」當時的我正在寫《燈靈》。

「故事...？打來給誰看？」

「我自己。」對啊，自己永遠都是自己那最忠心的第一位讀者。

「為何要這樣做？」

我望望她，又望望電腦螢幕上那剛剛開始寫的幾千字，又回望了一下自己的人生，然後說：「因為...我唔想到自己熄燈嗰陣，先發現連一件值得被記住既事都無。」(《激戰》中，張家輝的一句名言。)

感激你看完這個故事。

世界有太多東西發生，不要等到天上俯瞰。(愛得太遲 - 古巨基)

如能在過程裡參悟另一種祝福，彎彎腰笑納這段變幻人生，不會那樣痛。 (無力挽回 - 周柏豪)

若然你看畢整個故事後，心中好像得到了一點點的釋懷或鼓舞的話，我會感到很高興，看來我終於遇上知音人了。